

中國文藝

十一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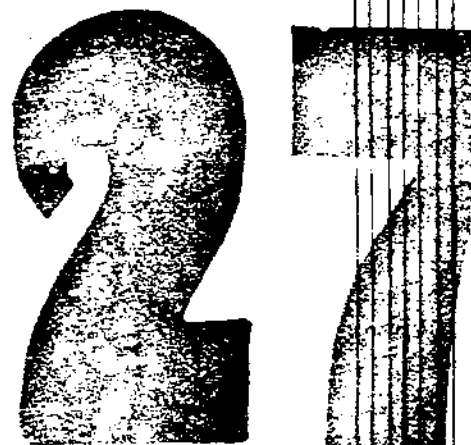
第五卷 · 第三期

• 本期要目 •

關於新詩中的長詩	余皖人
風鈴	靳丙沙
灰色的雲	茗心
人間	梁稻
輕塵	雷妍
黑珠	舒申
四星集評	林茨



• 德國文豪大仲馬 •



• 中國文藝出版社發行 •

華北文化書局總局廣告!!!

本局爲應時代之要求，供社會之需要，發行武德報社出刊之各項雜誌，內容豐富，措詞簡明，無論何人讀之，無不感覺興趣百倍，愉快非常，久爲一般好讀者歡迎訂閱，刊物內容取材新穎豐美，舉凡各方政情，世界大勢，以及文獻，典故，名人軼事，各地風土人物，東方道德，暨文事武備，技藝美術，並最近歐洲戰況等，無不應有盡有，包羅萬象，誠爲現代文化進化中不可少讀之刊物也。凡不堪爲時代之落伍者，應各手執一冊，非但可以增廣見聞，抑且可以輔助學識之增進，本局爲普遍週知起見，特印發此項廣告俾讀者易於訂閱，茲將書目，價值，暨總局，分局地點分別列後。

計開

- 一、國民雜誌 每冊五角 時事畫報 每冊五角
- 二、婦女雜誌 每冊四角 兒童畫報 每冊二角
- 三、北京漫畫 每冊二角五

華北文化書局各分局地址一覽表

局處	住在地	局處	住在地
天津分局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徐州分局	徐州市公園前巷二號
冀東分局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燕京分局	通州城內西大街五七號
保定分局	保定國公街十三號	邯鄲分局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石門分局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順德分局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濟南分局	濟南城內石羊門街十七號	開封分局	
青島分局	青島濟寧支路二號	運城分局	
烟台分局	烟台南鴻街九一號	新鄉分局	
臨汾分局	臨汾城內東大街六九號	厚和分局	
太原分局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豐鎮分局	
張家口分局	張家口新民大街二道井巷一〇	大同分局	

中·國·文·藝

第五卷 · 第三期

十一月號

•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

特載

英美大西洋戰略之脆弱性

我們對於太平洋日本海軍之偉大的存在，以及其可予歐洲戰勢決定的影響這兩點，如果完全不談，而欲考察大西洋戰爭，這與其說是至難之事，毋寧說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況且歐洲戰爭中，西班牙的去就，土耳其的向背，德蘇戰的推移，大西洋的兩大陸中間之各島嶼的歸屬等，差不多種種條件，譬如織錦的無數經緯，互相微妙地影響着，而左右其戰勢。這種種的具體的條件，倘不加以精細的檢討，那麼，論斷大西洋戰爭的歸趨一事，不能不說是無益之舉。不過，我們如果勉強尋求條件可為支配這種種戰爭的基礎的事實，雖然草率粗略，却仍可列舉一二條件，以供參考。

第一，就是所謂制海權之所在的問題。以德義為中心的國家群，都沒有那「已成過去」的海上權，不過，英美却是顯然地把握着它的。

第二，是成爲雙方國家羣存立基礎的經濟生命線之損壞的問題。以德義為中心的歐洲國家羣，並沒有那可能被英美海軍封鎖而遮斷的海上通商路。但英美却在海上有交通線的大動脈，這種交通線可以被敵人切斷它，而受致命的打擊。換句話說：英美舉其巨大的艦隊來挑戰，並有可被它摧毀的敵手。但英美擁有的商船和通商路，却可被德義用他們的四百隻潛水艦和多數高速艦艇給粉碎了。

我們所以敢說，制海權「已成過去」，原來「英美海軍在大西洋擁有的制海權，只是限於水面上，以及遠離歐洲陸岸的海心部份的極不完全的制海權而言，還未達到海面下的領域，而且它的威力也不能達到北海，及法國沿岸的廣大水域的。

然而，無論如何，掌握大西洋的海權一事，當然使英美海軍享受那對德義海軍的內線作戰的有利地步。德義海軍前此一向是各個孤立而立於外線的不利地位。因而若在無需另外顧慮強大的海軍力之存在的場合，英美所願者必定是把德義兩艦隊互相切

斷，而盡量迅速地，各調地與之進行決定的戰鬥。

這的確是英國海軍從來始終不變的要求。然而已喪失法國海軍，與波羅的海，黑海的蘇聯海軍的聯絡，也被切斷的英海軍，已無單獨對稱軸諸海軍強行這種戰鬥，或僅於各個擊破它的自信了。九月二十七日在中部地中海展開的海戰，就是它的一個試驗。不過這已引起一種英國艦隊反蒙重大損失的想不到的結果。今後縱然能把美國海軍加入其中，但英美聯合海軍，究竟能在大西洋戰場上分配怎樣程度的勢力，乃至兩海軍聯合勢力在數量上的增大，果然能造成戰力上與比例的增加不能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疑問。母寧說：關於海軍力的常識，甚至往往暗示其反對。然而英國海軍或者仍可因此恢復各個擊破的冒險作戰的自信，也未可知。

x

x

x

x

x

x

德義海軍對此自然企圖能分散英美海上的勢力，英國海軍的內線，前此也已在兩個地方顯示重大的破綻。一個是在挪威西岸與法國西北海岸各海空軍所管制的大西洋東北一角，另一個便是在地中海的水域。

像這樣，德義確想在北海牽制英美艦隊，在地中海切斷它，在加勒比海威脅它，一面並強使其力量分散。其間以慘烈的通商破壞戰，而對英美的致命弱點，加以有效而準確的連擊。原來今日英國不得不隨英國而起的一個重大的原因，便是：想把那由於此種通商破壞戰的慘烈效果，而造成的英帝國之潰滅，加以扶持，而使之停止於最後的一線。然而英國已經損失一千萬餘噸的船舶，現在看看就要喪血而死了。今日，英美海軍所應進行的燃眉急務，必須是舉全力來防止商船喪失，以及確保通商路安全，不過，這能够容易地進行嗎？英美海軍裡面，缺乏有力的大批輕巡洋艦，以及航洋驅逐艦羣的不足，於此暴露悲慘的缺陷。若就照今日這樣推移下去，那麼，英國雖然擁有巨大的英美聯合的海上武力，但也不能不在德義兩海軍的通商破壞戰之前困餓而斃了。如是，蘇聯屏息，英國崩潰的時候，美國對歐洲大陸也將無染指的可能了。而他通過那成爲聯絡南北兩美洲的生命線的加勒比海的幾條交通路，必定要完全被歐洲所扼制了。

在這種沈悶的對峙之間，歐美兩大陸中間大西洋上飄浮的若干島嶼，已帶來極重大的戰略的意義，冰島亞速爾，馬狄拉，加拿里，加波。威爾遜等群島，歸於兩陣營的那一方面之手呢？這恐怕要成爲決定今後大西洋戰爭的一個重大條件吧！

本期內容

中國文藝第二十七期

·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

特 載

英美大西洋戰路之脆弱性..... (一一)

論 文

如何鑑賞文藝..... 藍 生 (六)

關於「新詩」中的「長詩」..... 余皖人 (九)

閒話散文..... 陳 曦 (一四)

舞台構思的基礎條件..... 伊藤葉朝作
方 原譯 (一五)

散 文

冬，黃昏..... 麥 靜 (一六)

風鈴(外一章)..... 靳丙沙 (二三)

徽草..... 任健中 (二五)

散記二則..... 王 黎 (二六)

詩 歌

獻給陌生的人..... 霧 珠 (二八)

秋夜行..... 查顯琳 (二八)

正午..... 陳 更 (二九)

殘稿(外三章)..... 聞 青 (二九)



青翠……………(一九)

遠眺……………(三〇)

今年的哀韻……………程心粉(三〇)

小說

輕煙……………雷 妍(三一)

世界文學家木刻像(大仲馬)……………聞 青(三六)

流線型的嘴……………公孫孳(三七)

寂寞的呼聲……………楊方雲(四一)

灰色的雲……………茗 心(四四)

黑珠……………舒 申(四八)

人間……………梁 稻(五六)

承繼法……………平 遠(六六)

轉落的詩集(續完)……………石川達三作
克 人譯(七一)

咆哮山莊(續)……………愛密黎·勃特朗作
林·栖·禱譯(八二)

批評與介紹

「四星集」評……………林 茨(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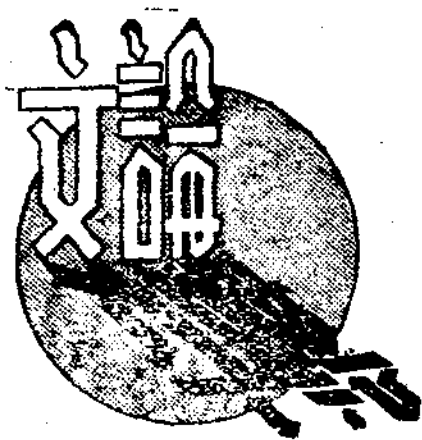
美國的大作家梅威爾的生平與其作品……………孟昭虞(九〇)

戲 劇

群 鴉(續)……………訊 鴿譯(九三)

編者話……………(九五)





如何鑑賞文藝

藍生

批評；是在我們心弦上引起了生命的共感，情感的共鳴，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在文藝中認識我們自己，並且體驗出作者的情感。

文藝的創作是把潛伏在生活內容深處的苦悶，用感覺的，具體的事實表現出來的，我們既然都是橫目豎鼻的人，自然都具有自由不羈的個性，並且替着共同生活，共同經驗，同國度，同時代，同民族的人，固然如此，就是不同國度，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人，也不過是大同小異，無論誰的心裡，不能不有共同的思想，我們和作者生命的內容，既有相同的「普遍性」那末作者苦悶的表現，自然也不能不在我們心弦上引起了共感；正好像有燃燒性的東西，用火引着也會燃起炎炎的火燄一般，厨川白村說：「將生命內容用別的話來說，就是提指人所曾經深切地感到過，想過，或再看見過，聽過，作過的事；就是連同外在和內在，曾經經驗的事的總量，所以所謂藝術的鑑賞，是以作者和讀者間的「共通性」，「共感性」，作為基礎而成立的，即在作者和讀者的「無意識」，「潛意識」，中「意識」中兩邊都有能够共通共感者存在，作家只用了象徵這一種媒介物的刺激力，將暗示給與讀者，便立刻應之而共鳴，在讀者的胸中，也炎起一樣的生命之火，只要受了那刺激，讀者就自行燃燒起來，這就是因為很深沉的

在作家心中的深處的苦悶，也即是讀者心中本已有了的經驗的緣故。

作者和讀者有同樣的生命內容，作者生命內容的表現，能引起讀者的生命內容，這種生命的共感，便是藝術鑑賞的成立，所以鑑賞便是本了自己的生命內容感到他人的生命內容，在他人生活裡認識了自巳的生活和自己的苦悶，換句話說，便是在他人之中發見我，我之中發見他，波特來的散文詩，窗戶（*Window*）是一個很好的比喻，「從一個開着窗戶看進去的人，決不如那看一個開着的窗戶的見得事情多，再沒有東西，更深邃，更神秘，更豐富，更陰晦，更眩惑，勝於一支蠟燭所照的窗戶了，日光底下所能看見的，總是比玻璃窗戶後面所映出的趣味少，在這黑暗或光明的隙孔裡，生命活着，生命夢着，生命苦着。

在波浪似的房頂那邊，我望見一個已有皺紋的窮苦中年婦人，常常低頭作些什麼；並且永不出門，從她的面貌，從她的服裝，從她的動作，從幾乎無一，我寫出這個婦人的歷史，或者說是她的故事，還有時我哭着給我自己述過它，倘若這是個窮苦的老頭子，我也能容易地寫出他的故事來，於是我躺下，滿足於我自己已經在旁人的生命裡活過了，苦過了，恐怕你要對我說：「你確信這故事是真的麼？」在我以外的事實，無論如何，又有什麼關係呢！只要他幫助了我生活，感到我存在和我是怎樣？」在燭火照着的閉的窗，瞥見有皺紋的窮苦中年婦人，因之寫出她的歷史；並且自己已經在旁人的生命裡活過了，

這便是實質的成立，「在我以外的事實，無論如何又有什麼關係呢？只要牠幫助了我生活感到我存在和我是怎樣？這幾句話很巧妙的說明實質作用。」

文藝的創作，是作者受外界刺激所生的印象，經了自我的渲染，主觀的內現，換句話說，文藝的創作是我的表現，而所謂自我不是哲學家所謂抽象的自我，我是社會中的一個細胞，不能超越了現實的人生，獨立存在，是以民族，環境，時代作背景，所以自我的一面具有獨有的特殊性，在別一面又有大的普遍性，所以在作者與讀者中間，有共通性，存在，作者用了具有刺激性，暗示性的媒介物，刺激讀者，在讀者的中心，一定能引起情感的共鳴，換句話說，就是讀者因了作者的表現，發出與作者同樣的情感，完全嘗到和作家一樣的創作生活的境地，厨川白村認為實質是一種創作，他說：「作家和讀者之差，不過自行將這象徵化而表現出來，和並不好是，這一個分別，換句話說，就是文藝家做那憑著表現的創作，而讀者則做那憑著喚起的創作，我們讀者正在鑒賞大詩篇，大戲曲時候的心狀，和旁觀着別人的舞蹈唱歌時候，我們自己雖然不歌舞，但心中却也舞着，也唱着，是全然一樣的，這時候，已經不是別人的舞和歌，是我們自己的舞和歌了。」

由這一段看，讀者的鑒賞和作家的創作是一樣的生活作者是由外界刺激引起內心的情感，讀者是由作者表現所用的暗示和刺激引起的情感共鳴，作者表現的創作和讀者共鳴的創作那心裡狀態是相同的，不過牠的次序是取着相反的方向，托爾斯泰的藝術論上說：「一個人先在他自身裏喚起曾經經驗過的情感來，在他自身裡既經喚起，便用諸動作，用諸線，用諸色，用諸聲音，或者用諸言語表出的形象，這樣來傳達感情，使別人可以經驗這同一的感情，這是藝術的活動。藝術是人類活動，其中包括的是一個人用了或一種外的記號，將他曾經經驗過的種種感情，意識的傳給別人；而且別人被這感情所動，也來

經驗他們。

總上所述，我們曉得鑒賞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引起生命的共感，認識了我自己；一方面是引起情感的共鳴，完全嘗到和作家一樣的創作生活的境地，所鑒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把文藝鑒賞分作三個作用來說明牠。）

一，理智作用——關於這一點，我們用厨川白村的原語來解釋：「有如懂得文句的意義，或者追隨內心的事跡，有着與會之類，那是第一階段，這時候為作用之主的是理智的作用，然而單是這一點，還不能成為真為藝術的文藝，此外歷史和科學的敘述，無論甚麼，凡是一切用言語來表現的東西，先得用理智的力來索解，是不消說得的，但是在稱爲文藝作品之中，專以，或者概以僅訴於理智的興味為事種類的東西也很多，許多的通俗的淺薄的，而且總不能觸着我們內生命這一類的低級文學，大抵僅訴於讀者理智的作用，例如單以追隨事跡的興味為目的而作的偵探小說，下等的電影劇，報紙上的通俗小說之類，大概只要給滿足了理智的好奇心，就算完事，用了所謂「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好奇心將讀者絆住，對於真是藝術品，文學作品，低級的讀者也動輒不再向這第一階段以上前進，無論讀了什麼小說，看了什麼劇，單在事跡上有興味或者專注於穿鑿文句的意義的人們非常的多。

二，體驗的作用——理智的作用只是小說辭句的解釋事實的追求，還是屬於表面的部分，換句話說，只是屬於象徵的外形，而體驗的作用，是深處的突進到讀者心的深處，引起情感上的共鳴，和作者嘗到一樣的創作生活。

三，觀照的作用——所謂觀照，較體驗更進一步，不但達到和作者一樣的創作生活，並且本了自己的生命本身，進了物我如一的境界，自己和對境合而為一，將自己本身移進對境之中，同時又將對境這東西，消融在自己心裡，換句話說，就是達到「在他之中發見我，

我之中發見他」的器具。

鑑賞力的修養

文藝的創作，往往不能引起讀者的共感或共鳴，其原因不外兩種：一種是作者藝術的技巧尚未純熟，在文藝的表現中沒有強烈的暗示和刺激，不能把讀者擒住，一種便是讀者缺乏鑑賞的能力，無論藝術表現得如何，總不能引起他的共感和共鳴，正好像一塊沒有燃性的頑石，無論多大的火，總不能引着它發出火燄一般，所以在創作一面講，須有創作的 ability；在鑑賞一方面講，也須有鑑賞的能力，而鑑賞的能力，在乎後天的修養，所謂後天的修養，也就是鑑賞經驗的增加，鑑賞興味的提高，茲分別說明之。

經驗與鑑賞——我們曾經說過，鑑賞也是一種創作，那末，它和經驗的關係，自然可想而知了，因為讀者胸中藉有與作者相同的經驗，所以才能因了作者所用的感覺的暗示和刺激，才能引起反應，反過來說，假使讀者和作者沒有相同的經驗，鑑賞便很難成立，在創作方面講描寫共通的膚淺平凡的经验作品，較之表出高遠的，複雜的，冥想的，深切的經驗的作品，更能打動多數的讀者，這就在乎經驗上的差別，在鑑賞方面講，我們讀近代作家的作品較之讀古代作

家的作品感覺有趣；我們讀本國作家的作品，較之讀外國作家的作品感覺有趣，也就是這種原因，苦悶的象徵上說：「在毫沒有見過的櫻花經驗的西洋人，即使讀了詠櫻花的日本詩人的名歌，較之我們從歌詠上得來的詩興怕連十分之一也得不到罷！在未常見過雪的熱帶國的人，雪歌怕不過是感興很少的索然的文字罷！體驗的內容，既然不同，在那裡所寫的櫻花或雪這一種象徵，即全失了足以喚起那潛伏在鑑賞者的內生命團的深處的感情和思想的情調的刺激的暗示性，或則成了甚為微弱的東西。經驗與鑑賞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要鑑賞時代處所不同的文藝創作，不能不先作一種準備——增廣經驗。

感情與鑑賞——鑑賞是一種感情的作用，感情愈濃厚，鑑賞力愈大，感情愈淺薄，鑑賞力愈小，鑑賞文藝用了理智的頭腦，不會玩味到文藝的真實，所以在鑑賞的當時，不能不利用尺度，顯微鏡的科學暫時退避，純用感情的直感作用來體驗作品中所表現的生命內容，可是另一方面講，鑑賞力的大小，和感情對象的高低，有很大的關係，感情對象低的人，純不會有大的鑑賞力，這是沒有疑義的，而感情對象的提高，又不能不提高理智，所以我們在鑑賞當時，要避免理智的頭腦，可是在平素，又不能不發達理智以提高感情的對象。

關於「新詩」中的「長詩」

余皖人

「這是一九四一年，看到長詩最

近發表的「長詩」，我想說的話」。

一首詩表現的是一種心理，一種見解，一種超人的情感。當然這之間用「空間」或「時間」來搭作橋樑。而主要的是怎麼樣會引起第三者（註一）詩的感覺；藝術家成功偉大作品除去用色渲染，還要注意到畫意；好的詩除了，成熟的技巧外，應隨目到題旨，立意，發洩的雕鑿。先明白寫詩原不是輕而易舉的，會寫文字後才可圖引文字的要結；達到最高峯，才會採摘文字的精華。簡言之，「詩」不是通俗的東西，雖說有民論之興，這可有兩方面解釋；一，思想上的不通俗，表現上的不通俗，和運採上的不通俗。二，美質上的不通俗，等師上的不通俗，本能上的不通俗。「詩」是通俗的東西；因為宇宙之厚薄於人原皆相同，無高低之區分；一首好詩，除了深奧的「象徵」注重到「象徵」的運用外，我們最早的詩原是忻懽或悲感時的讀悼，待步入諷刺習俗行政上，已是很進步，很進步了。我們所營的是共同生活，據有共同情緒，（註二）我們同會產生真摯的單純情思。在這裡，我來鑿舌談一下「民歌」人類由混渾質樸，而趨進於精緻狡黠，無形中失去依傍的情操，生活複雜，環境殊異，隔膜愈深，依一種傳統邏輯，一般人的生活，和「詩情」顯然背道相馳。除了我們錄記民謠外，很少再有新的出現了；於是有了聰明智慧的人關門作詩，哥德說過：「民歌之有價值者，蓋係直接由「自然」得到原動力」。Wordsworth

也承認好詩是強烈的情感自然洋溢。詩裡能含有這種因素，不論什麼極普遍的東西也會垂延億萬年，反之，經過閉門構思的佳作（註三）也未見得不會曇花一現。這種原因；有明顯實例告訴我們；爲什麼「詩經」，「九歌」之類的東西，江南有所謂「掛枝兒」「竹枝詞」，古英吉利有Thomas Percy (1729-1811), 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Francis James Child (1825-1896) 這幫人孜孜於民謠的收集，「Child's English and Scottish Popular Ballads」等等之廣爲流傳的原因了。由這裡，我們可以明白「詩」是人類最高精神活動的英華，是情感的剖解和提示。要注意到，「詩人」是天才的，含養的，大眾的，超人的；條件備具，一個偉大詩人的產生是多麼難，尤其在「今日」之中國；除去傳統的詩詞歌賦不說；五四運動後，誕生「新詩」的生命，這種先天不足，而後天失調的東西，屈至今日，進步先談不到，却淪爲兩途；一曰膚淺，二曰荒誕。我所謂的「膚淺」並非「朗誦」，「荒誕」並非「象徵」。普遍的脚腳不進現像，確實可以引起關心者的杞人之憂。我們可以自護而自諒的說；時光的推進途上難免坎坷，何況一個新的試驗。（註四）創作是不易的，必需備有刻苦的食圖（恕我這個字眼用得太多！）繁複的背景，真切的忠實，懂得運用文字，用文字可以作詮釋或註解，無論在情或感的方面。動作是個性表

寫，寫詩則何又不然。一個作者在於掠得未給人道破的奧秘經驗的發現上，一首好詩和我們達到幻想的証實一樣的難。處在我們這出版界貧瘠枯乏的精神生活，括有狹隘而膚淺的少數熱心讀者的維護下，一切皆踴躍不可進，何云乎「新詩」。

說了一些話，並非牢騷，感歎而已。我們再談下去，作者先請恕於自身的窳陋；和見解的簡陋。

「生命的領域裡沒有一件東西是無意義的，因為生命本身就是意義」。

「人的真實性是精神的，正因為意義是一切生命創造的基本因素」。

The World in the Making; H. Keyserling

擷取文字語言中的精華，用淺麗或濃重的辭藻表白出來，進之達到感人化人的目的，並非一件愚昧簡單的事，這是詩人所以難產生的原因。話再詳述明白一點，稱詩人不易，古詩人已不易，新詩尤不易。我，只是淺薄的我，十分迷信於「天才」，對傳統上到不看得太嚴重。「詩人」可以折為二義；「詩人」的「詩人」，和「常人」的「詩人」。前者出語驚人，立意難解，用字雕鑿；如果不是誠心讓人看不懂的話，則不妨敬日哲學的浸蝕太重，退一步講，當然有擠榨晦澀之責；所得的反映是一般人看不懂，看而無心去看，或直接的就無人過問——寫「新詩」的一部份人便犯了這種毛病，影響到「新詩」的前途生命，後者自有其偉大處，因為他的話；有時是普通人想表現而無從用方法表現的話；他的美是常美之中的最美和最真美，寫這種詩的人最多，而難於涉入化境，字句清朗立意顯明；這是為人歡迎的；變化有現今極流行的朗誦詩。（註五）再縮小來說：前者不妨曰「技巧詩人」(The poet of art)後者曰「自然詩人」(The poet of nature)當然這種說法難免牽強，很容易使人想起十八世紀的古典派，和十九世紀的浪漫派。（註六）再回到「詩人」一題；「詩人」不是自加的桂冠，是心血結晶產生後的代價，多少年的精勵，多少年的磨貫，加上自身的天賦，尚不足以詩人稱之，何況今日之詩者俯仰皆是，殊可一笑和哀歎了。昔日詩人，因為過往時代的短，物質生活的落沒，心性的淡實，只要有天才或苦心，再其有一個目的，便可担當詩人名目，雖說有彰否之別，前例李白，後例杜甫，這是明示的榜樣。而今日之詩人，除了本國的文化，常識，一切綜合知識應該瞭解外，何況我們的文學和西洋文學有了交匯，歷歷長達過程，一些好的佳句皆為前人掘去了，我們是幾千年的古國，自可在稟性中承襲了先天遺傳，我們却要運用新的語句去作真正新的東西，這不啻一種困苦的實驗。處處有荊棘，而「新詩」人應該在這種情形下去尋新的出路，即若此，還受不到別人的諒解和推崇。

真正多年從事於「新詩」者的功績在那裡，那種態度不確的作者更提不上了。

回首四五運動，胡適的嚆試集出版後，「新詩」極一時的蓬勃，大量多驚人的生產，那輩作家有的成名了，有的故去，有的老了不再說了；但他們留在書頁上的，或某某集子，現在我們看來不是太淺顯，便是太詩詞味重，除了爲後人作先驅闢境可誌外，我們真要歎沒有一篇像東西的，徐志摩的浮淺，朱湘的怪誕，劉大白的詞味太厚，胡適的俗舊，冰心的矜雜……（註七）到是後來發現幾個年輕的詩人，稍慰人望，可稱得起詩人，這不見得不是新詩的一個轉折交點，值得注意的。（註八）我借用失樂園作者的話，算個節段：

「The Poet must be himself a Poem」

(Milton, 1608-1674)

「……每自屬文，尤得其情，恒慮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

——陸機文賦——

說到「詩」——新詩，能難難，知也不易，詩人的一篇作品，想獲得幾個純粹知音，實在更不多得。這又關於讀者問題；便是說，喜歡

詩的人少，明白詩的人少，真正懂詩的更少，普通一般綜合文藝雜誌登載的詩最少，或根本沒有，有也甚或無人去看。詩的稿費少，詩的銷路小，這全可以反映出詩的不普遍，和窮途的情況，知識若此，我們沒有辦法去對每一個讀者皆輸送詩的愛好，只有在新詩上自己努力——如何獲得大量的讀者，其所以落末，寫詩人自應担負一部分貶責。從新建立「詩」的大羣族，內部肅清，對於訓練推蔽方面多多注意，必須用新新態來表現，「人生」的，「美」的，「自然」的，「社會」的皆可奔從，那一些有自知之明的沒有稟賦人，不妨迴避一下，量稱自己的才力而銷隱並非恥辱，無恥的是斤斤於跳樑。但依現時下的氣尚分析，已有人矚目到「新詩」進展方面了，正是「新詩人」圖強良機。多數的「詩」是美的形容辭的聯貫，長篇反覆吟咏無疑的會令人不耐煩。（註九）其實詩的成功原在讀者的回味上，雋永可誦之句，使人愛不釋手，且可一再詠記之。人的情感時有遷變，所謂好詩不在於分量，而在字句的大胆揮灑方方，如什麼「推」「敲」之對的，如開載，因妙在一字之間耳。「詩」是文字之精英，那是無人否認的，但滔滔而述，是否可持住讀者情懷？只注意自由無韻無音節，自可爲人嗤而不顧了。我們應該怎樣運用技巧把一段長長的事蹟括於數句之間，或屑小不足道者備有高見，有所咏哦，我來談談新詩中的「長詩」。

依據現在見到的「長詩」，只是標奇立異罷了。第一個，每個作者寫詩的經驗和才力够得上寫「長詩」否，這是懷疑點。第二個，詩必須像詩，不是把散文或小說切開，分段寫便是詩是實質的，不是形體的。第三個，重覆，反來倒去，量上看來增多，實在可以一言遮之的，全不叫詩。第四個，技巧運用方面難，因爲多少體裁不易由長詩中變成。第五個，長詩並非用來眩人耳目，凝鍊字句不是輕漂的事。第六個，長詩的進展上加入了時間空間的穿插，更不是通俗的作者所宜。個，長詩的詩，必定要與詩劇分開，對於詩的組織上不可忽畧。

第八個，長詩多半用於敘述，可較小說散文難以成功，但總結說起來，任憑你五千言一萬行的，從頭至尾可以欣賞的人一定少，幾至於無，因之常常使人遺忘真正的價值。在讀者看來，必厭煩的說，「又是長詩」，看吧，一堆蟻蟻似的字，能於你難免小心之中檢尋錯誤，牽連整篇的佳構。總言之，這不是人人能涉獵能試嘗的平凡東西。回顧「長詩」一下，在古希臘有所謂史詩 *epic*，有詩劇，有事實敘述長詩，或抒情的，那巨大著作真可驚人心魄，字字皆是靈血所得。無論在字行運用，音節的砌縫，韻脚的美妙，無一處不是，動人、真實，合乎國民性，這是在外國，注意一下，在海外可以留傳的原因，新詩是以西洋詩爲榜模而脫胎，可是在中國，在東方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字方面講，我們是由形象文字轉變而來，西洋則由拼音組得，所以在字句上，外國文寫得很好而合適的，未見得用我們古老文字寫出便好，就是說，模仿不要忘了創造；自己的遺傳，和自己的文字上的困難。「長詩」（總起來名之）在外國能發達，在中國却正相反。這是因爲寫作者太注意於形勢的模造而忽忘自己的原故。

在新詩的「長詩」中，算來已然不少，比較對我印像深刻的，當屬發表在事變前大公報文藝上，孫毓棠先生那篇「寶馬」。我下了最大決心，分了好幾天才看完，看後頭忘前頭，留下一個不連貫的概念。（我相信有很多讀者和作者一樣低能）對於孫先生的勇果，我們要用十二分的虔誠佩服。那篇大作却也驚動一時，字數行數很多，地道不折不扣的「長詩」，還是一首「史詩」。先不用講什麼用典呵，音韻呵，只那麼一篇，便在中國新詩史中彷彿劃下功績，雖然說一切全失敗了，大約在煙雲過眼，並沒有給很多人刺激，那種失敗是明顯的，是必然的，且取材不足道，原作者既無寫詩天才，辭藻運用也不強，慢慢又讓人忘了……

不要多瞞怨或回顧過去的吧。在一九四一年，華北文壇有了新現象，苗長幾朵「無香」的奇葩，我不得不說幾句話。

寫「長詩」難以成功的原因，及一切的一切。我在前面已講過。這幾首詩全犯了「標奇立異」的毛病（註十）及「長詩」的不易寫作上一切通病，如上詳述，因為這些作者們正是我叨勞而說中的主人翁讀者們請按前面說的自己加以附會好了。

這些作者們全年輕，全是學生（？），全是文壇後繼健將，全有勇氣，就專缺鑿鍊。但他們力強，他們前途是有無限希望的。

第一個是張秀亞先生的「斷絃琴」發表在輔仁文苑上。是個愛的抒情詩。作者在音節韻腳的運用上帶費一番苦心，他意在文字之間，使讀者感覺那是一張琴正在彈奏着。用字着重單音，太注意實音的覺觸上，讀來不十分太美。更按音之高低分排字行，求得形勢美。但失敗了。

第二個，是畢基初先生的「幸福的燈」。發表在藝術與生活上。和前者比較，顯然的看出作者用筆的幼稚不成熟，很多應為詩中注意的瑣繁地方，皆忽略了，抒情上，描寫上，彷彿也頗為斟酌，但終以天賦所限，不能盡其所長。我們由作者的散文中即可看出，模仿酷學某個人（例，何其芳）則有餘，創作則不足，作者有這難得魄力，其實應該多讀一點書，不要在「文藝」上競奇鬥艷，「文藝」，不是出風頭談來易作的東西。雖說有多少不懂詩的人來自已捧，或請人捧，這「幸福的燈」，但其自身已失敗，若與前者比較，則更不足一道的了。

第三個是岳崙先生的「春風」發表在中國文藝上。這首詩的構造上，太缺乏「詩」的實性，能用一句話形容的偏偏叨聒不絕。簡直是形容詞的連串或接續，內容說是「愛」，寫來却空泛落俗。不太起眼嚴刻講起很多地方不該「詩」，但，作者是有偉大雄心的，應該在技巧上多注意，大致不如前二者，但也失敗了。

我已經沒有勇氣往下寫，這是多麼偉大的作品，全可惜作者自身的修養不足，而促成失敗。可是這共有的勇敢前進創作精神，實在值得欽佩。世界道路的發展，必定有個先驅，失敗不足道，用「自明」

心趨向第二次努力成功，我們拭目以待。（在四輝輔仁文苑中，還有一首李顯如先生的長詩，「林中」是宗教性質的不足道，應該開始去讀詩。）

由這三篇詩中，我們發表一個同點，便全是抒情的，又全失敗了；在這裡我們要懷疑到抒情詩的難寫。這罪咎在於我們的文字嗎？古老的情感嗎？模仿過分嗎？

又在汪玉岑先生詩集「夸父」中看到顯如「洋娃娃」，「夸父」（史詩）兩首長詩。汪先生和前三人比可以稱為真正的詩人。試看「夸父」集中小詩寫來的多麼成功無疵，便可証明作者的養素。但，唉，但這長詩也寫得失敗了。

現在綜結以上的，生出數項問題：

（一）在新詩不普遍情況下，「長詩」是否能引起讀者注目？

（二）「長詩」寫作者的不尊重（註十一）是否會落漢「新詩」前途？

（三）新詩發達到那一種程度才宜於「長詩」？

（四）「長詩」的習作應該由「史詩」抑「抒情」詩入手？

（五）現時是否有特「長詩」的創作？

（六）「長詩」能忽略音節韻腳嗎？

（七）「長詩」是重在質上，或量上？

（八）寫「長詩」對像，評論人應該類屬那一種？

詩是真的，是天才的，是精美的。詩人們，先請權衡一下自己吧。

詩是「幽情文學」，（*Poésie d'Intimité*）與浩氣文學（*With Heroism*）的綜合；是現時的，又是自己的；是靈魂的，又是肉體的。

我們先使「短詩」臻佳境再領導「長詩」！

青年的詩人，用你們不撓的精神前進，去幹！

「一千條新路還未開闢，一千種養生的園地，一千種建生的羣島

尚未發見。人的意味無窮，人的世界也是廣漠無垠的樂土呵！

—F. 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我加上一句一詩。還有那偉大的一長詩。

註：

(一) 第三者是指詩的讀者，包括懂詩的，有詩意的感覺人，和不懂的，無詩意感覺人，所謂詩的感覺或可曰由於明瞭後而孕生的興趣；簡言之，使懂詩的第三者覺得好，明白好的原因；使不懂詩的第三者懂，懂得立意指諷描述何在，帶入「詩」的境界。

(二) 人人有情感和理智，情感的發洩並不建在一個胡同的因由上，說到這裡要看詩人的技巧了；一首讚咏自然的詩，必須讓人讀後覺得某種自然確可讚詠，一首悼詩，可以讓人落淚。我們人類大都情緒相同，因為相同，所以在表現上顯得更不易。

(三) 好詩無疑的是經驗的堆砌，自然詩人必酷好自然。即如一個財閥偏好閉門寫遂什一之利的貧窮，一樣不落實際。

(四) 新詩尚在實驗期中，觀「朗誦」詩之興起可為一例。

(五) 關於「朗誦」詩的記載和參考，讀者可見沈從文「昆明冬景」中，第九頁「談朗誦詩」一篇。

(六) 話說得太遠，作者以後想和讀者們仔細談談。

(七) 我這麼批評一定有人責我大胆。但我這才是良心話，徐志摩想居詩人，可惜才力不夠，難說有人恭維他好呵妙的那大概是昧心盲從的話，一個詩人既可不為年齡所限，也不要以為一個鍍金洋博

士教授便是好的。指論他可笑例子，見於「朱湘中書集」中一班，朱湘則又太笨，太拘泥於格律，用字怪而不經，請看他的集子。劉大白寫得好；也够詩人，不過一不可稱舊詩人，二不可稱新詩人，只界乎兩者之間，且畧近前者；他的集子如例。如果按創作的時代講，這是可原宥的。胡適除了是個揭竿的高呼人外，他的詩真不配一提，有點胡鬧的可笑，冰心的詩讀了很費思想，索然無味，音節形式韻脚常忽畧，雖說不泥束自由的寫法，總是不大像詩，可偏偏有人恭維是受了泰戈爾影響後的哲學詩；批評者和作者全是處在滑稽的角色中了。但，這些人，我們站在新文學立場，應該如他們的勇敢高呼。

(八) 我不願舉出姓名，聰明讀者體會吧。

(九) 這篇文中，我不討論什麼新月派，超現實派，浪漫派，白描派，格律派，象徵派；便是示明作者身份，原在第三者立場，和多數讀者一樣，知道的不多，孤陋寡聞。自然所說的話，錯誤百出，牽及的人也不用奮怒，多少我的話，令和其多數讀者相同，代表某一份說句話罷了。

(十) 所說「標奇立異」，看發表他們大作雜誌或加稱曰千行長詩之類……便是個明例，但也有例外，非一概論也。

(十一) 這是指作者本身修養講，是「有「詩人」的靈感而言。

倘僱用一晚上功夫寫完這篇東西，立論發論難免錯誤，作者以公平態度來討論，並無他意。以後有機會，依據拙人的謬見定和愛好詩的讀者們再度懇談！

閒話散文

陳 曦

好些人都把我們現在
的「散文」，把他看
做祇不過是記載一些「
身邊瑣事」，是不值得

寫出來供大家閱讀的；
更其是「散文」不難寫
而且誰都能够信手來幾
篇的。

於是，「散文」便
於無形中成了文藝上所
謂「補白」的材料。想
來這種現象很是可憐而
最令人嘆息的。

原來「散文」也有
他的嚴格性存在，而是
人們把他忽略了。英國散文家布利斯特來說過，「散文是佔在詩與哲
理之間，他們來接近我們的時候祇穿了家常的服裝，他們沒有起動

以前也不用嚴重的音樂家來領導。散文的作家，是大眾的恩人，因為
他給生命更有意義，更豐美，把他能引人入勝的能力傳給我們，他至
上的機智和觀察能力，使我們麻木的生活感到慚愧，使我們對於瑣事
能領略他們的美。」

由是我們該進一步的領略到「散文」與「人生」的關聯重要性。
寫一篇散文，有思想，有目的，有涵蓄着的暗示力，要有反應力，
他的力量 and 效率可以說與詩一樣。而在今日的散文界，在各方面雖已
稍見抬頭；但離理想，畢充還嫌尚遠。我輩青年作者朋友們，如能脚
踏實地的努力下去，目前的成就是很可觀的。

篇尾，筆者再引一段張景澄先生的話，作為結束吧。
「我們覺得文藝的各種題材，得一視同仁，批評界對於詩，論
文，創作小說，散文，劇本等，應當做有系統的介紹及分析，眼光要
看到四周，不致趨偏，以研究其整體的演變及動向。用公允的批評力
量，來極救沒落，提高趣味，增長視野。批評界更大的任務，是在為
那中國風飄不定的文藝找出路，去改革與創造，散文亦宜在注意之
列。」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二日寫于中南海太悲境之夜）

舞台構思的基礎條件

伊藤熹朔作
方原譯

(舞台裝置是演劇的一部份；同時與演劇的全體有着不可分的密接關係。所以在演劇的進行中，如果構成戲劇演出各部門的工作者之間失去了有機的連繫，必因部份的失敗，而影響到整個演出的成果。同時一個完美的演出，不能以部份的成功與失敗而決定，因為完美的戲劇演出如果失去了統一性，便不能成立。

最近的過去，某劇社演劇被邀担当裝置工作，其中遇到不少困難，七手八腳弄得工作無法進行；甚至被迫離去，任「高明者」越而代之。忍痛中止，雖尚不無可議之處，而所以有如此現象者，實與「劇人」素養有關。冀劇運之開展，演劇技術上之進步，合理的協力は必要的爰節譯此文，以為商榷。

本文譯自最近出版之舞台裝置研究，作者係日本新演劇最優秀舞台裝置家，當士方與志及小山內薰等成立築地小劇場時即從事舞台工作。所論多精到處。——筆者附）

舞台裝置是演劇的一部分。所以在工作的進行中，如果不能圓滑地與構成戲劇各要素（如劇本，導演，演員，等）之担当者取得緊密的協力，所謂綜合的戲劇藝術便不能成立。因此，各要素之担当者決不可以在其專門裡孤立。即便是屬於裝置部門裏面的大小道具，照明，服裝等責任者，也有這種必要：組成緊密的 *Group*。

在演劇中把構成戲劇演出各要素統一化了的是演出家，舞台裝置必須依照演出者的 *Plan* 設計舞台裝置的 *Plan*。當開始工作以

前，實行與演出家作通盤的協議；就舞台美術，及作戲方便充分地交換意見和具體的說明。因為涉及舞台美術之專門問題時，演出家往往說出不可能的話，這時候一個舞台裝置者則須盡量說明不可能之點，以取得同一意見，完成一個可能的 *Plan*。

工作開始時舞台裝置家和演出家應該決定的。

第一：演出家研究劇本後擬以怎樣的「形式」演出這個戲的根本問題提出，然後舞台裝置者就依照研究脚本所得的關於舞台美術之種種的意見與演出家協議決定演出形式。

第二：決定以怎樣地 *Stage* 把戲劇演出。

第三：決定幕間的位置及其時間。

第四：舞台裝置之配備及轉換方法。

第五：協議舞台裝置的平面圖。這與演員在舞台上的活動地位，有極重要的關係。特與演技有關的是道具，窗，爐子，樹等之地位，及舞台地板之高低尺寸等。

第六：演出上之特別的要求；如演員在樓窗內作戲，及為強化於托劇情，形與色上之特別誇張等。

上述種種，乃是構成舞台構思上的基礎條件，所以必須從開始工作的時候，詳為商榷確定清楚。

戲劇的完整演出，其構造 *Stage* 之精神及目的，是不能模糊不清的。

一九四一，雙十譯。

友誼

冬，黃昏

麥靜

黃昏風停的時候，小院裡靠北那三間屋子的金黃色窗棂上已經染上一層夢幻的憂鬱色彩。小屋主人隨手放下了書，打了一個呵欠，把視線慢慢移到窗櫺上去。這似乎成了一種習慣，當每一個黃昏來臨時，她總不願放棄了這夢樓上夢幻般的變幻，直到天整個黑了，她才悵悵地擰亮了燈，讓黃昏邁出了這小屋門。這種藝術的享受誰也懂得是憂鬱的，可是誰也沒有看見一個人能夠像她這樣保持心境的平靜，就拿眼前來說，我們也看不出她有什麼異常的樣子。她那麼溫和地笑着，美麗的睫毛因為剛才呵欠時一點子眼淚輕輕地伏在那對清明的眸子上。在她落坐的藤椅的左前邊，洋鐵火爐子正熊熊地燃燒着，不知誰個把爐門打開了，一片溫和的紅紅的火光乃映照在爐子前邊一尺以內的地方，落在小屋主人深紫色長袍的邊沿上。

這小屋看來更顯得溫柔恬靜了些。

這處有一兩片沉悶的汽笛吼叫聲飄了來。聽到這聲音，就彷彿看到一個蠢然的怪物，喘着氣，噴着黑烟，慢慢地爬進站來。

於是這冷清的月台從冬的蟄眠裡甦生了。——人語聲。牛樣的喘氣聲。從機輪底下發射出來的水蒸氣瀰漫了這小小空間。

（外邊的天氣必然是十分寒冷的。）

她的思想也由不得隨着這吼叫聲飄到一個遙遠的海邊去。在那兒，每個黃昏裏也可以聽到鎖上淒涼的遲緩的鐵板聲，火車從市裡開到鎖上來，又從鎖上開回市裡去了。

也是冬天。

無邊灰濛的海。更遠，更遠，更灰濛下去。在灰濛裡，有那麼一點子光亮在海面，在寒冷的北風中飄搖着，像星子樣的映着

然而在近處呢，海水却在人們的脚下，在頑強的岩石上愛撫着，碎語着。

(勇敢的航海者！寂寞的看燈塔的老人！)

「我夢到一個暮春的夜裏」他慢慢地說。「這個夜裡落着牛毛似的細雨，雨的涼氣裏流溢着槐花的清芬。我在自己屋裡獨坐着。四圍靜靜地，在靜靜地死去。我輕輕拉開了窗幔，於是這一團小小亮亮乃落在外面階沿的青石上。好長的珠鍊似的雨絲呵。我眼前乃彷彿看到一望無涯的綠色芭蕉林，且有一條小河從疎疎密密曲折的芭蕉林裏蜿蜒地流着，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天氣彷彿一早就熱着，現在日頭落了山，星子照入了河水，老天也不肯稍稍緩和和緩和人們的氣。我解了小船，慢慢地往遠處的山那邊划去。只有我自己懂得我自己現在心裡的難過，每經過一個地方，我總使起日裡跟阿寧姐同游時的情景，然而現在却是我孤獨的一個，沒有誰來理我了。划出去一里多路，一輪新月已經從東方湧現，照得河水十分明徹，越划出去，月光也越發亮，河岸也越發靜，靜寂中只聞欸乃之聲，清淒欲絕。這時正有順風輕輕吹送着小船，我便平輪在船板上，放下槳，由它慢慢地往前駛去。我竟自睡着了。醒來時天已經變了顏色，前面矗立着黑黝黝的駭人的山峯，雷在低隆隆着，黑黝黝的山峯在閃爍的紅光上面畫着蜿蜒起伏的線。回到家我受涼病了。病對於我倒不是幸福的。我不願意說出這些現在還會使我心跳的快樂的名字。我總是在回憶裡打發着我的日子，我不知道這回憶對於我是快樂，抑或是痛苦。我總忘不了我那個家，那個現在不知生死下落的人。這實在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怨劇，我們年紀皆那麼輕，一切皆只好聽憑命運的安排。其實歡樂的日子並不是沒有，中元節前一天我同那個人一塊到城裡購買東西，歸時月光灑滿了大地。我們在談着許多夢話，心頭漲滿了快樂。快樂家一里多路，我們皆覺得乏了，在草地上坐下來。我說道：「阿寧姐，我們要能天天這樣，才樂呢。」阿寧姐坐在比我較高一點的地方，聽到這話時，笑道：「你別太不知足，我是只要有這樣一天，將來想起也是快樂的。」我望着靜靜地躺在銀灰色下面的我們的家，陷入極深的思想中去。阿寧姐說道：「小德，想什麼？」「沒什麼，」我笑道。「阿寧姐，我想我們將來不知要到什麼很遠的地方去，假若我們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後的今天，同樣有着月光的夜裡，我們天南地北同時想到今晚的事，阿寧姐，我們是快樂還是苦痛？」「誰曉得呢，」她緩緩地說，聲音有些悽楚。說了這話，便把目光注視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默默地沉默着。我最愛看這沉默的姿態，有點兒憂鬱，可是更顯得溫婉和美。我在模構着這個僧麗的背影，竟自忘了天在落着雨，慢慢地走到院子裡去。我覺得我的睫毛已然濕了。我悄悄地摸到客廳，悄悄地點上了一支煙，躺在沙發上吸起來。你知道我那時正害着肺病，煙是不能吸的，我也不敢擰亮燈，一個人靜靜地在黑暗裏坐着。……」

天色更闇下去，好像真的要落雨了。鎖上的鐵板又淒涼地遲緩地響起來，火車頭撲撲地喘着氣。

她可是快樂的。想着有這麼一個人伴同自己度過每一個黃昏，於願已足，人本來就老成持重，人家常常笑她古板，這一來可更顯得古板了。離開海濱學校後，在家裡住了一程子，就一個人過北方來，在這古老的城裡過起獨立生活。這兒原有她一位親愛的姑母，且許多表姊妹皆極天真可愛，但一切盛意的款留她皆婉言謝辭了，獨個兒搬到這古廟似的學校裡住下，屈指已將兩年。兩年長的時間她作了些什麼呢，說起來可笑得很，除了教書外，許多有用的光陰幾乎全花在寫信這件事上。寫好信又不即寄，常常三封信兩封輪在抽屜裡，一直被這主人遺忘。此外每禮拜二四六午後過過附近老牧師處學點法文，本意自然是想多接近一個民

裏的靈魂，但順便消遺的意思也未嘗沒有。

那個人呢，離開學校後，却仍然在海濱住下來。（海濱對他病後的身體或者更適宜一點。）兩個人皆覺得應該互相離開得遠遠的，讓懷念來打發着每個日子。兩個人皆希望着有那麼一天，有那麼一天知道那另一個人的下落，他常常叫她阿寧姐的那一位。這是一件事中的兩個心願，在他呢，算是對於她了却一點歉意，在她呢，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希冀上的快樂。

而那另一個人呢，或者現在已經消失了青春的光采，不再赤腳散褲，也不再河邊去打魚，到芭蕉林裡亂跑，已儼然大人樣子，抱着小孩，把兩隻手打發到油鹽柴米安排上去了。在愁苦使人感覺麻木的日子裡，她還會不會想到過去那個夜裡月光下的瑣話，還會不會想到在遠遠的天邊還有一個人，在思念着她，且附帶地有一個人在那裏猜念着？

她疑心人家會不會看着她奇怪，自己會不會變成像老處女校監那樣怪脾氣的女人。其實一點不會。她才不過二十多歲，年紀還那麼青、人家至多說她過分老成一點罷了，因為在她這樣年紀，原應該跳跳蹦蹦，活潑如一隻小鳥的。

她担任的功課並不多，每禮拜上講堂去講四個鐘頭的書，剩下的時間可太多了。學校靠近公園，每天早晨或者日落時，就常常可以看到那麼一個纖細的影子在海邊修長的道路上孤獨地走着。外邊人看來她的生活實在是在無羈無束，飄飄灑灑，活像一位神仙。她平常不事修飾，但在日麗同和心境快樂時，偶爾也調脂弄粉，這原是年輕女孩子們的事，這個時候的她也更表現出一種年輕女孩子的美。

她又輕輕地伸了一個懶腰，慢慢地站起來，打算拿鏡子來看看自己的容顏。天色實在更闇澹下去了，在鏡裡看到的只是一個有着美麗輪廓的模糊影子。她站在桌邊默默地看了一會，又索性坐到藤椅上去，手中還拿鏡子兀自凝視。

院子裏有熟習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門，門推開了，人走進來，撐亮了燈。一片溫和的光明。

她看了看進來的這個人，彷彿想起了什麼一樣，笑着站起來：

「天真的黑了。張媽，是不是該吃飯了。」

老媽子乾淨伶俐，且極和氣，這時望着她笑道：

「X先生，您要什麼，我給您叫去。」

她望了望桌上的鐘，又說道：

「天越來越短了，還不到六點鐘呢。我剛才吃了點東西，肚裡不大餓，待會再叫吧。」

老媽子還不走，又望了望她，笑道：

「X先生，寒假裏人少，廚房裡不預備多少東西，剛才已經有好些位吃過了，回頭封了火，外邊叫來的東西不乾淨，路又遠，涼了吃下去也不受用。」

她心想這老媽子才討厭，管的這麼寬，但一想人家也是一番好意，便笑道：

「我一早起來就不大舒服，不想吃東西，待會餓了有點心呢。」停了一停，又說：「你看看盥裡，倒是給我沏一點水。」

「要不要放點葉子？」

「也好，只是別太多了。」

老媽子便笑着爲她沏了茶，看了看火，帶上門出去了。

她看着老媽子出去了，又把剛才放在身旁的鏡子拿起來，仔細地端詳了一下。好一張美麗清瘦的臉！自己也由不得憐起自己來，看着鏡裡的影子，竟痴痴地出了神。現在長針已經正正指到十二點，夜彷彿更沉寂下去了。她懶懶放下了鏡子，站起去淺斟了一小杯茶，兩隻手捧了坐在藤椅上慢慢喝着，眼光默默注視着前面。喝了一會，又從書架後拿出一本活葉手冊，隨手翻着看。這裡邊夾着好些信，有那個人寄給她的，有她寄給人家的底稿。她翻開前邊的一張：

「今天黃昏時我又經過那個井邊，看井的老頭子正坐在石頭上含着旱烟休息，他的外孫女兒蹲在他的旁邊，玩弄着從沙灘拾來的貝殼，於是我也坐下去了。我們談起今年的天氣。說起來你們住在嚴寒沈悶北國的人或者會羨慕，現在已經是嚴冬時候，然而這裡却還溫暖如春三月，彷彿離着寒冷的冬還有一個遙遠遙遠的途程呢。我在這兒住了將近六年，實在還沒有看到像今年這樣好的天氣。你可以回想得到，在我們以前一同散步的這個時候，海邊已與灰濛濛的了，或者還憂愁地落着一點小雨，雖然是在海邊，也可以使人起一種日暮聊關的哀愁，現在呢，天色却還是那麼明亮，天那麼高，那麼藍，藍得真像天底下的海水一樣，水天相接處一抹落日的紅光，風景直可入畫。我不知道這樣天氣對於一個人是幸福抑不幸福，可是我現在應當走了。（×聰明，極不以爲我上面這段話有什麼傷感意味。）到北方看×後，我將到另一個遙遠地方去。我覺得我們在心與心相溝通這一點上，比形跡上的接近快樂多了。」

她抬起頭來一笑，又翻開另一頁：

「我剛剛從姑母家回來，讀到你八日的信，心中十分快樂。你的話我句句都贊成，我一向就是把你看作我自己的師傅，只要你教給我，我沒有什麼不聽從的。今天我到姑母家去，也是聽從你的一個表示。其實我這話太胡鬧一點，今兒是她的生日，我怎能不去呢。這位姑母對我實在太好了，可惜我處處都使她傷心，沒有使她快樂一點。思及此我十分汗顏。」

「你知道我向來不好修飾，趕到今兒這個喜事，我也不得不破一次例了。姑母笑着說：『你原比別人俏，稍稍一打扮，更漂亮了。』許多姊妹們都愛跟我親近，拉着我問長問短，絮絮不休。年幼的姊妹們，更是我走到那裏跟到那裏，彷彿衆星捧月的一樣。我這幾年都沒有快樂過，今天我彷彿真快樂了。（其實我是謬說，我什麼不快樂！）」

「歸途遇雨，可惜在車中，我不能更親切地領略到那種情味。（我最愛在春陰漠漠微雨中步行，那種淡淡的淒涼情味不可與外人道，你亦應有此感觸，我們在海邊散步時也常常遇雨。）回到家我就舉着傘拉開了一角窗幔，看小小燈光映照處細長的雨絲。只可惜是夏天，雨的涼氣裏沒有槐花的清芬。」

讀到這里，突然聽到外面有人扣門，一個嬌嫩的聲音在喊：

「X先生，我可以進來嗎？」

「呵，王小姐，請進來罷。」

那個人聽到這話就慢慢推開門進來了，原來是一個圓臉大眼睛的女孩子。

「X先生總是這樣客氣，」客人說。

「這倒不是客氣，我素來對人都是這樣，請坐罷。」

那女孩子且不坐，看了看那本活葉手冊，笑道：

「我來得不巧，又打擾X先生的工作了。」

X也不由笑道：

「工作什麼，我一個人耽着也無聊，有一個伴談話也好，請坐下談罷。」

女孩子便笑着坐下來，X斟了一杯茶遞過去，女孩子道了謝，兩隻手捧了，慢慢地呷着。一會，X又從抽屜裡拿出一盒點心

來，用白鋼夾子夾了一塊，笑道：

「單喝茶沒有意思，吃塊點心罷。」

女孩子忙用手一攔，笑道：

「我剛吃過飯。」

「吃過飯有什麼關係，點心原是吃着玩的，那里就吃飽了。」

女孩子不好再推辭，只得用手接了。X自己也夾了一塊，慢慢地就着茶吃。

「X先生吃飯了嗎？」

「沒有。我一早起來就不舒服，要不是你來，我連這塊點心也吃不下去。」

「X先生不舒服罷？」

X一笑：

「我的胃不大好，其實也不算什麼病，每天走得路，作得事，跟常人沒有兩樣，只是每到冬天就不大舒服，什麼東西入嘴都

沒有味，也不想吃。」

「聽說害胃病的人不能吃帶刺激性的東西，我看X先生喜歡喝茶罷？」

「對了。我一生沒有什麼，就是有這個不良嗜好。」

女孩子聽了，倒不好意思，忙笑道：

「其實喝茶也算不得什麼不良嗜好，只是X先生有胃病，還是少喝點好。X先生，你說是不是？」

「對了。謝謝王小姐。我此後必定照着王小姐的話把這個不良嗜好戒除。」

女孩子抬起眼皮來向X一笑，低着頭喝茶，好半天沒有說話，X又遞過一塊點心去，女孩子忙笑着搖手：

「X先生，真是不行了，不是客氣。」

X笑了笑，也不再勉強他。女孩子喝完了茶，把杯放在桌子上，臉色突然一沉，說道：

「X先生，我明天要走了。」

X望着她笑道：

「怎麼，回家過年嗎？」

女孩子眼皮突然一紅，忙使勁忍住，搖搖頭，淡淡地說：

「不是。這一走就不來了。」

「那爲什麼呢，」X有點驚訝地問。

「不爲什麼，這書念着沒有意思，不想念了。」

X一時摸不着頭腦，望了望她，只好淡淡地笑道：

「實在說起來念書還是在自己，進不進學堂都沒有關係。王小姐，你說是不是？」

女孩子又搖搖頭：

「我倒不是這個意思，我離開這兒，或者也還要進學堂的。這一去或者也可以說是我此後一生的一種幸福。我雖然是南邊

人，家也在南邊，可是在北京住慣了，總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也捨不得離開這兒的許多師長同學。……」

X由不得笑道：

「這樣說，倒也罷了。別說王小姐這樣熱心腸的人，就是我，跟同學們大家在一塊看着誰走了，也捨不得的。」

「實在說起來，我就是捨不得X先生。X先生待我們太好，我們同學閒談起來，沒有一個不稱讚X先生的。」

X的心由不得一動，默然了一會，說道：

「這也沒有什麼，也許這些日子我們又可以見面了。人是地行仙，那裏有老守在一塊的道理。」

女孩子笑了笑，一時沒有話說。X看她今天穿着一件白底藍花的駱駝絨袍子，外罩淡咖啡色毛衣，臉上還薄薄地施了一層脂

粉，劉海底下一對聰明的大眼睛水汪汪明晃晃的，十分可愛，便由不得笑道：

「王小姐，我們也算熟了，你這次爲什麼離開這兒，能公開嗎？」

女孩子臉一紅，笑道：

「不爲什麼。」

「恕我冒昧一點，是不是跟婚姻問題有關係？」

女孩子仍然低着頭笑，不言語。X也由不得笑道：

「王小姐怎麼突然不好意思起來，這有什麼值得害羞的？」望了望女孩子，又笑道：「想我越發依老賣老了，我是想問個明白，也好放心。」

「X先生有什麼不放心的！」女孩子抬起頭來笑道。

「王小姐是明白人，有什麼不知道的，青年人感情大，容易生悲劇，不是嗎？」

女孩子搖搖頭，笑道：

「這倒不會。我這次離開這兒，雖然不像X先生說的那樣，可是也跟那樣差不多。我們家裡都知道，沒有關係的。」

X笑道：

「那就好了。」

「X先生，你真是好心眼兒！」

「這算什麼好心眼兒，」淡淡地一笑。「我比你們年紀大，比你們多見過一點，我希望一切都好，一切都順順當當的。」

女孩子不知道X的話是什麼意思，倒有點難為情，假裝着背過頭去看牆上的畫。X又爲她斟上一杯茶。女孩子忙笑着站起來：

「X先生今晚怎麼老這樣客氣？」

X也笑道：

「我們就要分別了，不應當客氣客氣嗎？」

女孩子淡淡地一笑，喝了半杯茶，便站起來說道：

「時間不早了，我要走了。」

X也忙站起來：

「才八點多鐘，再坐一會不好嗎？」

「X先生，真的，不早了，我還要回去收拾收拾東西，再見罷。」

X握着她的手，默然相視了一會，說道：

「好，我明天到車站去送你。」停了一停，又拍着她的肩膀說：「祝你前途幸福。」

女孩子眼皮又一紅，忙着轉過頭去。默然了一會，又回過頭來笑道：

「不送了，X先生，再見罷。」

說着便把手輕輕地從X的掌中抽出，打開門出去。X跟着送出來。女孩子忙笑着攔，把門給帶上了。

X痴痴地站了一停，等女孩子走過去幾步，便也打開門出來。小院子裡黑黢黢的，女孩子已經轉出角門去了，X在黑暗裡立了一會，悵然若有所失，慢慢地踱回房來。剛才看的活葉手冊和鏡子還在藤椅上擱着，桌上擺着打開來的點心盒同女孩子喝剩的半杯殘茶，X也無心去收拾它。歪身就躺在床上。出了一會神，偶一抬頭，猛然看到掛在對面牆上自己五年前剛剛進海濱學校未認識那個人時的一張照片，由不得嘆了一口氣，把它取了下來，放到抽屜裡去了。

風鈴

外一章

靳丙沙

古廟檐前的風鈴響了。十二月的北風，是頗寒凜的，從灰色的角門，向蕭索，寂寞和冷落的庭院，大踏步地走過。

第一個風鈴響，丁丁；第二個風鈴響……；東西南北，丁丁，丁丁——這古廟檐前的風鈴全響了。

於是，直立在甬路之兩側的古榆樹，由抖顫而擺動，由私語而低泣，乃至於俯身搖晃，且復號啕痛哭。那是多麼悲哀的聲音！那是多麼悽愴韻律呵！

我底手足，麻木而痛苦，心襟像被一個藏滿了砂粒的巨大的手掌在揉，強烈有力地揉搓着我底冰冷悱惻的心襟。

我戰慄起來，和一百尺高空里，那古榆樹的枝椏相彷彿。

風鈴丁丁的響亮檐前。

那悲哀悽愴的末路之古榆樹底音律，使我愴然傷情；想超前抱樹身而慟哭然而一小沙彌，偏偏向這里走來了。

他手持一柱香，香已點燃，煙跡從他底頭頂，向香室縷縷流走，於是我意識到他是由香室來，而往佛殿去的。

雖則他底年紀至多不過十歲，但他底眼睛下視，他底脚步輕穩，他底頭和胸部絲毫不動，他是那麼熟悉，端莊，如同懷有滿腔正氣地，挨着我底肩膀，走過去了。香煙祇是一味地逆行倒流，爲寒凜的冬之空間，刻劃美麗的而且真切的圖影。

我想起了和這有着同樣禪心的異地的修道女，打了一個寒噤，我實不堪支持我底周身變學的軀體了。

將才退避到香室的檐下，一縷勁風，打着宛如狼嗥一般的呼嘯，橫射開去。

風鈴就更起勁地響起來了。

注視着蒼老的牆壁和窗子，懷念到黃土裏的祖宗，和讓祖宗深深踏入地下層里的了年代，不自主地太息一聲，又一聲，一個將即爲新的世紀遺棄的故人先時的老奴呵！

從彫刻得極精細巧妙的窗格，可以看見一幅有勇敢的英雄，一手持槓牌，一手提長槍，跨馬馳騁於烽火瀰漫之疆場里的壁畫。

一個大膽，無畏的靈魂，和我底靈魂重疊在一起了。想到一個人，爲一羣人建築國家與民族底命運之光榮的使命時，冥想中，我和一個不僅僅祇是「英雄」底英雄，握手，笑語，在崇高的理念下，我們堅固地結起交情之網了。

於是，就像有一團篝火，在內心燃燒；北風依舊在狂嘯，簷前的風鈴依舊響了丁丁，祇是，我溫暖了，確確實實地，我感到了一團篝火，給我無限溫暖。

一老僧人，衣灰色僧能，從對面的角門走來，不屑地將視線在我底臉上一掃，就走過去了。

一刻，水魚響，北風送來喃喃的誦經聲。
忽然想起：涅槃之道，那祇是一個極狡猾的小我自私者底敷衍呵！不是嗎？聰明的！

風鈴又響起來，我珍貴，拾起一片殘敗的枯葉在樹根下。我底感情，是冷漠的，抑是火熱的，我惘然不解呢！

三十年八月，北京。

螢

心間彷彿壓着一片烏雲，一塊重鉛，覺得到無限黑暗，無限沉悶，於是就把燈子閉死了。

兀自以到床沿，輕輕而又不經意地唱起一支歌；是欲排遣這無端緒的無聊嗎？不，我久已忘却那些心情的意識的作用了，祇是輕輕地，不經意地。

在思索和現象界交流的一點上，彷彿那周圍是連繫着更多的黑暗與沉壓之線條的，於是我想到了恐怖，就笑有介事地不敢閉上我底眼睛了。這時候，在對面的紗窗前，晃動一支微小的影子，從高處飛來，向低處去；一條細弱的光圈，一直線地低落，乃至於模糊不見。猛然我像獲得了極大的慰藉，正由默默地念道：螢呵！螢！而今重心已死，不復有拍手捉妳底興致了。

第二次螢光映入祖野里，我就懷念起家鄉來，七月小巷的黃昏乃至深夜，常有一羣流螢，從遠處來，路過我們底家門，再向遠處飛開去；我們底高歌和掌聲，往往會使她們墜入我們底牢籠——放在手心，從指間的空隙，窺取她們底美麗的而微呈綠色的光與影。

稍長，散步在空曠的草原上，偶爾也還作過這樣的遊戲，然而，這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螢扯着綠色的尾巴，由高而低，在紗窗前黑暗的一隅空間跳舞，我底心有如追逐着誰某一般地躍動了。

唱歌和思索是並沒有半點抵觸的。

這時，如其說我感到快慰，勿寧說是悲哀的酵母又復活在靈魂的境地了，這苦痛是不能和你說詳盡的呵！

於是，聯想到近幾日所遭受到的苦難，淚不容遏止地滴落了。

眼前越覺黑暗，心上就越覺重壓的難堪；隔壁的鐘聲敲十下，乃意識到今晚我將餓飯了，我真個就餓飯了呢！

一揮淚，我說：家！你騙人底魔師！你祇能讓我僵以而且腐朽於你底法術中，但是，我要用腳踏開你，永遠再不要你見我了。從今，我將拖着鐵鞋，無窮盡地，不休止地，奔走在荊棘橫鋪，榛莽遍生的人間世了。

我要求天給我苦痛的折磨與艱難的洗淨。

街里喇叭聲給夜風遞來，夜漸深了。

當綠色的螢光又復流來而墮下的時候，心里忽然明亮輕鬆了許多，就擰開燈，坐起沉思於一個犧牲的英雄所給我底啓示。

三十年八月七日中夜，北京。

徽 章

任 健 中

中國文藝
微 章

秋風裹着冷雨，姿情的襲過來，市場頂上的鐵板，震動得嗡嗡的響，人們貪玩的心，彷彿讓一條絲線緊緊着，而拉走了。

電車喇叭的嗚叫聲，在空中促急的震盪着，像在催促着人們的回返；汽車活像一個火的黑點，嗖的一響，再看，便流失了。洋車夫的笨重腿腳，在正被雨潤着的柏油路上，迅疾的動着，響出毫不規律的雜音。

西單商場裡頭，形成黑虎虎的一個洞，雖然有昏黃的燈光，在代替着失去的太陽。

「拉着走吧！」一羣聚集着的，有着襤褸服裝的赤腳漢們的頭上，飄動着這心靈的呼聲，吸引着市場裡騷亂着的人羣。

一位廿上下歲，有着高高的凸起的額，半赤着膀子的車夫，黧黃而頰上映着一層微笑，屁股後邊，跟着一位肥胖的，外邊罩着毛大衣的老頭兒，——這是他好容易招來的客人——向街心踏過來。

那車夫迅疾的抓起車把，用破爛的褂子抹去了水濕，當他的身體彎成半圓形，又一回頭想走的時候，他大吃了一驚。因為那位胖胖的老頭兒，却早佛爺是的，端坐在一旁的另一輛三輪車上了。

「嚇……」車夫指着脖子，而驚叫了。

這車夫的急迫的與無理的怪叫，使老頭兒心裡掠過一陣傷痛，所以他只冷然的說：「三輪車快呢！走……！」

三輪車的車輪轉動了，在細雨的擺動中。

被失望啃着心的車夫，憤怒的火藥噴出來：「您可小心啊！快……可別摔死了。」

老頭兒的車，却突兀的停着了。

「他媽你小子混蛋，嚇！你嘗嘗老爺的拳頭」；老頭兒解開大衣的扣子，臉的肥肉一顫一顫的，向車夫奔來。凸出的肚皮的左上方，閃出一顆亮晶晶徽章，在雨絲中閃着奪人眼目的光，他挺開胸，怕大衣埋沒了這不可不令人知道的小東西。

「呀？……是有徽章的人物呢！細看那徽章，呀！」車夫的心裡轉着彎，他慌促的抓起車把，溜走了。

留下一片惡辣的罵聲，浮遊在西單商場的上空。冷雨更起勁的澆着，使做着車夫失掉平衡的心。

散·記·二·則·

王 黎

一 乏

一羣，一夥，街上徜徉着悠閒的人衆，他們都在我的眼前山一般的崩倒了，一種宏大的音響震憾了我尙在空虛的胸懷，剩下的一股熱情奔騰在殘留的感覺上——我走得更快了。

路很長，我把眼睛睜得挺大，我也看見很大的晦黯那裡隱蔽了許多魅惑的影子，也許是許多更美的軀殼，也許是饒人的物質，但我都沒敢清晰的去看；因為我的視線是很容易癱滯的。

幾個小花子，蹣跚的向前阻着我的去路，像被摒棄的幽魂，口中吶喊的向我說，天知道，那正是我所極需的
「去吧！我們一樣」

他不懂，我衝過去了，「窮氣冒三尺」，我發現了我還具有偉大的憤懣。

巷子瘦了，穿過一條，又一條，守夜的警士睡夢中弄着香煙的火星，悄悄的我終於推動那縱橫的角扉了，移時我覺出我的手不勝戰慄，然而這是我的住宅；我的家庭，一霎時容我棲息的巢穴。

邁進去，一切開始雜亂的旋轉了，我倚在那隻熟稔的木櫥上，一邊用手撫摸沒有鬚髭而已經蒼老的腮幫，一面朦朧中訂着奄奄的喘息的孤藥，我熱愛這寂寞的日子，我數過去已經有一大串了，它是供我玩賞着娟靜的花朵，它爲我放射出一點憔悴的光輝，我們也許是一樣耽溺慣於苦澀的生命，沒有季節，沒有陽光，永遠是那樣的：

這時，沒有冗長的餘蔭允許我去臆想天外的黎明，因為那還遠着哩，惟一使我焦慮的是門的敲動，那個匪票，那個朋友，……來，來幫助我支持我自己，

外方有着犬吠：

屋裡呢？人乏了，燈也乏了！

四一，九月錄

二 走去的孩子

天亮了。

窗櫺紅潤潤地，屋裡還有一點黑，母親悄悄的收拾一些隨身應帶的衣服，打了個小包袱，望了望別處，找不出旁的東西了，因為零碎的家俱昨兒已經賣給打鼓的換盤費錢啦！

她只是在尋思着那一堆破書怎樣安排着？那是小薇挑出來的！於是她倚近床邊，將那隻磨鍊很粗糙，很溫熱的手，伸出撫摸小薇露在被子外的胳膊，她看着小薇畧微一懼，身子也隨着動了一下，接着由那緊蹙的眉頭中滴落了晶瑩的淚珠兒。

「這孩子，夢着什麼，哭了！」她即刻地爲那睡著的孩子摸去臉上的淚痕後，一聲悲慟的嘆氣由她的口中噴出，音調却是帶着小心的微弱拾起頭來，眺向外方的時候，天藍了。

「薇啊！醒醒吧，別睡了！」

多麼熱稔至慈愛的呼喚，她醒了，她在平常已聽慣了，小薇睜開圓潤動人瞳孔，她有着一般女孩子發育期由的美麗，可愛，

「媽！您收拾好了嗎？」

「就剩行李了，你洗完臉，咱倆再將它捆上！」

「媽！真是今天走嗎？」

孩子，多留戀一天能怎的，這裡沒有我們的活路了！那些同學，你也別想她們了，人家都有書念，有飯吃，咱們不能和人家比的，小薇，媽領你，怕什麼！」

「那一堆破書給你李大媽換洋火得了，到別的地方也不能念那書了，現在各處都不太平，檢查挺嚴，帶着到添麻煩！」

「哼！小薇更馴順的低下了頭，什麼也不說，默默地太陽已爬得高高的了。」

樓樓早炊的青煙縈繞在灰色的屋瓦上，又復漸漸的消散在空氣中了。

前面扛着行李的是車夫，那是頭天晚上定規好的，後面跟蹤着一個中年的婦人，携着一個天真的少女，她們負着生之苦難默默地離開那雜院裡的隣人和這靜幽美的古城。

沒有人知道，永遠也沒有！知道，過了幾天來了一個孩子那孩子，和小薇一樣的美麗，活潑，她正往裡走

「小薇走了！」

「您別寬人啦！」

「你不信，看看她的屋子！」

這個孩子拉開那屋子的扉門，四邊四整齊的牆壁，濕潤的地上揚着一些零亂的破紙，她搜索中掙拾了兩張帶字的紙走出來了，她想哭，却不放哭，態度是自然的罩上索寞的愁苦

「李大媽，她們到底上那兒去了？」

「我也不知道，連她們自己也說不定，反正媽倆要走到一個遠的地方！」那位老媽說着將手向高空一揚，表示她的忠懇，也表示她的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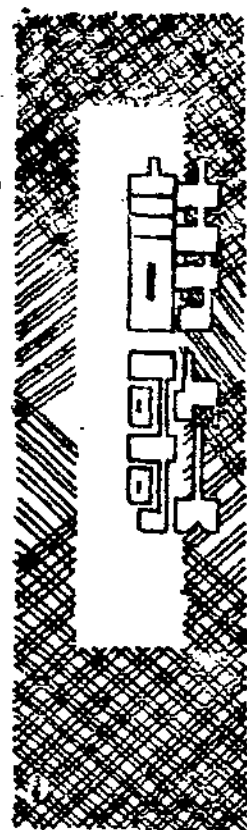
「姑娘！呆一會，那個孩子走了，你不要走！」

「不，我也走了，王大媽！」

這個孩子也怎樣的來了，又怎樣的去了。

一支輕倩的而婀娜的背影，消融在黃昏的色彩裡，和小薇一樣。

四一年九月錄



獻給陌生的人

霧珠

一陣清風
我跑出人世的垣墉
踏破古老的蛛網
永拋青春在宇宙大的深淵
可惜無人送我一領袈裟
無法蓋住餘燈的火燄
夢中常見燕子的翩翩
春花的嬌婉
我眷戀少女舞步的回旋
我忘不了他們的密語，笑靨
即是我變成頑固的化石
骷髏深處的藏着夢中的並頭蓮
我僵臥在這冰冷的石床
手足浸着寂寞的灰燼
我永遠丟不掉這個希望
一個美麗的天使
振着反翅把我携回故鄉

也許那是另一座天地
比我的故園更為富麗堂皇
祈禱你迅速飛來
我無暇企行，徬徨
因為最後的殘喘
祇能再作一分鐘的哀唱

秋夜行

查顯琳

別慮及紫禁城頭
夜的天色托住了
淡黃圓大明月剪影
千萬年前的幾抹蒼雲
向悽慘的在護城河
水波上劃出絕裂傷痕
但深夜古城確實睡了
將殘斷的歪斜陳舊的木杆上
掛了盡昏沉夕陽色的路燈
寬寬街道升起一股寒冷
我乘坐那輪送喪似的
黑色破舊馬車
當捎着不祥的秋風
撒下原始簡單音韻
由時光冊藉上滑過的時候

（寫在北京）

正午

陳更

青 葦

馬蹄印旁的車前草

泥污的葉面上爬着小螞蟻。

石隙裡伸出了小花朵

陽光凝視着她的臉；

白蝴蝶也羞得飛掉了。

鷺鷥的影子

動蕩在淙淙小溪裡。

是魚尾觸動了他的腳？

牠嘴尖碰起來的水滴。

驚醒了沙邊的石蛇。

樹蔭遮住牧童口角的流涎。

山羊在聽着他的囁語

——風呀！

黃狗張望着天邊

吐下了舌頭。

殘 篇 (外三章)

聞 青

風的日子又來了

今夜却月白天清

一隻鷺鷥鵲凌空即逝

生了翅膀的靈魂飛遠

飛遠了

日已過午

紅日閃着陰睛

不知是誰憂愁又喜

溪水涸了

覺路寬

池涯青葦

命薄請牠上岸來

頰低首

斜着白楊樹雲天

記起朋友壁上的一幅畫面

設若水灣裡人家

住客皆立水邊

他將如何捉住了黃昏放走了

我想

爲甚麼烏鴉盤繞古寺

常遮住幾點青山

近處的漁人不肯抬起頭

這時光

是幸福或輕愁

秋水長天

遼遠

孩子的手告我

秋還未老

何故你却傷心早

跟我回去罷

今年的哀韻

程心粉

三〇

夜寒時候
臨北風
伴我心語蕭蕭
那時
又是夢境千里了。

遠眺

遊人的眼
看黃了亭邊樹葉
沒察覺
爲樹引來故事的人
層層石階上脚步凄迷
背日的松柏起山寺風
而南西天地
平分我心了
過路蹄聲消未久
不知誰家的姑娘昇火
天邊風送炊煙
遮住行人的前程遙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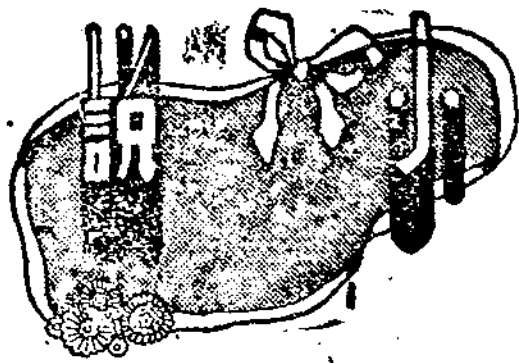
幾經車馬行人的蹂躪，
淤泥中陷落著的遊雲；
再也不會隨風翱翔，
荒山的幽名，
是我永眠的孤墳。

x . . . x . . . x . . . x . . . x . . . x

誰能再看見我的心，
自從上帝收回他的靈魂！
那早是一堆腐臭的血漿，
美麗的長蛇自然不屑吸吮。

我敢飲盡葯當美醞酒潤澤枯唇；
可不願仰觀天堂的快樂，
徘徊地獄之門。
只怕今年的春風梅雨，
又要玩弄這骷髏的屍身！

一九四〇寫於故鄉



輕煙

雷 妍

「多謝，多謝，就那麼辦吧，明早七點我用車送你們上車站……令妹也一齊走？好極了……再見」，父親掛上電話很高興的吸了一口雪茄。我合上讀完的小說集，看見父親高興的樣子不覺有點傷心，明天我就要離開家到北京去讀書，滿心的離別情緒見人家高興就感到加倍的憂鬱，我不覺憤憤的問父親：

「爹！您給誰打電話哪？那麼高興。」

「給王洪友——你王老伯的兒子，他在北京念書多年了，地方人情都很熟，你初次離家，我不放心托他一路照管你，到北京你也有個熟人，而且他妹妹也去北京」。父親說到這裡停了一下，高興的臉上蒙上了一層悽涼的神色接着嘆口氣說：

「你雖然已經十七歲了；可是從來沒離過家，從你很小時就身體不健康，你媽性情敦厚，你弟弟妹妹又多，對你們不免馬虎一點，所以我對你特別操心，你這次走，對於我是一件大事，昨天在行裡偶然和你王老伯談起來，纔知道洪友也要走，我想這真是一個好機會」。父親說着又深深吸了一口雪茄，慢慢的坐在沙發裡看着窗外出神，我把書放在小几上站起來掠掠額前的頭髮，擦擦疲乏的眼，懶懶的說：

「最煩氣和生男人在一道應酬，這麼遠的路，可什麼熱過去呢？」

女孩子就不是人嗎？爲什麼必得要人家照管呢，您太小看人了」。

「又說傻話啦，因爲你初次離家，到外面人地兩生，需要人幫助的地方太多，並不是我小看女孩子，而且洪友是一個老實孩子，絕不會使你厭煩的」。父親慈愛的說着，接着笑了，我見父親對我設想得這麼周到，方纔的不高興早化爲烏有，可是一種莫名的悲哀又從心裏湧出到每一個感官，淚一滴一滴的落下來，父親看我這樣憐恤的說：

「青兒，你看，窗外的樹上那紅的，是什麼？」

「海棠果」我淡淡的說着，用手帕拭着淚。

「你看天上那塊雲，有點像羊，是不是？海邊上一定很涼快了，你不是說在出門以前在海邊上好好玩一氣嗎？去吧，回來吃晚飯，我已經告訴他們晚上作了幾樣你愛吃的菜，去上海邊上玩會去，拿着傘」。父親說着站起來，不安的看着我，我聽了父親的話更哭起來，索性坐下嗚嗚的哭起來，父親靜靜的等着我哭得沒什麼委屈留在心裏的時候又說：

「青兒，起來上海邊上散步去，在樹林裡散步也可以，作一個勇敢的青年，你平常不是不喜歡看女孩子哭嗎？你知道男孩子是不輕易掉淚的」。我聽了這句話，立刻擦淨了淚掠掠頭髮說：

「爹，我走了，你們等我回來吃晚飯啊！」我說着走出房門來。

「帶着傘哪！熱氣還沒減少。」

「不，我嫌麻煩。」我說完頭也不回的往外走，因爲心裏並沒有

完全除淨了委屈，假如再不快出門，也許有很多機會讓我哭呢。

出來的目的地是海邊，可是就要離開的海啊，我敢不見他，他同樣會引起我的悲哀的，所以我從小路上走到一個梧桐林，靜靜的幽林，兩排不十分大的桐樹，夾着一條濕潤彎曲的黃土路，我一個人慢慢的走着；林盡頭的天上已經佈滿紅的晚霞，海波瑰麗的光也不時射入林裡；大的碧綠的桐葉裝飾得那小天地有說不出的精巧和美麗，這些熟習的小天地只有這麼一個黃昏的欣賞，明天的這時候就要在一個生疏的地方和些生疏的人開始一個生疏的生活了，我正預備流第二次淚的時候，忽然從夕陽的光輝裡走來兩條一樣高的狼狗；東嗅嗅，西看看的，牠們頸上都有精緻的皮圈，和一條鐵鍊子，牽着牠們的是一個高身材的青年，他的頭髮在海風裡飄動着，他的身影清皙的映在天海交輝的紅光裡，他並不立刻走進林子，任那兩條狗向前拉，他對着這時的天然美景出神，不過他的目的地却是這小桐林，他終於走近了；我因為一個人走着，頗覺窘迫；又遇見這引人注意的生人，真有點惶恐起來，假如我是水之仙女，假如這兒有一個蓮花池，我一定要藏在水裏，從蓮葉的後面仔細看看這生人的面孔，可是我不能，我是人間少女，只有迅速的和他走着相反的路，而且希望他趕緊離開這裡，我好任意的吸口氣或哼着小聲音的歌曲；但是他並不走，也沒有拘束的意思，因為他拉着狗倚在樹幹上，唱起大聲的歌來，唱得很動人，可是我有一點氣憤，因為他好像並沒理會我的存在，居然毫不拘束的唱起來，他顯然的是看出我的惶恐，故意對我示威；一定的我對他倒也不能示弱，我假作徘徊，我故意轉回身向他走去，看看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走近了，他眼望着林盡頭的天，唱着，仍然不理會我的存在，這倒是個機會，我看見他並不是討厭的人，棕色臉上有着令人難描畫的超然神色，可恨他的兩條狗却誤會的奔向我，他纔從自己的幻境醒來，看見我驚嚇的樣子說：

「對不起，我的狗不會傷害您的」。他一面把兩條狗鍊子拉得短

短的，把一節節的鐵鍊纏在手臂上。

「沒什麼」，我說完匆匆的走開想着這人好像在那兒見過似的，可是究竟在那兒見過一時也想不起來，忽然想起一家人等我吃晚飯的事來，纔從小路上口氣跑回家去。

早晨到了，一夜沒得安眠，眼睛脹得難受，在客廳裡坐着看着收拾好了的行李出神，父親從院裡走進來也沒說什麼，在早晨的靜寂中等待着驟然的別離。

汽車停在一個潔淨的住宅外面，這房子面對着海，晨光照着閃閃的海波，海風吹着房前的楊樹，父親說：

「這是你王老伯的家：」話沒說完，許多人擁着一個青年和一個少女走出來，後面跟着兩條狗，從低低的車窗中我看見這兩條狗，昨天幽林中的狗，使我立刻知道所謂王老伯的兒子就是昨天林裡那唱歌的青年，因為時間匆促大家沒讓我下車，那個青年却坐在車夫的旁邊，那個少女坐在我父親中間，她便是那青年的妹妹，一個活潑可親的姑娘，我倆都是初離家遠行，所以加倍的親切，汽車駛向火車站，她向我笑着談着，立刻熱習起來；可惜我們雖都上北京去，所投入的却不是一個學校，真是無可奈何的事。

火車開行前父親和那個青年談着高興有趣的事，引得那少女不停的笑，車終於開行了；父親臉上慈祥的笑着，可是在笑裡隱着掛慮的陰影，一面向那兄妹說着「再見」一面又叮囑我：

「到學校就給我來電報，小心身體，……」車不等人說完話就走了，我忍着淚向漸漸漸遠的父親揮手告別，直到彼此看不見的時候纔停止。

車廂裡人還不多，那青年仍沒減少對我的驚訝，那個少女告訴我說她哥哥昨天遇見我的事，我只得對她們微笑，他說：

「老伯和家父是好朋友可是我們倒沒機會見面，昨天我那兩條狗

便受驚了吧」。

「沒有，我倒不討厭狗，」我一時想不出什麼來說，只得這麼回答他，當我說「我倒不討厭狗」時他好像很喜歡，可是他的妹妹說：

「我最不喜歡狗，狗也不喜歡我，他的狗常把我的貓嚇跑了呢，牠從不向我道歉」。說着大家都笑了。

我們用閒談，假寐，看書……消磨這不算短的旅程，一天一夜的車上生活過去了，到了生疏的北京：我總忘不了他對我熱心幫助，一切取行李，打電報都是他代辦的。

一個新生活的開始是憂喜各半的，宿舍的同伴都那麼和氣，使我除了想家以外沒有一點痛苦，最希望的是星期六，在那天可以和王氏兄妹見面，談着我們熟悉的海，我們的樹林，我們的家……

漸漸的，鄉愁隨着天氣冷了下去，我對我的新環境生了濃郁的情感，和王氏兄妹早成了老朋友，他直呼着我的名字，我也不叫他「王先生」了，他時常拿出大哥的神氣來對付我，我們有過直爽的辯論，有過認真的爭執，可是彼此心中絕沒有懷恨的痕跡。

有一次他參加了一個歌詠音樂會，我許多同學都去赴會，他担任了一個獨唱節目，在柔雅的光裡他唱着動人的歌曲，一聲聲如電如力的打動每一個聽衆的心，全場都那麼安靜，我坐在前排我覺得他唱的時候總看着我，我覺得他不是「王大哥」了；却是什麼故事中的主角，他的歌聲波動我的心靈，我低頭靜靜的聽着，我不敢抬頭，我的手帕却被淚浸濕了，爲什麼哭呢？什麼時候開始哭呢？我都不知道，而且永遠不明白，那是一個秘密。

音樂會散場了，學校雖未關大門，可是宿舍的鐵柵欄却無情的鎖住了，怎麼辦呢？犯校規，記過，倒不着急，今晚在那兒睡覺？却成了重要問題，結果由一個淘氣的同學教給我們從柵欄縫裡往裡鑽：

「那麼窄的縫子鑽進去？」一個同學說急得要哭了。

「你看，只要能鑽過頭去，身子是不會留在外邊的」，那個淘氣

的同學說着，熱習的爬上柵欄，先鑽頭後進身子，一跳！早進到宿舍的院裡面，大家在急難中也一個一個的學着鑽進去，幸喜沒人看見。

「喂！幾點了？」到臥室以後，我小聲問我的同屋。

「我的表針在音樂會鼓掌時振掉了，」她小聲連說帶笑的告訴我，我不由笑着問她道：「那一個節目值得你這麼鼓掌？」

「就是那個獨唱，她們說他是你的朋友呢，我想這次音樂會不知道要振壞多少手表呢，」她說着合衣上床去了，我勉強道：「我的朋友？誰說的？我可不配」，但是我的心却輕輕的跳着。

第二天絕早起來，天氣已涼森森的，我拿了信紙信封跑到一個小課室去寫信，我大胆的誇讚着他的歌詠天才和我的愛慕；却懦弱的簽了一個假名字，我內心交戰了一整天在晚飯後纔把那封信投寄了。

星期六又到了，我真怕見他呀，可早他終於來接我到景山去玩，我感到惶恐，樂幸，和安慰；但是故意的說：「妹妹怎麼沒來？」

喜歡景山，又沒水，又沒花的，孤伶伶的幾個亭子有什麼趣兒？」飯完了偷偷觀察他的神氣：他真因爲這句話失望了，他嘆道：

「你又那裡知道景山的好處呢？既然你不喜歡，我就自己去吧」。他說着就要走，我一時沒有巧妙的法子來給自己找退身步，急得險些落下淚來，他一轉念明白我的意思了，笑着說：「走吧！在景山最高處能俯視北京全景呢。」我們無言的走出校門，許多同學在後面小聲批評着，笑着，指點着。

在景山上我佇立着看深秋裏的北京，偉大的圖案哪！紅的黃的藍的樹，綠的長青樹，金碧的宮室，灰的民舍，白的浮屠；近處的河，遠處的城樓，孕育着千萬生靈的北京啊！我高興裡含着辛酸，我感到造化之偉大，和自己的渺小，我叫他：「洪友！你看風煙籠罩着的北京多美呀。」他並沒回答我，只是倚着亭柱看着我，倒使我手足失措起來，我呆立着，彼此又有片時的沉默，他說：「青，有一件奇怪的事求你替我研究一下！」我們坐在石級上，他鄭重的拿出一封信

來，可了不得！就是我寫的那封信，他說：「你看，這信寫得太好了；只可惜不是真姓名，通信處却是你們學校，我想你一定認識她，我也不用回信了，你帶信給她，就說我很佩服她的文才，只要她再坦白些，肯告訴我真姓名，我們當然可以作朋友的。」我爲了避免嫌疑，我裝作仔細看那信，可笑，自己看自己寫給人家的信：

洪友先生：

美麗的秋夜，幸運領導我去赴△△音樂會，我是多麼愛好音樂呀！及至聽到先生的獨唱，纔使我醒悟以前所喜愛的音樂只是感官上的優美，先生的歌聲却使我的靈魂都受到音樂的洗禮了。

當我見到許多人圍繞着叫你簽名時，我就悄悄離開會場，預備在清晨第一線曙光裡寫我欣羨的表白，我是多麼需要先生賜我一個友誼的回音哪，我不奢望着會談，我不苛求着社交的往還，只希望我們精神的友誼聯系到永永遠遠。

祝福我的阿波羅（希臘之太陽及音樂神）

愉快

田多麗△月△日

我看完信輕輕嘆了口氣，接着說：「你爲什麼不回信呢，豈不負人美意？」他見我說這話倒使他迷茫了說：「我還以爲是……你真不知道這人是誰嗎？也不必研究了，我們還是快快樂樂的在這涼爽的高山上多談談吧，只要不是你寫的信，沒什麼回信的必要的，世事總是『事與願違』。越希望的越不來，不希望的反倒劈空而來」，我知道他的意思，我雖沒回答，但是心裡有說不出的喜悅。

我和他雙重的友誼順利的進展着，我已用「田多麗」的簽名給他寫了幾十封信，他也回覆了我不少的信，我已得那那清泉似的友情了，可是另一方面在「會談」時他熱誠的愛的表示我却沒接受，天哪！多奇怪的矛盾的心裡呀，以致使他在「給田多麗的信」上打寫着繁多的情愛和哀愁，有一封信這樣寫着：

多麗，多麗！

你也如明月之遠在高空嗎？我也許會作一個海中撈月的傻子啊，假如你真對我如你信上所說的那麼愛慕，又何惜賜我一次短短的會談呢？多麗，你說音樂是「至上的神秘」，可是我以爲少女的心情纔是「真正的神秘」呢。

你按夢（Dream）的調子作的歌詞，我正在練習着聖誕節的音樂會中，我一定努力在千萬的聽衆前唱出，但一想到：「聽衆中那一個是多才的多麗」？時：則又中心悠悠萬般惆悵起來，多麗！勇敢些，賜我一個機會「一瞻丰采」啊！ 洪友。

聖誕節的慶祝音樂會使我感到無上的欣慰與榮耀，他真在衆人面前唱着我作的歌詞，夢的原調是多麼優美，婉約，動人哪，他穿着黑色禮服，在藍絨的幔幕前，幽靜的燈光裡站住，他手裡那折了又展開的歌譜紙片，呀，那紙片，就是我寄給他的歌詞，前奏曲過了他放開喉嚨唱着每一個音符好像柔泉的珠泡，又像月的銀光，更如輕煙似的夢，重重在我上下左右繚繞，我內心有一句要炸裂而出的話：「我便是『田多麗』，我也是『方青』，『方青』愛你」，但是終於忍住，忍得頭痛起來。

二年的光陰很快的過去了，我倆的友誼仍是雙重的進行着，而且他對於「田多麗」的好奇心減少了，對於「方青」的友誼又反回手足之愛。

我很幸運的又在家裡過着暑假生活，時常和他到海邊上玩去，或在小林裡散步，他的兩條狗和我也熟習起來，他的妹妹弟弟也喜歡和我一齊玩，多少沙灘上的追逐啊，多少月下下的合唱啊，他拿我眞當作自己的妹妹了，有一天他居然坦白的說：「田多麗真奇怪呢，一到假期就不給我寄信了，我真感到寂寞，青！你們女孩子的心情爲什麼這麼神秘莫測呢？」我只好對他笑笑，玩笑的說：「你畢業了，要成家立業啦！娶了王大嫂就不寂寞了」，我想他一定會追着打我，或把我拋在海裡，因爲他力氣很大，跑的又快會那麼對我和他的弟弟妹妹開

玩笑，所以我沒說完就站起來跑了，可是奇怪，他沒站來反倒招手說：「青，誰告訴你的？一定是我妹妹，因為她要約你和她一齊作伴娘呢，不過這婚姻不是我自己的訂的，早由父親代辦好了，我一向是反抗着的，我很希望和一個心愛的伴侶過一生，父母代辦的婚姻在自立年齡就自動解除罷，可是二年以來，知道世上並沒有真愛我的女子，所以我覺悟了：婚姻的事說重要也很重要，說不重要呢也算不了一回事，別的事業有多少少比婚姻重要呢，何必因為婚姻傷父母的心呢，所以下月的婚期我也沒加可否，青，你賞臉替「我們」作伴娘吧！也許家父還要請求老伯答應你的幫助呢，假如你肯賞光，「我們」的婚禮會幸福快樂的」，我聽了他的話，呆立在海風裡心裡經過大力的震蕩反覺得空洞，安靜，理智起來，雖然知道面前擺的是一杯苦酒，但是還要拿起杯子來喝，我很自然的，誠懇的答應了他的請求，我也莫明其妙當時何以那麼慷慨，沒有眼淚，沒有嘆息，靜靜的完成了一個小而短的故事。

當我穿上白色雲片紗的長衣時，我立刻想起在學校演戲時的情形。我如一個臨登台的演員似的化着裝，把頭髮左三撥，右一撥的垂在肩上，用銀葉的白玫瑰插在髮際時，我發現自己的睫毛上掛着淚珠，我精心的裝飾着，除了鏡裡的動作與形態以外再沒有什麼，四週是空洞的，心內也是空洞的。

他們的婚禮完全完了，大家張羅入席的時候，我覺得心裡好像卸了一個重負似的，輕鬆得很，輕得好像地心吸力都失去作用，我的衣服，鞋好像化烟而飛似的使我的身體和牠們感到接觸，尤其是頭髮，從頭髮根上起了一陣涼風似的，頭皮頸項都感到異樣的爽快，眼裡的男女客人也笑嘻嘻的頭向下脚朝上，喜對子，鮮花籃都上下顛倒了，我眼前一亮，好像阿波羅的石像！禮堂中陳設的賀禮之一，變大了，拿着弦琴的手向我一擊：眼前一片金星，又一片黑，耳際一片

急噪而短促的驚呼聲，以下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會支配人，人也不能支配我的一個奇妙的瞬間。

我自從經過那次昏暈之後對於個人的生死福樂看得更加平淡，對於他人的安危反認真的懸念起來，我很少出門；自己除了默想和看書以外，就是伴着父母兄弟姊妹談話。父親是最體恤我，恩待我的人，所以有一天他老人家誠懇的對我說：

「你應當換換環境啦，有一個機會可以使你到外洋去旅行一次。」

「爹！真的嗎？不管大國，小國，我都願意去；即或是國內也好，暫時叫我離開這裡，我出去讀書也好，作事也好，我要得許多人生經驗，可以忘了自己也可以得些本領來扶助比我更痛苦的人。」

「我們的公會最近組織一個經濟考察團，五天之內就起程上歐洲去。我馬上打發人去給你辦護照，可是，你的精神和健康怎樣了呢？」

「您放心，完全好了，您知道那天太熱了，不然我向來不會暈倒的。」我說着努力的笑著，可是父親搖搖頭說：「強嘴的孩子，十分剛強，任性，終久是吃虧的。」

很多日子不見月光了，庭院靜靜的搖着花樹的影子，我明晨又要開始一個較遠的行程。我要一個人和我的新天地，小家庭告別。我希望帶走的是悲哀，帶回的是快樂，忽然客廳門開；一個修長的人和我父親走出，那是洪友，我立刻藏在丁香叢的後面。

「老伯！您不能放她一個人走，她的意思我明白了，那天她在暈倒的時候尖銳的叫了一聲『阿波羅』。她從先在信中稱過我阿波羅；可是信總用假名，她的行為很特別，我一向猜疑那些信是她寫的，可是在談話時她從未有一絲感情流露。我太愚笨了不能明瞭她，我悔恨，我結婚那天的晚上就病了。今天我來和您談談，老伯，我明天就

離婚，和青一齊出國讀書。老伯，您千萬告訴她，叫她等我，千萬等
我，我一個人足可以在路上照應她，和那次上北京一樣。」他說話的
時候聲音急促而帶微弱。我倒很冷靜聽着父親的回答：「洪友！你
們的感情怎樣我是一點不清楚的，不過我也相信她是始終佩服你的，
你對她也有相當的友誼。她這次走是短期的，你也不應當把婚姻看得
太輕忽，結婚不幾天又鬧離婚。對於新娘豈不是斷送人家一生幸福？
話雖這麼說，我也不願有絲毫的專制成分。你等我招呼她來商議。」
我忽然抖顫起來，額角流着冷汗。天哪！這麼巨大的「試探」，我能
勝過嗎？我聽父親叫我：「青兒，青兒。」我在樹叢後面開了內心的
交戰，我是應當女英雄似的跳出去痛快淋漓的責之大義勸止他的感情
用事呢？還是愛嬌的依在他的手臂裡求父親應允我們詩意的出走呢？
感謝上帝！我終於勝過這個試探。當父親又叫「青兒」的時候，我還

遠的，隱着形體揚着語聲道：「爹！我在這兒哪！您先別叫我吧，我
的訂婚戒指掉在草地裏找不到了。找到了明天好帶着出門，真是！還
沒找着。您不要叫我吧，我要仔細找找。」求上帝恕我悽痛的謊言
吧！我要成全另外一個女人的幸福啊。唉！女人。女人的痛苦太多，
而幸福太少。我寧肯忍痛作一個幸福的成全者。我的話當時效力真
大。在樹的枝縫間見他拿着帽子走了，音韻不協的說着：
「伯父，再見……有工夫……再來；」他匆匆的走在小徑上，如
赴敵的戰士。別了，我們別了，沒有眼淚；沒有纏綿的悲傷。只有父
親在月下徘徊着，一聲嘆息，爲兒女而衰老的嘆息，我將爲此而努力
作人。當我從了香叢走出時，腿却麻木了。站在那兒，任晚風吹着我
的頭，我的衣襟，任晚風吹捲浮雲蔽起月光。我聽見初秋第一聲的
蟋蟀。



大仲馬傳

世界文學家木刻像

(聞青)

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一八〇三—一八七〇) 是一個大戲劇家
與一個大小說家。他的小說題材是取得很動人的。他不但能捉住驚人
的文局，且會運用他的藝術。他有許多合作者，據說有二百個幫手。
他就是他們組成的小說製造所的首領。他的全部作品有一百七十七卷
之多，除了小說之外，還有許多遊記，劇本和雜說。他的不朽作品；
一部是「三個火槍手」，一部是「蒙狄，克里斯多伯爵」。雖然他的
小說裡間或有空透的事實，他的主要的結構和人物却都是歷史的。所
以他的作品與其如一般文學史名之爲歷史小說，不如說是「小說化的
歷史」。我們祇消讀一讀他的「蒙狄·克里斯多伯爵」便寫出「
逃走的一段，我們就可以把他推作大衆小說和歷史小說的大家。

流線型的嘴

公孫燕

「我愛海而不認識海，就和我愛『你』紅得好看，而不知道它是什麼味道一樣。」

七月後，晚上。我把兩手伸入褲袋裏，立着，看那一派蕩蕩的水，和那個斜躺在軟布椅上的女人說：

「我說，你再喝杯 Beer 吧，亂說什麼，怪煩人！」

「那麼，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們散步可好！」

「我真懶得動，一會跳舞還去嗎？」

「去，隨你就去！」

「好，你先替我把鞋穿上。」

半蹲身子，把這女人俏瘦的腳托在我的腿膝上，再拾起一隻精巧細白皮的高跟鞋。染了紅指甲的腳真誘人，我偷偷的一吻。看這女人半睡着哩，兩條長長的腿，無力的伸着，那是多白多豐滿的藝術結晶，上面微微長了細膩帶刺激性的汗毛。

「燕，鞋給我穿上了麼，我要枝烟！」

我拿了枝 X.O.，燃着了，遞給她。

海濱的夜風正涼哩，吹散我額前的短髮。這裡是濱海的一個飯店，爲了避暑客人的瀟散，主人特意臨水開了乘涼飲冰的場所；開窗前面正好是一片茫茫銀樣的流水，佈置又雅靜，有淺藍霓虹燈溫柔的撫摸客人，客人呢？全像墜入夢中享受那份溫柔。

看那個明潔的月輪，在水中泛游着，我已詳細夜是嫵媚的往深幽地方爬去了。看看她，微閉着眼正在安息似的。想再叫她一聲，心地可不忍呢。看看吧，只那聲欣賞似的看看她。

她斜偏的彎曲着，像條蛇。穿了肥碩白短褲，光着腿腳。上身穿着軟綢西紅柿色的短袖汗衫，胸前凸凸的，像成熟將墜的一雙大蘋果，我的靈魂正往那裡探險哪。假若我是個小虫虫，往下爬，真疑心是尋行在碧玉上呢。那一定是象牙一般，又滑又膩又柔軟的；是兩個由酥香奶酪砌成的高高山峯，如果我作了兩峯中間的行者，必定可以嗅見青春的香，只那微微醉人的一點香；我可不敢往上再走，有多高，且顫抖抖的，而上面的兩粒滾圓大珍珠似的淺紅的峯頂，受了一觸之後，倏的堅硬了。……

「喂，燕，我不理你，你沒有完了，怪難受的！」

什麼時候？我也忘了。我俯上身子，真的用我手指作了理想小虫虫去探了險……猛然地她立起來，高跟鞋底和水門汀的地，發了一下，發出清脆的響聲。

「走走吧。」

我披上紫紅的外衣，扶起她；反照的月光，正在她面龐上鍍了一層銀。我想起月亮裡的嫦娥，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中的女神；還有她；就饒啦。

一張鵝蛋形的潔白臉子。輕輕被上帝劃上兩條細長而彎曲的眉。高，直，玉柱的鼻子，是歷史中那條能撥轉歷史的女王鼻子的模型；更有弧形，厚，圓，紅，李子色的流線型的嘴；那是個標記，熱帶多情流線型的嘴，我被這張嘴迷惑了；因為我吃過，裡面不是還有尖尖的舌兒。和兩排小貝殼似的牙嗎……

她，整個身子用銀線界了輪廓。

「別傻站着，哪裡去？」

「你說。莓。」

「看天多涼，得了，陪我回去換衣服去跳舞吧。」

「好，你先換，我再後換，反正這紫紅外套不合試呵。」

慢步在月下，抬起頭，只見一顆微黃的大星座在天上陪月亮擺搖着，和流水一般澄澈的藍空，可顯得有點兒空洞。細風吹來她的髮香，她把右手放在我的彎曲手胳膊上，整個身子投入我的懷中，那麼，混身無力的，彷彿失去了骨骼的，一堆軟棉花的肉體。

地下蠕動的影子，由兩個合而為一，夜更美啦，矮鬱的松林，挽留了黑夜的憂愁，前頭一根石柱，上面有盡乳白暈柔的路燈，下了石階，伸展眼前的是條修明的柏油路，看，遠遠的一個警察正搖擺手……

「你不回去換衣服嗎？莓。」

「不，怪累的。出來站站……燕，要回去吧。」

轉過身，一步步走上樓梯，莓微笑着，張開流線型的嘴向我。

進了那十九號房間，她懶倦的把四肢伸張着躺在牀上。我將藍色的台燈擰亮，微風吹進紗窗，窗簾閃搖着，那掛在壁上放大的染色像片，莓，正笑呢。

「燕，把衣櫃裡那件桃紅衣拿出來，你看，底下還有雙桃紅色的皮鞋。」

先把她的白鞋脫下，換上深桃紅色的高跟鞋。莓站了起來。

「燕，把頭回過去。我要脫褲換衣。」

「妳還怕我嗎？讓我看也沒關係呵。」

「不麼？……那麼，我到洗澡間換去。」

莓微曠的走入那小門內，我可太無聊了。坐在牀上吧，把莓換下的白皮鞋拿到手掌上，品題品題。對女人的用品，向來我有個神祕愛好的，這削瘦而狹麗的雪白鞋兒，有細長的後跟，尖尖的頭兒……我隨之想起據有這鞋的那雙美腳，那長長的腿，那肥腴的臀，細的腰，高的胸……我混身可感到一陣不自在，一種年輕人受到某種接觸後，正常的心理生理反映；混身感到癢，麻木，照照鏡子，我的臉正開始浮起夕陽下的流雲，我把鞋拿起，瘋狂的吻着，嗅着……年輕人，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多麼寂寞呵。

門開了。由「伊甸園」落下一位僑僧的神，嫵娜婷婷玉立的莓。用風吹四面倒，浪漫的步子，走着。眼上黑粗睫毛輕輕圍在一起，又濕松，又媚，比一汪水還亮呢。

「莓，妳可真美。」

「不是一天，膩了。來！替我拿這白披肩。」

走過去，用手臂攀住她的蜂腰，我急速的，採吃了那張流線型嘴上的蜜……

「到我房間去吧，我也換衣服呵。」

二十六號，那間開窗可以看海的屋子，是我的屋室。開門陪莓走進去；再關上門。倒了杯冷水給她，點着一枝 MOON，我送到這應該享受人間虛榮與捧讚的莓的玉指。我問：

「莓，妳看我穿那件衣服？」

「白的吧，可天涼了。穿淺綠的吧。」

兩個青年男女在某種狀況下，原無需乎什麼禮貌存在；人的肉體不是了不起的神祕東西。我脫了外套，短袖襯衣，背心，長褲。剩下
一件三角形的襯褲……

「你的體格挺好看呢！寬寬的肩，肌肉多硬實。」

我向前，野獸似的緊緊摟住她，她用流線型的嘴在我堅凸的胸前磨了鮮紅的印痕。媚蕩的笑着，用手揉揉着，正和某一次我摸她一樣，那麼麻麻的，像汗毛中爬進幾萬個小虫……

「莓，讓我刮刮臉吧。」

她又用手摸我的下頷說：

「你那有鬍子？」

「有，誰說沒有？」

「只這麼一點，怪討厭！」

「什麼，討厭？」

「可不是，二十世紀的女人喜歡帶刺激性的東西，喜歡比鬍子還硬的鬍子，喜歡有粗粗青色汗毛的臉，的胸，的腿……」

「女人心不可測，唉。」

「小孩，你吃虧年輕了。刮吧，狠命的刮臉，好讓人愛你呵。」

「原來妳愛鬍子。」

「我愛有鬍子的人，比你胆大有風趣。」

取出保險刀，斯文的刮着，正刮，倒刮，滅了我四五歲的年齡。莓呆呆望着我笑，春天的桃花神又來了，紅是熱情多情的，可是還是秋天呵，一個綺麗的秋之夜！

「喂，燕，我想起一件事。」

她伸張手臂，笑着說：

「你來用保險刀給我刮刮這兒……」

那是介於臂的最後端，胸的右側的腋下，多麼神祕的所在，有一股微香，女人汗浸淫的微香，有一撮顯露人間智慧和美的神祕裝飾。那是一撮微黑而略黃，油亮尖細，抖顫的帶有誘惑性的腋毛，那是缺欠美，上帝造人時特意留下的啟發性靈的鑰匙，使人想起更神祕的，更誘惑的……

我摸了一下，莓咯咯笑起來。我說：

「留着吧，我也喜歡你的鬍子呢，比男人的更帶刺激性！」

「多好玩，不是你也刮臉了嗎？」

「那麼，我替你刮，不許樂呵。」

「那些外國女人，不全是沒有麼？」

小心的替她刮完，我用嘴去吻，用鼻子去嗅，微微的還有點刺人，微濕的像春天露水。真的，我墜入「春」的懷抱了。

我想起「春」是明媚的，手撫着「春」，那又是怪軟柔的東西。長長的，彷彿是大理石的義大利雕刻。處處是世間沒有缺欠的「圓」。圓圓兩個山峯，圓圓的臂，圓圓的腿，圓圓可稱為美術結晶的臂，圓圓的小丘陵……還有那圓圓的，帶有熱帶性的，流線型的嘴呢。

「好了，燕，走吧。」

「你看，把人勾起火妳又要走了。」

「我全出了汗，臉上的脂肪，粉，還有口紅，全讓你給抹了。」她微喘的，由白皮包中取出小粉盒，一邊照着鏡子一邊擦粉，看她的眼，上下染得青青的，眸子比流星還亮。多美！

一件，一件件衣服換完，再攏攏頭髮，灑了些香水。

「莓，走吧。」

出了大玻璃門，海邊的風颯的吹來，一陣涼爽，汗全乾了。我替莓披上小披肩，緊緊的摟住她。

拐一個灣，看見藍色霓虹燈，那是×××舞廳。

今天人不少，外國人多，好些水兵。

「Boy！」

我怕怕的喊。

「今天這麼亂，那來的這些水兵。」

「美國××艦不是路過這兒嗎？」

我真不想跳舞，只那麼默默的，默默的喝着櫻桃水。

音樂正奏 TANGO，莓要跳。

用古典步子，在場中瘋狂跳着，在那盆棕樹旁，莓的靈魂飛了。

看了懷中人一下，她正和別人打招呼呢。

那是個中年人，臉上膏膏的，眼裡發出賊星的光。紅色的嘴，白色的牙，左腿架在右腿上，手指開夾了顆雪茄，吐出了濃白的霧，一團，一團兒……

悄然對坐，莓的眼往那邊看。我比個影子還寂寞，抽着烟，聽 GUITAR 奏着旋律夏威夷椰子林的調子，震動人們的心，全像落在火山上面，微微迷迷着眼，心中熱情全快炸了。

「回去吧。」——我說。

「不麼？」

「妳想到帶刺激性的臉子到那兒去，是不？」

「嘿。」

「那麼我走了。」

「Good Night！」

我像受了氣的孩子，孤竹竹回去，綸在床上睡不着。看大月亮從窗邊飛過，看看表，快三點鐘了。爬起來，披上睡衣，開開門，整個人類全滲入了夢鄉，只有風的聲音，和黑夜伴奏着，嗚嗚嗚。

自家不能自主，便走到莓的屋門前了。

我是探險的人呢，到了南北極，二十多歲人多寂寞，徘徊在她的門外，聽有聲音，莓準沒有睡。

偷偷的，靜心去聽。

……那是床動聲，和喘息聲。

再聽，女人的聲音。

……你的鬍子真刺人，身上汗毛這麼多，還有這兒的……

用右耳聽，男人的聲音。

……你的鬍子不是更迷人！彎彎曲曲。妳有兩張嘴，流線型的……

我簡直暈了，頭昏，不是喝多酒，我像坐在皮球裡轉，眼花的轉着。自己看燈獨坐吧。二十多歲的人。真不聰敏，明年得多選幾點鐘心理學的課，二十世紀女人的心理，要研究研究。我用筆寫下自己的經驗：

二十世紀的女人，受租線條的野蠻，第一把身股鍊得磅磅的，第二得有刺人的鬍子，第三呢，唉，像個不專的野獸就行了

……我是小伙子，可追不上那張流線型的嘴哩。

翻開日記瞧瞧吧。

……五月，在這兒，我發現一個美人，（她告訴我她幹過舞女，猜不透，反正是個女人吧。）她有一張誘惑性流線型的嘴。天保佑，如果有一天，我會搜得這「流線型」的靈魂，肉體，——還有嘴。我把她比作什麼呢，紫蘿蘭，不是正可用這幾句詩記下嗎？

Such a starved bank of roses

Till, that, Ma'-amorn,

Blue ran the flash across;

Vivids were born.

— APPARITIONS

好個 *Vivids*，那張流線型的嘴。

第二天早車，我從北戴河回到 X。

朋友殷勤招待我，請去看，熱帶美人「桃里絲拉瑪」主演的片子，說請我看那張嘴，……又是一個大雷，我不去。可是誰知道流線型的嘴是什麼滋味呢。

流線型的嘴太熱，須要 KOOOL 涼一涼。但從那回以後我却不要

再吸 KOOOL，換換 CAMEL，有忍耐性的東西，不行。可是用 CRAVEN「A」，對啦，用它，黑貓來試試命運吧。

真的，我就改吸 CRAVEN「A」了。

（一九四一，海邊回來）

寂寞的呼聲

楊方雲

童年，在古老的灰色城市裡生長起來的，生命也不過像一道果帶的河水，多少靜靜的光陰，都在寂寞中無聲的流過了。在失掉了溫暖的記憶裡，使我不能輕易忘記的，就是當我沉醉在島國之夢裡的時候了。

那時家鄉正在鬧着兵亂，八歲的心就隨着稚弱的身子一齊帶到海國去了，如今在褪了色的夢寐裡，還似乎能隱約的熟習於海水的歌唱聲，怎樣悽鳴在我記憶的鄉土中呢！

也許我天生的性情裡就有憂鬱的成分存在着，不過那時尚未被人生的巨手發掘出來。我在那裡讀書的小學校裡，和同學們是很疏遠的，那些庸俗可厭的小朋友們對於我的性情非常不適合。我不愛和同學們在操場裡玩着，跑着，但我却愛着遼闊的海，愛着自然間的景物，愛着藍天上的綠星。

我時常跟着母親，徘徊在沙灘上，看飛濺着白沫的海水，層層的向沙岸上漫過，潮退時，微波無際，遠天的水色天光融入朦朧的一線，在海濤嗚咽的沙灘上，遺留下不少深綠的水草；還有些遊蕩在廣漠的海底的貝殼也被大海拋棄了，那些美麗的貝殼都有各種美麗的顏色，海螺的殼，旋轉着長起來的像一座小屋，似被誰的素手輕繪上彩色燦然，小屋的住客却被馴的強壯的生物吃去，只留下閃爍着珍珠似的紅光的妻子。

此外還有一種叫做海星的動物，牠的形狀像一顆午夜的星，牠時常被海潮遺棄在岸邊，靜穆的睡着，如同天上的繁星墮落海底，又沖汎到海岸上點點。那樣頗能引起你的幻想，設想午夜的星之網在搖盪的時候，星星帶着微光跌入寒冰的波面，而海底的海星又怎樣穿過碧深的海底，和跌入波面的星星接吻擁抱啊！我從小就愛看着星子做夢，尤其愛看注視天空裡灑下的寒霜若星子的淚。那時我常常拿着大煙捲盒子，揀拾幾個海星放在裡面，帶回家去仔細玩味着，如同從雲天裏摘來的綠星一般的珍貴，過幾天那些海星就都乾枯死了。

那時僕人老霍也還未走上天國，他的瘦長的身子領我巡遊在海邊，常會看到巨大的輪船駛向遼遠的天外。我憧憬着那些飄泊在無際海洋中的人們該是多麼的有趣，看海鷗在浪花裡的低徊，看朝陽走出了海面，一切都把我的海的夢帶到遙遠的地方，使我神往着海行的神祕，但一面我又擔心波濤會把巨船吞食了呢！

在一個小的港口上，在木架子架成的木板上，兩邊都有閒人在垂釣，看釣絲不安的在渾濁的海水裏動蕩，很久的時候才能釣上一個手指大小的小蝦；但他們爲什麼不到柳蔭寒塘裡去垂釣，却到這喧鬧的港口來釣蝦，有什麼興味呢？後來老霍向一個垂釣者問了一問，才知道這些人都擁有大量的寂寞時光，他們都是無事可做的閒人。他們坐在木板邊上，看釣絲的渾濁的海水裡拴住他們茫然的心緒，真不知道

釣走了多少乏味的時光！

在那小港的上面，長着一叢野菠菜，葉子又肥又綠，頂上有結種的種子，裏面有無數小而硬的種子，每次從那裡經過，我就折下一段種子來，回到家裡高興的剝着每一粒黑硬的種子，數着數着，如數數我心底的神秘或煩擾。我當初爲什麼特別愛數野菠菜的種子呢？連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是因爲牠長長注視着海洋嗎？抑或渲染了大浪的風濤，使我珍貴那些黑亮的顆粒，如珍貴一粒心房裡的幸福的種子。

總之，海給我的印象是太多了，我不復能一一記起，這些零星的記憶，每想起來總使我綿綿不絕的回味着，它使我興奮，使我寂寞，彷彿我又在幻想裡走回了童年的時代。

有一次，我病了。因爲我小的時候身體不好，病好像客人似的時常來拜訪我。我一個午前由病困倦的醒來從後窗外可以聽見有海浪的嗚咽聲隱約的傳來，我兩眼向天花板上注視着，因了外面陽光特別強射的緣故，屋裡的天花板也就閃爍着刺激眼睛的白光，那時我的頭還是有些暈迷，心裡十分感到厭煩。忽然有一種夾雜了鄉土音的說話聲枯寂的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顫動的說：「雲，醒了嗎？病好些了？」

我把眼向旁邊一看，是姑老爺來了，但因爲病中很不耐煩，沒有答話就把頭掉到床裡去了。姑老爺和他的妻子隨後就大聲的說起話來，我母親也和他們談起各種故鄉的舊情，他們敘說庸俗平凡的家事，他們抱怨不幸的命運，這時我忽然覺得那些俗套的說話聲，都像些灰色的寂寞的種子亂飛起來，紛紛的墜落在我的心上，那時再沒有比我病後的心情容易受感觸的了。於是我意識那是寂寞的呼聲，第一次敲上了我冷落的心門。

姑老爺並不是僕人向主人的稱呼，乃是一種很遠的家鄉的親戚關係，但仔細講究起來我弄不清的，只記得他叫我母親爲外甥女，他姓雷。他的腿因爲受了寒而成爲跛子了，走起路來身子向左邊一歪一歪

的，那樣瘦長的鐵拐就寂寞敲在地上，他年紀雖然已七八十了，但精神却依然很好的樣子。我從小對於不幸的人就容易同情，而對於這位跛行的老人也很有些憐憫呢！當老爺的妻子我叫她爲姑娘娘，她是一個多嘴的女人，她是當老爺的續弦。他們每次來到我們家裡住着，我都很歡迎，因爲童年的心是最純潔的。可是背地裡母親却好像有些不耐煩似的，尤其是關於當老爺呼我母親爲外甥女的事情，我母親背後裡就會說着不願意的話，好像有些怕失掉身份似的。

在這海國的病後，聽到那跛行在遲暮的風塵中的絮語，就在廣漠的夢鄉裡突然掠過了一道陰影；它引起我對人生也感到些無聊。他們說的都是俗套的話，他的發音是枯燥無味的，但也正因爲其過于俗的緣故，才使我悵然若失，於是我的心裡乃有着寂寞的呼聲了，使我不知道如何將它排開，只覺得它像些開在黃昏裏的花朵，繽紛的落滿了我的心。有誰想到八九歲的小孩，就那麼善于深思呢。

後來姑老爺說已經死去，死的原因還是因爲寒腿病。他的妻子也被前妻的孩子們擯棄了，因爲他們的結合沒有經過法律的承認，所以姑老爺死後，家產便被兒子們分了。姑娘娘只有離開家回到濟南來和她兄弟住在一塊，而這時我的父母及親戚又都說起閑話來，有人傳說她和她兄弟在一張牀上睡覺，大概有些不清白。當我聽見這些消息時，甚至幾乎連母愛也要懷疑了。人間爲什麼多是不合理的呢？它顯引起我的憤憤於人事的不平。姑娘娘的幾個兒子在我的印象中，也像些不合理的強盜，同時也使我對法律有些厭惡。

自從離開了一年半的島國生活後，病來了，每次在病裡總會感到些人生的寂寞，三四年的功夫，病已經和我糾纏够了。到十四歲的光景，我沉睡的眼皮忽然睜開，我開始看到人間的不幸和過多的悲痛，我的心變得脆弱欲碎，這就是我流着淚和文學做了朋友的開始，從此我只有孤獨的聽自己心聲的哽咽，在蒼渺的人群中我是生疏的走上了自己的路。寂寞的童年啊！

如今，童年的夢遠走了，永遠的不回來了。我的冰冷的家鄉——那灰色的古城，深深的使我厭倦，我憎恨着我的懷着惡意的友人，我不願再看那些熟悉的虛偽而沒有靈魂的臉，讓我深深的忘掉你們吧！你們曾經給了我多少的創傷，你們的甜言笑語已足以刺透了我的心，我要掙開靈魂的鎖鍊，去做異鄉的遊子。

我真的走上異鄉之途了，但每當我聽到燕子由南國飛來呢喃的時候，總不能使我減去些無可奈何的鄉愁。

時常在清晨的時候，無聊的從睡夢中醒來，我睜開惺忪的睡眼，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就會想到島國裡的病中，不是曾經同樣的注視過白色的天花板嗎？於是海水的嗚咽，跛行的姑老爺，大浪裡的海星，野蕪菜的種子，浪廢時光的海濱垂釣着，……都在記憶中復活了，我回味着昨日的舊夢還那麼真切，不免就有些惘然之感，但却也有些興奮。

最近更有一種聲音使我頗為寂寥，那就是無線電裏播放出來的歌音。有時我正無聊的徘徊在異鄉的街道上，忽然有無線電的歌音自遠處悠悠的傳來，使我淒涼的心弦微微搖動，如同秋夜裏搖落的寒冷的露珠。我覺着那些輕浮的歌音，只像些陰雲片似的在一派柔光裡飄蕩，而古老的世紀永遠向前流着，煩惱化成煙了。我低頭，默思我將怎樣踴躍的跨過了荒山，又怎樣的跋涉在不長綠草的大漠。那深深的撼動我寂寞之思的，就是那些輕浮的夢一般的歌音呢！它使我的靈魂如同瑟瑟的埋在蒼白的秋光裡了。

我怎樣能向不合理的人間伸一伸拳頭，我胸腔裡憤怒的火焰在燃燒，然而我只是一無力的弱者，我不知未來的命運還會帶來些比現在更壞的事情嗎？我戰戰的期待着未來的命運，讓寂寞的呼聲永遠的盤據在我心裡吧！

灰色的雲

茗心

兩杯黃酒灌在志詔的肚子里之後，從他高高的顴骨尖兒上立刻烘起一層紅雲，並且漸漸擴展到他的耳根，襯着滿屋水晶似的燈光，彷彿兩塊新鮮的熟豬肝一樣。他的頭一直在顫動，稀薄而長的頭髮，有一根垂到高登的鼻梁上，他一壁敏捷的拾起雙箸，向和他同席的兩個朋友把箸光一點。

「請吃菜罷！」嘴唇一開即闔，做出一番不很自然的笑意「文升兄不要客氣才好。」

被喚做文升的這位，坐在席面上首，是個面容較志詔約大十歲年近不惑的男子。身量面孔五官配合的都是那麼嬌小而適當。這時正狂吸着夾在他大二兩指間的烟捲，一邊與另外那客人海闊天空的快談。他的口齒極鋒利，態度却穩健如君子。聽見志詔的話於是靈巧轉過來半邊臉，客氣地說：

「絕不客氣，惟青兄是曉得我的，壓根兒就是這樣地不拘形跡。」說着和那叫做惟青的人一對眼光，「早先我們還一同吃那碗小官飯的時節，成天到晚，哈哈笑笑，打打鬧鬧，究竟是月亮繞着地球走，還是地球繞着太陽轉，誰掌管這擱子事。然而，您可不要見怪的話，道或者是爲京朝派文豪們所不齒的吧！」講到這，他稍稍停頓了一會，以便嘴得到空暇噴進一塊熏魚去，今天真是幸會得很，事變却想不到有這樣好處，把咱哥倆攪到一塊兒，心里真高興極了。淨顧着

說，淨顧着喝，可把您賞賜這麼豐富的菜就候涼了，真對不起「哈哈」。於是又揀起一塊軟炸雞往盛着花椒鹽兒的碟子里遞。

「再乾一盅，請」。志詔把擺在文升面前那隻還存有三分之一餘酒的杯子斟滿，誠懇地說。

「你們都是海量，不要顧及我能」惟青也笑吟吟地。他神情泰然，且有一張和志詔頗相近似的沉著的臉孔。談鋒雖有，但絕趕不上那位主客，辭句里偶爾攪上一半點可以惹人笑可以惹人不笑的幽默作風是還有的。文人都善於喝酒，不是嗎？像李白不是有過「飲如長鯨吸百川」的絕贊嗎？爲了這一句俗不可耐的典故，志詔和文升都微微會意的點了一下頭。

女侍者一陣風似的揭開白布門簾吹了進來。在她滿塗口紅的嘴唇宛如果羅陳列着新下火車的深州大蜜桃。她笑着向客人們說：

「再給您來四兩罷」。

從六隻眼睛里射出的箭集中一處，空氣在那那時間內却顯得寂靜了。文升首先說道。

「酒够了」。

志詔的喉底好像還沒有預備好的樣子，這時惟青却命令道。

「給我們上飯菜呀」。

女侍者應了一聲，扭回身剛走出兩步，文升大聲說。

「回來！」

蛇似的身軀那麼一轉。

「回頭……」百忙里文升做個鬼臉給人看，「回頭給我們幸條活魚吃，別忘了！」

聽見隔壁那面的飯座都起了笑聲的回響，女侍者的胭脂臉越發紅暈，簡直和酒後的志詔可以媲美，她藉格格的笑聲漏網去了。

然而這一折放蕩的喜劇在志詔心里却稍稍覺得一苦，像做了一個輕飄的夢，有一袋灰色的雲在眼前一展，越展越寬，直蒙蔽了視線的全部。他雖也符合着惟青他們「咯咯」地笑着，真太勉強了。但他在這種突擊式的激情漸漸冷卻之後，就理智的在他的腦膜上再度印出他所以召宴文升他們的主題，於是噤嚙地向文升說道：

「您剛才說的話一點不錯，我們既感謝事變給我們今日以殊途同歸的機會，前途只有携手同行，再不要強賦驢歌了。……至於——至於××那方面得需要您多美言幾句，一切仰仗您玉成才好。」

「那個自然，我昨天已寫了一封懇切的信寄去了，回頭再給××打個電話，請他從旁加以助力，以您過去的成績而論，我想是絕沒有問題。」話又轉到他處，「我和您雖是初識，彼此間神交已久。剛才一句放浪形骸的話惹得街坊都笑起來，好在逢場做戲，惟青兄總知道我的脾氣。惟青兄，是不是？」

十 十 十

在志詔，另有他自己一種思想上的矛盾。四年以前，他原是個幸福的人，帶着他的嬌妻和兩個孩子，靠教書與寫文章過着單調而舒服的日子。不幸蘆溝橋邊一聲砲響，振碎了和謔的空氣，圍繞於他工作場所附近，敗兵土匪像秋天的蝗虫似的，吃光了這裡的莊稼，又吃光了那裡的莊稼。終於逼得他携妻及子女投奔這座天堂的古城而來。當他來時，許多朋友都已散去，親戚也沒有幾門，親近的人只有他的老母還寄居在他叔父家裡，城圍裏雖然未遭兵燹，間接却影響到學校不

能開學，報館也因爲紙張的來源一時斷絕，不得已而減縮篇幅，這樣

一來，志詔的兩種——都無以表現，失業的困苦使他挨忍了好久，好

久。在當費俱空之際，他老母的病與死又累得他在額上新添了兩座小

山，頭髮由轉白而脫落的也不少。有一度他的太太瞞了他去給一家飯

館裡作侍者，在試工期間是完全把他蒙在鼓裡的。一天深夜，她從作

工的地方回來，原已缺乏營養的她的面色分外顯得慘白，却攬着一雙

紅桃似的眼圈，他因懷疑而追問，原來有一個客人竟想拿金錢買她的

肉體。聽過了自家的妻子幽微的訴苦的志詔，在凄冷的燈光裡看着她

和一床破被中裹着他雙雙兒女的睡態，咬牙把一管淚珠完全吞咽在肚

子裡。他終於再挺起脊背來和命運搏鬥，才換回他那瀕於火坑邊岸

的妻子的清白，

爆竹響過了舊曆新年，有人擠出一個中學校的兩個英文讀點給

他，彷彿是沉黑的暗夜裡一盞晦暈的燈光。然而這幾枚收入却還不許

他一家四口過一些吃飽飯的日子。

三天以前，他忽然不期而遇的碰見了惟青，是志詔從先在大學讀

書時一個同窗學友，一個熱心腸的老實青年。兩個人互相談起畢業後

的升沉，便題起了文升說這人如今位列顯要，炙手可熱，人雖近於滑

頭的性習，但他過去原是因慕羨志詔的寫作而與惟青相介的一個人。

於今爲求職的小事，想來文升不會拒絕，於是兩人還定規好了，並從

俗地實驗這種社交應酬的初步方針，便是這次小小宴會的動機了。

爲了籌劃這筆筵席費，志詔和他的太太還發生了一回可憐的衝突。

在她一方面，是甫離開學生的園地，就投入了志詔的懷抱。不遠的

過去脚剛一踏進社會的冷酷的鐵門，便親嘗着人間的鬼域伎倆。這種

先入爲主的觀念，竟使他生出一種誤解，認爲越吃得胖的人越不

可靠。志詔呢，他是極端信任惟青，生恐錯過這個可以進取的機會。

兩人的路子雖然都不甚通然而眼前的事實是他們由四五間房搬到三

間，由三間又搬到脚下這小小的一間半房，除了生活上必需的必需品

之外，是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變緩的了。

志詔忽然覺得眼前一亮，用哀求的語氣向他太太說：

「雲，我想……」

「是阿，說這筆錢你想出辦法來了嗎？」她臉上做了一下苦笑。

「我想這是一個不太失望的機會，惟青我和他同了六年學，知道罵人老實熱心的很。至於文升那人，彷彿帶着些官場的習氣。不過在記憶中彷彿在那裡曾經會過一面，仗着我的名姓或者不會有釘子碰的。」

「哼！名頭名頭，快窮得連被褥都要當掉了。你那三個字有多少重？要賣幾分錢一斤呀！」

「雲，我想……」他噤着。

「這都不管，你的好朋友和我不相干。這不是，你聽，房子裡有什麼，你自管拿去當，去賣。也許應了那句古話，『天無絕人之路』是不是？」

「你……你把咱倆那隻戒指暫借給我罷！」志詔的聲音低到似乎連她的太太都聽不清楚。

「什麼！你說什麼！那隻戒指，呸，虧你說得出這樣的話。」她的臉和嘴唇都漸漸變青了，意識地把帶着戒指的手往脊梁後頭一背。

「恕我，雲。你會相信我是沒有別的意思。」

「罷！——她突然大聲叫着他的名字，這笑的激動，志詔不覺睜大眼睛注視着他太太像怒山似的一張小臉。

她用手指一指臥在破被套裡的孩子說：

「我要不是爲了他們兩個的前途幸福，這戒指你隨便拿去用，這話你聽明白了嗎？」

志詔點點頭，熱淚已不禁滾下，直流到他深凹的頰邊。委曲的說：「我懂，我懂你的意思。我敢拿人格來担保我們的愛情是絕對不

會金錢維持的，更何況已然有了他們倆。但我同時敢確實地說，惟青絕沒有騙我的意思。文升一方面，雖然還不敢下斷語，而想到自己過去對社會的貢獻，文升是完全曉得的。現在我們雖然是落魄窮途，却並非一些技能沒有的人，只要他肯盡力，以他的地位來說，混碗飯吃可以不成問題。總之無論如何，你看在孩子的分上，也要原有我這一次。他們再禁不住三年來淡薄的營養了。」

她半天沒有說話，忽然發狠地褪下那隻戒指，擲在牀上，不說什麼，一翻身躺下了，從上面祇見她兩肩不停的起伏。

從酒綠燈紅的境界走了出來，眼前觸接的是車水馬龍的鬧市。當志詔離開飯館時，過多的酒和過多的排場給他的精神刺激太深了，這種侈靡的生活他至少有四年未曾享受，此刻全身覺得輕飄飄像在雲霧中行走似的。十字路口，雷車來往地行駛，清脆的車鈴不斷叮叮地響，彷彿給這許多做夢的人一個警告。到了站頭，從它的巨口吐出一些旅客，同時又納進一些旅客，商店門前的各式各樣的年虹燈，噴洒着幽麗的光，熱烈的光，如渾身纏着花蛇的女人，雖然美，却令人不敢逼視。加上汽車的喇叭聲音，無線電擴大機放送出來自各方的曲樂聲音，而在這幾種喧嘩的聲音壓迫之下，更有數不盡各種階級的人類的聲音：狂喜的，發氣的，幽怨的，煩悶的，憤懣的，哀求的。祇有那輪圓月的兒，平貼在東南方的天一角，周圍襯托着黃色的光暈，似乎正悄悄沒聲息的向上爬。熱鬧是人家的，她什麼也沒有。三個人還在成一平列式走着，走到街的拐角，不約而同地止了步；志詔幽幽地向他的朋友們說：

「我們還有什麼餘興嗎？」

「隨您」文升把頭稍稍一揚，嘴唇圍成個好看的弧線。

然而志詔因爲適才過度的吃了酒，酒精的力量簡直把他的腦系全部凍結，什麼主張也沒有。等到自己意識地決算一下今天那隻在他認爲是無價之寶，而送到質肆之後，賠了三分笑臉，換來一張藍色的

鈔票時，此刻的口袋裡已經失去了那總數的四分之三，於是他的心一冷，祇聽見耳邊惟青淡淡的說了一句話：

「這個地方久站不得，三個人聚在一起鬼鬼祟祟的，人家要起疑心了。」

「我們去打彈子好不好？」文升提議說不過要屈尊惟青兄，你祇能欣賞一下女看台的杏臉，預備將來給仕女圖的張本了。」

惟青笑可沒出聲。

志詔的心裡又一震，他知道文升是多帶一點「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而這等戲謔不但不能使他得到些許安慰反而憑空出現了他太太的影子，彷彿要買她肉體的人就是文升似的。於是他大膽地反駁了文升的意見：

「既是惟青兄不會打，一人同偶，怪不好意思的。而且這玩藝我也許久沒有動了。只文升兄一人獨往獨來，怕也寡趣得很。我瞧，咱們若都沒事，踏幾步月，怎麼樣？」

惟青先簡單地答出一個「好」字來。三個人的腳紆徐地向前移動著燈的光與月的光，給他們身後背着的影子更濃重了。

x x x x x x

當志詔和文升惟青在電車站分手之時，已是午夜光景。志詔看他們倆也不免於俗地被電車的巨口吞吃下去，一個人踏月走向歸途。柏油路中心靜得什麼也沒有，遠處人行道邊，有幾盞洋車的豆油燈，發出幽暗的光輝，在月光舖洒的路面像結了一層冰。涼風吹過，吹醒了志詔的酒意，一直打透薄薄的夾衣。而適才那種侈靡、食物的享受，却像一杯苦酒重新澆上自己的心頭，「愛是偉大的，窮人的愛，尤其來得偉大」；然而他把自己愛情的證物忍心地拿到當舖里換來錢供自己享受。而他在世間所最愛的人被逼着一天嚼兩餐稀粥，就乾鹹菜。孩子的優待不過是每天早晨的兩套餛飩和果子。同時高樓里儘有全身為高價的衣料纏裹，一天要吸一聽大砲台香烟，懶得坐在男人的膝蓋上撒嬌……

他決心不再追想那些粉紅色的印象了。

兩隻腿酸地回到自家的門口，他的太太聽得鈴聲出來給他開門：

「好大的酒氣！燒壺里已竟預備好茶水，我可要睡去了。」

這錦樣的安慰，他的熱淚不覺又奪眶而出。

黑珠

舒申

在我的回憶中，有一顆會笑的黑珠。

那是前七八年的事情了，我未到北京來上學之前，托友人王君替我找幾間房屋；爲的使我一下火車就可以直接搬到那裡去住，我這條件是因爲我最憎恨公寓一類的住處。

到北京來的那天，王君在車站接着我，便一同把行李搬到東城的一二所房子裡。王君引我見了房東，她是一個不會令人喜歡的婦人，四十上下的年紀，滿面嚴峻的顏色；不過對我還相當的和藹，說了不少使我皺眉的客套話。

這所房子實在稱我的意，靜悄悄的最合我的癖性。我的房屋是三間南房，兩明一暗，打掃得十分潔淨，一色的硬木傢具，古香古色；牆上掛着字畫山水，和幾隻木雕的鼎形之類的裝飾品；中間條案上有一個燒萬字香的銅爐，刻工很精細，拭得光亮眩目。我有點摸不清這位房東怎麼會預知我的脾性，真是怪事！

王君帶我把東西整理清楚，坐了一會，他就走了。我一人在屋裡，看看這個，弄弄那個，欣賞這些文飾，覺得十分有趣。這時竹門簾一動，探進一個小腦袋來，兩隻烏溜溜的圓眼睛儘看着我不動。我也看了她一會道：

——進來玩！

她進了屋子先向四圍看了一眼，再望着我說道：

——我母親今夜請舒先生過去用飯。

她頂多有十三四歲，滿頭天生的鬈髮，臉色很黑，一個小鼻頭，一張小嘴唇，眼睛大大的，美雖不算十分美，不過却有許多自然伶俐討人歡喜的地方。我拉住她的小手問道：

——你叫什麼？

——黑珠。說完天真的笑了。

我也不覺好笑，這樣的名字委實可愛，而且更是名符其實。

——我猜猜你有幾歲罷。我說。

她笑對着我的臉，靜等我的猜測。

——你十三歲。我說。

她搖搖腦袋。

——十四歲。

——不對。

——那麼十五歲。

——都不對，我十二歲，還是九月的生日。她格格的笑得很清脆。

——我們作個朋友，好不好？

——好呀。她說。

我從裡間屋拿出四罐菠蘿蜜罐頭，和幾色糖果，遞給她說道：

——這一點點給你吃，算是我的見面禮。

她趕緊把手藏到背後去，接着頭說：

——媽媽不許我要別人的東西吃！

「你要是不收，我就不過去用飯。」

她好像很爲難，我立刻把這些食物交在她的手裡，說：

「替我謝謝你母親，我換件衣服隨後就到。」

她點頭答應，我給她掀開竹簾，她跳着跑出去。我又喊她：

「喂！」

她停住了，回過頭來問我道：

「什麼事呀？」

「我以後就叫你小黑珠，你願意不願意？」

「好的。她笑了起來。那麼我叫你什麼呢？」

「你想想看。」

「舒哥哥，好嗎？」

「好極了，就這樣。我們來握個手。」

我跑過去握握她的手，她就一跳一跳的跑了。我在她身後喊道：

「小黑珠！」

「嘿！她一面答應着，一面頭也不回的跑去了。」

我換了身乾淨衣服，特別選了一條黑地紅白花點的領帶結上，滿

心高興的走到北屋去。房東——殷太太領着黑珠出來迎接我，一見面就

說：

「舒先生真客氣，還送黑珠這許多東西，我替她謝謝了。」

我謙遜了幾句，就入了座。我偷眼打量屋裡，一切陳設比我屋裏

更古老更幽雅。席上祇有我和殷太太，小黑珠坐在席旁的一張矮小桌

子的旁邊，手裡正用小湯匙喂她小弟弟的牛乳和稀飯。我向殷太太說：

「叫黑珠也上來吃罷。」

「不必，不必，她一個小孩子家，隨她在那裡吃好了。」

「好在我也不是什麼客，讓她坐在這裡吃也沒有什麼。」

「不，不，舒先生不管她，我例來是不許小孩子上席的。」

我有一些難堪，後悔不該當着這樣有家法的婦人面前過于直爽。

小黑珠向我笑道：

「舒哥哥，我不上去，我還要陪着小弟吃呢。」

我們隨便用了飯，僕人把席撤去，殷太太留我到正廳談話，我順

便托她明天代我尋一個可靠的女僕替我燒飯。

隔了一會，黑珠把她的小弟弟哄睡着了，定到她母親的身旁聽我

們談話。

「殷先生是作客在外嗎？我問道。」

「不，她父親過去了。她指着黑珠說。」

「唔。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舒先生家裡有什麼人？」

我告訴了她，她關於我的家事盤問了許多，竟好像一位女法官。

「舒哥哥的領帶真好看！黑珠在我們沉默的時候插了一句。」

「你喜歡嗎？我說。」

「她帶着稱羨的眼光盯着我的領結，說道：」

「我父親也有這樣一條！她說後把小指頭放在嘴唇上，好像在想

什麼，靜靜的不動。」

「黑珠念書了嗎？我問殷太太道。」

「沒有。我沒有讓她上學，我以為家庭教育比學校的教育緊要得

多。」

「但是還是雙方並重的好。我說。」

「我會教過她幾年，她也認識幾個字；不過，我現在沒有工夫教

她。」

「那麼我想黑珠很聰明，誤了這樣的資質，怪可惜的。如果您不

嫌我低能，我倒願意每天帶她念點書。我誠懇的說道。」

「我們真是求之不得哩。黑珠，給舒先生道謝，要好好聽人家的

教導。」

我站起來告辭，走出屋門時，我拉着黑珠的手叮嚀她道：

「記好，我們就由明天開始，吃過晚飯拿了書本到書房去。」她點頭答應，送我兩步，偷偷摸摸的把一個小紙包放在我衣袋裡，一溜烟的跑了。

我到屋裡打開紙包，原來是清香撲鼻的香末；裡面還有個小紙條，上面寫着：這是我父親以前常常點的香，送給舒哥哥。在末尾還寫了筆畫很粗的黑珠兩字。她的字體竟是出乎我意料的娟秀，我決意將我的全部精力來造就這個小天才。

把香末放在方形的銅香爐裡的模型上，弄成萬字花樣；用火點起，一縷縷青烟，清香了整個屋子。

從此我們變成最相得的莫逆了。她每天晚上到我屋來念一個鐘頭的書，我考了考她的程度，差不多超過了高小的學業。我就教她國文，四則算題和英文。日子過得飛快，她的成績也進步得神速，有時我對於這個小黑珠都要自嘆不如了。

有一天，她的功課作完了，我留她談天。她說：

「媽媽每提及你，便萬分感謝。」

「你母親很愛你嗎？」

「十分的疼我；她是我的繼母。」

立時我對於殷太太的印象好了許多，以一個繼母能够如此的慈愛，實是少見。以往的憎厭全沒有了，我反覺得她是個可親的婦人。

「掛在你床頭的那張像片，就是你的父親嗎？」

她點點頭道：

「就在生弟弟的那年死的。」

「你想他嗎？」

「想。她低聲的說，眼裡微微有些濕潤。」

「我很後悔勾起她的傷心，便投她所好的轉了話題。」

「你的弟弟快作大帥了罷？」

這些話我們差不多談過百十遍了，但她永遠不會厭煩，每次都很

高興很正經的說着。

「快了，祇要他一長高，我便叫他去作大帥，騎着馬，拿着刀。」

「那麼你哩？」

「他太大了，我抱不動他，我總坐在他的旁邊，他要聽我的話。」

到那時候，我也是個大帥，我要同他打一打戰，看看誰勝誰負。」

「我不許他同你打。」

「爲什麼？」

「因爲他是我的弟弟，你是我的哥哥，又是老師。」

「哈哈。我不禁笑起來。回去就要睡覺，不要太用功，明天早晨

再念。」

她抱起書本要走，我從抽屜裡拿出花紙包來給她看：

「猜猜這裡是什麼，猜中了便送你！」

她立刻忘形的喊道：

「我猜着了，我猜着了。是你前天答應送給我的花手帕！」

「哈哈，猜對了。拿去好好的玩罷。」

她是了不得的高興，在門邊向我回眸一笑，輕輕說道：

「謝謝！說完就像一個活潑的天使的雀躍而去。」

星期日是大家的休假日，我領着她和她弟弟到公園裡去散遊，去划船，這假日裡我們真是寫意極了。我在寫給母親的信上說：我沒有兄弟姐妹，可是現在我有一個了。

湊巧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下着傾盆的大雨。我在黑珠屋裡和他們姐弟說笑，我把掛在壁上的洞簾摘下來吹弄着幾支熟調，和着嘩嘩的雨聲，十分動聽。黑珠坐在小椅上，把她的小弟摟在懷裡，安靜的望着我諦聽。忽然出神似的說了一句：

「這是爸爸吹的簫！」

我知道她的心事，趕緊換了別的調子，免得使她撫今憶昔的難過。她像是在想什麼的說道：

——舒哥哥，我會唱歌哩！
她從來沒有露過她的歌喉，我不知道她會唱，不覺高興起來。

——好，我給你伴奏。

她拍拍她的小弟弟的肩膀，把他摟得更緊，對他說：

——我給你唱什麼呢？我的大帥！

——姐，姐，我要那個都拉拉的！小孩子圍着舌頭口吃的說道。
她輕輕搖着她小弟弟的肩膀，慢慢的唱起來，我用簫和着。

——風雨淒淒，

遊子伴燈暗自低泣，

父母妻子遠別離，

天寒何人送寒衣！

楊柳細細，

乘春光重返家里，

沿路荒城廢橋，

四野無人烟；

舊街巷依稀記得，

但祇餘得一片亂糟糟的

人痕馬跡。

屋宇半倒，磚瓦零碎，

老母白骨堂前拋，

妻子孩兒何處來逃？！

爲什麼天災人禍，

單單臨到我的家，

爲什麼兵荒馬亂，

偏折散了我們的骨肉。

淚汪汪，放悲聲，

將天來叫，

塵母骨于堂前，

望一眼舊家故里，

且讓牠受蛛絲纏繞，

蟻窠亂拋。

負行囊，

風塵僕僕走江河，

越山嶺，

去把我那妻兒來找！

我早停了手中簫，聽她來唱，音調淒清婉轉。唱完我們相對流淚，但是她的淚比我那同情的淚高貴得多。

——這是誰教給你的？我問她。

——我父親，這歌是他作的。

雨小得多了，我想給她的小靈魂一個修養，於是改變一下環境，

我把她和她的小弟拉到我的屋裡去。

我把萬字香爐藏起來，因為她總是看見了牠，便想起了父親。我拿出糖果給他們吃，我給她講我小時在家中過年的故事。她變得很高興，一面嚼着糖，一面問我道：

——舒哥哥，我問你一個問題罷？

儘管來問，小黑珠。

——從大路的西邊來了一輛貨車，兩個人一前一後的推着。走過去

問前面的那個人道：後面的那個人是你的父親嗎？這人答道：不是。

又去問後面的那個人道：前面的那個人是你的兒子嗎？這個人答：

是。那麼後面的那個人是前面那個人的什麼呢？

我想了半天，猜不出這個古怪的問題：臉上有些掛不住了。我

說：

——我猜不出；也許你說的這事沒有道理。

「爲什麼沒有道理，他是他的母親啊！」

說得我們都大笑起來。她說：

「我再考你一題算題，不過你要在三十秒中答出，不然就算你輸。」

「好罷，就這樣辦。」

「如果你輸了我，可是要挨手心的。」

「好，好，都依着你！」

「我要說了。三十秒鐘，多一秒也不許，快快的答出來。1 2

3 4 5 6 7 8 9 10 十個數字順序加起來是多少？快說，快！」

真難住我了，我就是着急，時間越過得快，數目更是亂哄哄的總

加不上。她忽然嚷道：

「呃，輸了輸了，已經四十秒了。舒哥哥真笨。你看，1和9

，2和8，3和7，4和6是四十，再加上10和5，不是五十五嗎？」

「我認輸，該我挨手心了。我向她伸出手來。」

「別忙，還沒有完呢。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加起來是多少？」

我又回答不出。她拍手笑道：

「原來舒哥哥一考就慌。這些數每個比上次多一，共多一百，再

加上次的五十五，不是一百五十五嗎？一個理，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加起來是多少？快說！」

「這回我可猜着了，二百五十五，是不是？我搶着說道。」

「對雖然對，可是不算你的本領，你認罰罷。」

「請小黑珠，大帥的姐姐執法。我伸出手掌。」

她格格的笑得彎了腰，說：

「我不打了。」

「大帥的姐姐應該大公無私的呀。」

「我不打了，學生沒有打老師的，妹妹更不許動手打哥哥。」

「這兩個問題，你從那裡看來的？」

「有一次父親考我，我也像你似的回答不出。」

她的高興又要轉爲沉鬱，真要命，這時雨也停了，我趕快拿了雨

衣叫他們去穿衣服，同我到公園去看雨後的荷葉。

轉眼間學校裏放了寒假，我們依依不捨的分了手。我勉強在家中

過了上元節後，就匆匆的跑到北京來。我沒有給黑珠寫信告訴她，爲

的要使她驚喜一下。果然，她見了我快活得眼中流淚，拉住我的手問

長問短，在我屋裡坐到夜深才走。

我考了考她的學業，成績好得使我反而難過；咳，如果她真是我

的妹妹的話，我什麼願望也不要了。她在我離京的一箇月中竟把小代

數繼續自修到聯立方程，英文也會寫簡短的句子了。我喜歡得沒有話

可說，祇是輕輕吻着她的髮髮叫道：

「小黑珠，小黑珠！」

她仰起頭來望着我，眼光中似乎在問：舒哥哥，什麼事呀？」

她的眼睛具有一種難言的力量，使人感動；有時她的眼睛會說話

，而且比用口還有力。

「你的功課很使我滿意，我有特別的獎賞。我說。」

我把我的全副新買的畫具給了她，她歡喜得跳起來說：

「爸爸從前教過我畫圖！」

的確，她實在是個小天才，她在我的訓導下，不久便會畫得一手

美的畫。不過這孩子的天真中間隱藏着許多陰鬱的鋒芒，她的感情方

面過于早熟了。她很使我担心，担心她會夭折。有一天我和殷太太

說：

「黑珠這孩子有些怪，與別的孩子不同，她這樣聰明，怕會，」

「我沒有說出口。」

「咳，我也是這樣想。她是夭折相，所以我能讓她快活一天，就

叫她多快活一天。我們都噤然無話。近來黑珠漸漸的越發使我担起心來，十三歲的

孩子有時竟像十七八歲的女孩，常常俯頭作畫或是抬頭凝想；在她那望着太空的眼光中，彷彿另有她自己思想的境界。雖然偶而還有天真流露的時候，不過默默冥言的時候却居多了。有一天，她默默的在我的輪椅旁邊坐着，忽然說道：

——舒哥哥，人死了到那裡去呢？

——在我們世界外的另一個世界裡。

——那麼，我的父親母親一定也在那裡了。

——也許是的，小黑珠，你問這個作什麼？

——如果我也死了，是不是也會到那裡去？

我憂愁的望着她，我怎樣回答她呢。她自己喃喃着：

——以後，我會再和他們相聚的。

——小黑珠，我有一個好畫冊，你來看看。我祇好用旁的事把她的空想岔開。

黑珠的思想進到這個階段上來，實在很令人可怕。我好似預知她不久也會追隨她的父母而去似的。

春景宜人，我領着黑珠和她的大帥到野外去寫生。我們在和煦的春風，溫暖的陽光下過了快活的一天，回家後，我們把作品互相關換，作個紀念。她畫的是一片遠松，一架木橋橫在一道林前的小溪上，溪邊的草地上有一個牧童，赤足騎在牛背，自有一番悠然之感。

不幸得很，野外歸來後，黑珠的小弟弟就有些不樂，他哇哇的哭着，黑珠抱着他，他就在姐姐的臂灣裡睡着了。

小弟弟得了白喉的不治之症，大夫說：病人應當隔離，最好移到醫院去住。殷太太不願把他這樣小的孩子放到醫院裡去，她的思想還是基于舊傳統，雖然我再三解說，她總是對醫院懷疑，她寧可叫自己的孩子死在家裡。

兩天過去了，小弟弟的病勢越來越沉重，殷太太焦急得不得了，小黑珠在暗地裡偷自垂淚。殷太太終於依着我的話，叫小黑珠同我住

在一起，免得再傳染了她。然而她非常不願，她屢屢的請求我，讓她去和小弟弟在一起，我祇好忍痛的拒絕她。她最後哭着要求我：

——舒哥哥，我愛我的弟弟，我捨不得離開他，我祇要看看他一眼，

……她哭了，哭得我傷心；我從床上把她抱起，抱她到她小弟弟的

屋中立了一會，很快的再抱回我的屋中，這時她已泣不成聲了。

夜裡我從夢中醒來，忽然不見了睡在旁邊的黑珠，我骨碌的一下

就爬起來，喊着：

——小黑珠，小黑珠！我跑到小弟弟的屋裡，果然她正立在門後偷

偷的含淚望着床上。殷太太再三催她回去睡覺，她祇是不動。我歎了

一口氣，不憐她怎樣哀求我，怎樣哭鬧，把她硬抱回屋去，哄着她睡

下，她祇是哭，過了許久，她才漸漸的朦朧了。

夜裡我怕她再偷着跑出去，就把門上了鎖。一天夜深時，女僕突然走到我窗前喊道：

——舒先生，舒先生！

我和黑珠都從夢中驚醒，我的心扑扑跳起，問道：

——什麼事？

——我們太太請您過去，少爺已經不成了。

我披起衣服，黑珠抱住我的雙膝哭着說道：

——舒哥哥，叫我去看他罷，去看看末一次的他罷。他的淚如雨下

，我不禁悽惻之極，含淚說道：

——好，同我去罷。

她聽了趕緊止住悲聲，快快的穿好衣服，隨我跑到北屋裡開來。

殷太太滿面焦急的望着小弟弟。這時小孩子的手腳纏纏着，哇哇的哭

聲已經變成啞音，眼皮緊閉，嘴微微蠕動着。殷太太悲慘的望着我

說：

——恐怕不成了。

——趕快用芽菜水灌兩口試試，要是能緩一口氣，還有望。我說。

殷太太匆匆的把一碗擠好的豆芽菜汁從小孩子的口中灌下去，但是他又咯咯的吐了出來。黑珠有好幾次想掙脫我的手，我祇得一面好言安慰，一面用力抱緊她，我不能再把這條小生命送給死神當作祭品。

漸漸的小孩子的手腳不動彈了，安靜了下來，口中微微作喘，沒有多少工夫，便斷了氣。殷太太第一個哭出聲來，我的淚滴滴滾下；突然間黑珠掙脫了身子，飛快的哭着跳上床去，抱緊了她的弟弟，臉對臉，用嘴緊壓着他的小唇，使盡氣力的把自己的氣渡過去。但是可憐的黑珠，死人那能再活轉呢。我和殷太太喊着她，喝她下來，跑過去抱他，她用力的擁緊了小孩子，死也不肯放鬆。這樣堅持了好久，她的一張小臉累得通紅，汗珠顆顆混在淚裡流下來。最後她哇的一聲倒在殷太太的手中大哭起來，一面喘着，一面喊着：

——弟弟呀，弟弟呀，我的弟弟呀！

殷太太低聲對我說：

——把她抱走罷。

我抱着她走回屋裡，放在床上，她不依不餓的在床上打滾亂鬧，我連哄帶說的，她才漸漸覺得勞累，靜靜的睡去；夢中還在喊着她的弟弟，我坐在一旁望着她的小面孔，不覺茫然。

可憐的小黑珠呀，我痛心痛極了。祇有上帝能够看見她那一片款她弟弟的真心，爲骨肉捨己的勇氣。她並不是不知道傳染上便會死，她是愛她的弟弟。

第二天早晨，她就病臥在床了。我主張還是請西醫來診治，殷太太也沒有主意，竟依了我。她就臥在我的床上，我在旁邊支上一架小篷布床，好隨時的照料她。

雖然她患的也是白喉病症，不過有時她頗爲清醒。她病後的第三天，忽然問我：

天——舒哥哥，你愛我不？

我已經噴淚在目了，我點點頭，握住她的小手。

——我死了，你想我不想？

——黑珠，不許你往那方面想，好好的歇息着。我簡直在命令她。

——我不覺得累。舒哥哥，人死之後有靈魂嗎？

——沒有，沒有。你腦筋有些昏亂了，黑珠，聽哥哥的話，閉上眼睛，什麼也不許想了。

——我腦裏很清楚。她微微的笑着。你在騙我，我不相信。

——真的沒有。

——世界上是有靈魂的，方才我看見了我的大帥，騎着馬，拿着刀，向我招手。

——那是你做的夢，不是真實的事情。

舒哥哥，你騙我。

——你如果再不聽話，不閉上眼睛，我可要不理你了。我裝出生氣的樣子。

她立刻閉上了眼睛，說道：

不久——我便會和爹孀小弟在一起了。說完淡淡的笑容掛在嘴邊。

她一時清醒，一時昏迷；有時像是很沉重，有時又似無病的淡定。大夫也束手無策，說：

——這孩子的神經有些反常，醫藥恐怕無效。

我還記得如同目前一般的清楚。那一天午後，她似乎有了好轉的現象，神智很清，精神也滿好，躺在床上有說有笑。我們不禁在暗謝天地。我想！她的病或者是假性白喉，祇要神經健全，就有痊愈的希望。這天裡我避免和她說話，免得她又往空處遐想。她叫我把我給她的花手帕，書具和許多其他的玩物拿給她看，她看了幾眼，便放在身邊撫摸着玩。

黃昏的時候，她問我說：

「哥哥，你說死是快樂還是苦痛？」

「我本不想回答，但一想嚇嚇她或者會比較好些。」

「死是頂痛苦的了。」

「不對，死是最快樂不過。舒哥哥，這些日來你總騙我，是不

是？」

「小黑珠，你還記得我這條領結嗎？我想用旁的話使她的思想變換一下，但她似乎沒有聽見我，接下去說道：

「我知道你在騙我，我知道你是因為愛我才這樣。不過，舒哥哥，你不會知道我現在所感到的是多末快樂；我覺得死比什麼都甜蜜，我可以再在爸爸的懷中唱歌，我可以再和媽媽接吻，我還要抱着我的大帥。舒哥哥呀，我祇是捨不得離開你！她的眼中漸漸濕潤了，拉住了我說道：

「舒哥哥，我委實不願離開你，你待我多末好，你是多末的愛我呀。」

「小黑珠，你不要再使我難過了，乖乖的歇一會罷。」

這時殷太太親自捧着一碗熱騰騰的稀飯走進來，輕聲問道：

「怎麼樣？」

「情形很好，說話十分清楚。我也輕聲的答着。」

殷太太點點頭，用茶匙慢慢的喂給她吃。她不像以前那樣的拒絕，很柔順的一口一口吃着，眼睛望着她的繼母望了一會，說道：

「媽媽愛我！」

殷太太撫慰着她，仍是一匙一匙的把稀飯倒在她的小嘴裡去。她

滿着淚水說道：

「我捨不得離開媽媽！」

殷太太幾乎掉下淚來，說道：

「黑珠，我的寶！不要想旁的呀，媽媽祇有你了。」

「媽媽不必難過，我現在覺得很快活哩。」

天色漸漸的暗下來，一羣羣的烏鴉呱呱的在天空中飛過，顯得二

陣淒涼。

她靜靜的臥在床上，兩手放在薄被外面，她忽然說道：

「媽媽，舒哥哥，我要回家了。」

我聽了不覺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戰。她又說道：

「舒哥哥，你把燈捻亮，我要在光明中回家去！」

我扭亮電燈時，看見她已經安靜恬然的死去了。

黑珠此刻一定已經和她的爹媽，她的大帥團聚在一起了。我說給

的一顆聖潔的小靈魂永在，我祝她平安。

人間

梁 翰

晚餐以後，我們聚集在新從大學法律系畢業，剛剛在公寓門前歷上明亮的律師事務所的銅牌那個叫做鄭維則的起居間裡，這人異常喜愛清談，彷彿時時刻刻都在訓練着自己底吃飯的本領。但是倒楣的却是自從開業以來，六個月間沒有一個人踏進他底事務所裡來。

「對於我自己底才能，」他向我誇大地吹噓着：「我有堅固的自信……祇要有一件案子交到我底手裡，我就可以保證他絕對勝訴！」

「大言不慚！」劉北炎，一個二十四歲的醫學生，向他做一個鬼臉，攻擊道：「蚊蠅才是自認為有自知之明的！」

鄭維則並沒有理他，扯着我底手臂，高聲自負地說：

「這裡有一個警喻，你將一架水力發電機放在地窖裏，牠能顯示給你什麼呢！——在中國有許多事情，完全如此，可能有許多優秀的政治家，他們在地窖內終此一生，發生着相反的作用！……」

「懷才不遇……」書記官姜文章嘆息着：「這是無法的事，千古遺恨，千古遺恨！」他說，開始把他底雪白的串綢小衫對襟解開，坦露着他底瘦弱的胸膛，以及歷歷可數的肋骨。用扇子搵着。這傢

伙三十五歲，說話時喜歡用舌頭抵住腮裡，做一種害羞似的神情，字寫得很好，比起清朝殿試的卷子，差不了許多。他以為自己唯一的缺欠，一種終生的遺憾，就是不會說日本話，彷彿爲了這個，他無時不在苦惱着自己。

「假使我是會話的，我就可以扶搖直上，不成問題……你們看吧，多少個年輕的——乳毛未退的小伙子，都巴結上去，而且弄來許多錢，生活舒服——並且理直氣壯，毫無顧慮！憑什麼生活不該舒服一點呢……二百五十元的書記官，住這樣公寓，爲了面子好看，我的天，現在每個……可惜，我已經晚了，怎麼弄，也記不住啊哪……亂七八糟！他們底世界，我是被輕視，認爲無足輕重的廢物，當面咒罵我，我也不明白呢！」

這一套牢騷，別人已經聽慣了。沒人理他，他自己用手拭着修羅得很光潔的面頰，喃喃自語道：

「用點什麼方法能弄到一筆錢呢？而且……」

這時候，他底強健而有禮貌的太太，推開門走進來了，她別微笑向我們打着招呼，穿得很漂亮，恰像一位省長公館裡出來的貴夫人，

穿着她每逢出門才穿的紅色長衫，二十七歲，看來却年青得多。但這樣貴重的衣料，她僅有這一件。這樣鮮艷的顏色配合着她底淡紅色的赤裸着的足和腿，使得醫學生彷彿吃了一驚似的，有點迷惑，向她底極其豐滿的身體上，注視了好久，然後輕聲嘆了一口氣。

她底丈夫有點慌張，又有點驕傲地陪她出去了。女人笑着，慵倦而且嬌貴。顯示着一種並非造作的美麗與端莊。

「這是一種不幸！」律師鄒維則對我惋惜似的說：「這兩個人，完全不配！就是說——不均衡！一個太美麗，而一個太不美麗。我們底書記官將要從天秤上跌下來了，我想。」

一個報紙的編輯——徐穎初，同意了這話，他點點頭，說道：

「對於一個女人，你必須是一個強有力者，無論在——肉體上，或者在金錢上……那樣你才能征服她底百分之八十，……而書記官，兩者全沒有——瘦弱而貧窮！」

「請問其餘的百分之二十，乃是……」醫學生插嘴問道。

「那是，」編輯沉吟道：「無論是上帝或是英雄所不能征服的，怎麼說呢，一種微妙地，千變萬化的，靈魂深處所隱藏着的物件，我不知道應該管這個叫做什麼，牽強一點說，我只好稱牠為人性，或者本能……其實這是不切貼的！」

「女人把男子全部征服以後，立刻，把他擄到南牆上去了，毫不顧惜。……」

「也許是的，」劉北炎懷疑的說：「我還沒有經過女人，然而你是說得過於苛薄了一點。」

「大學生的課程就是學習怎樣得到女人，生活在女人羣裡的，而你就是沒經過過女人，真是欺人！」鄒維則向他報復了：「不過你是手段低劣而笨拙，你曾經寫過一百封求愛的信，而從未得到那個叫王秀蘭的女人一次顧盼！真是，如今……你却坐在這裡自欺欺人！」

劉北炎把他底紅領帶結好，氣惱地站立起來，一直衝到門前，拉

開門，走出去了。

「如果你底精力僅僅能夠對付一個女人，那你就千萬不要弄個女人來！」編輯先生每逢觸到女人這一個話題時，言語就滔滔不絕起來，這種原故，就是因為他吃過苦頭。他接着說，他底細小的眼睛在玳瑁鏡架的近視鏡片後面映着，把腳放在圓桌上，做着手勢，他底低矮的鼻梁和寬大的下巴，令人可笑，因為他過於嚴肅了的原故，這面孔反而變成滑稽。他說：

「人生是什麼？男人與女人——他們底關係用金錢維繫着！祇此而已。」

他底話剛才說完，那個大學生劉北炎很快地推開門，露出了他底光亮的油髮，聲音有點顫微的說道：

「李小姐來了，我在甬道上碰見她！」

律師從他底沙發上跳了起來，但是，並沒有人進來，他裝做若無其事的坐了下來，憤然說道：

「多麼無謂的玩笑！」

然而，立刻從門外邊飄進鈴一樣的笑聲，一個女人走進來了，她樸素而俏麗，有着同書記官夫人同等的健壯，我第一次見着她。

「沈揚先生，」律師為我們介紹着，像開玩笑似的：「一個出奇的閑漢。這位是表妹李舒若……啤酒好呢，還是汽水？」

李舒若沒有回答他，劉北炎口吃似的說道：

「啤酒好一點，我想。」他底身體，在漂亮的米色西裝下面，輕微地顫抖着。

「性神經衰弱，」我斷定他。

編輯徐穎初像是害怕而又戀戀不捨的站立起來，拿起他底草帽，說：

「我該上我底夜班去了，這浪費生命的職業！」悄然的走了出去。

代替了他的，是那個代理萬全人壽保險公司的經理兼跑外，像一個大皮球一般的滾了進來，喘喘着，叫着：

「熱得要命，有這麼熱的天氣嗎，老天！」隨即動手把他底白襯衫解開，脫了下來，很費力地坐在窗台上，汗珠在他底圓肥的面孔上滾着。

站在窗邊，這個龐大的都市，在我底眼底騷動着。灰色的天主教堂的尖頂，矗立在晚風之中，被落日的光輝照射着，染成紫色，電線交織在時刻變幻着的天空上，雲片遲緩地移動着。

從我背後響起了李舒若底朗朗的聲音，她說：

「你們看，這張報紙上面，寫了些什麼呀？男子的擇偶方法；西紅柿的營養價值；一個無恥的遺少談鴉片；老譚和小譚；慈禧太后的秘聞；賽金花的艷史……漂白粉製法，諸如此類——這是我們底全部文武！」

一使我驚異的乃是她底語調並沒有一點諷刺的意味，說得極其平靜。

茶房把一杯啤酒放在她底手裏，她呷了一口，然後說：

「律師先生，對於這個——眼前這一切，你有着怎樣的見解？」

「我已經厭倦了，」律師先生回答，裝做鄭重其事的樣子，然而我分明看出來他是撒謊，他用手指輕輕的搔着頭髮噁噁說：「一時的停滯狀態……」

李舒若同意了這話，她雙手撫摸着自已底膝蓋說道：

「不錯，或者說是歷史的現象，人們是昏亂而且惶惑！有的是無聊而膽小，閉目縮頭，有的是無恥而愛錢，不管以後！前者毫無用處，這裡有一句最恰當的俗語贈給他們：造錢機器！」

後者有害——刀刃上紙血裏！」然後站立起來，挺着胸脯，兩手向後擺着她底辮子一樣的長髮，自嘲地說：

「我們是自己認爲了不起，其實是無所適從，庸俗而且困惑！」

「我們永遠也不能夠認清自己……」醫學生藉然地說。他顯然很掃興。

天色黑暗下來，萬千燈火輝耀在夜空裡，紅的，黃的，藍的，紫色的霓虹光閃動在高大的建築物的尖頂上，夜從窗戶流進來，跑外把雷燈扭開，對於這種談話，他不見得比律師或醫學生的興味更多些。

「李小姐，您好像特別喜歡發議論，」他嘻皮笑臉的說道：「但是說說能怎樣呢？仍然是外甥打燈籠，」他自己以爲話說得滿俏皮，很得意地把他底兩隻胖臂張開：「這是不容易改變的，我們最好不管這些，它是全國的事情……一種命運！」

「好像祇有溫度表升到三十度的時候，對於你這種人才是有影響的！……它使你出汗而已！」

這句話意外的反而使那位「人壽跑外」引爲知己一般地揚聲大笑起來，並且用雙手擦着屁股，他說：

「說得真不錯，我就是這種樂天家……絕對達觀！」於是蹣跚地把椅子拉到桌邊，用鼻音嘆道：

「來八圈，」於是把桌上的酒瓶放在地下，將牌牌傾倒在桌上了。

藉了這當兒，我向他們告辭，走回我自己的屋子。躺在床上休息一下，那淺藍色的燈光，使我感到了異常地沉悶，心焦灼而不安。忽然，有人叩門，接着，走進來了。這人是書記官夫人。她穿一件白色的家常服，袖子短得等於沒有一樣，把她底粗的圓潤的胳膊露着，也同樣的裸露着腿和腳，穿着一雙白色拖鞋，我想她是方才洗浴過，由她底身散着高級肥皂的香味。

「我來過三四次了，你都不在，」她說。她底聲調是和她底身體相稱的，也是豐滿而且充滿着魅惑：「我有一件事情求你，並且希望我們合作！」她說着，坐在大椅上，把她底腿毫無顧忌地伸得很遠，並且將腳從拖鞋裡面拿出來，放在它上面。

「我得到一點錢，」她說：「預備經營一件買賣，但是缺乏一個經理人，我想你是最合適的一個，報酬不成問題，」她說得很快，彷彿我早已同意了似的，她高興地而又撒嬌似地說：「你正好沒有職業，我們互相援助一下。我底資本不多，而你對於別的買賣是外行，所以我決定開一個書店！你還有別的條件嗎？」但是她沒有等待我底回答，就決定地說：「我想你是沒有異議，以後我們隨時討論，提出你底要求，我都能使你滿意，那麼，明天你來！」她站立起來，坐到我底牀邊，對我囑咐道：「這事情我請你對我底丈夫保守秘密，你不能使他知道關於這事的一分一毫，怎麼樣？」

我答應了她，於是她拉開門，對我說：

「打擾你睡眠，明天，你來吧，說你底意見！」

一個星期以後，很順利地從一個商人手中把一家書店全都倒過來了。於是裝修門面，修理內部，一切都遵照着書記官夫人底意思，她把小窗都改成高大地玻璃窗，把外面的牆壁塗成天藍色，屋頂是塗着一種明亮的藍色的。她起一個名子，叫做「讀者書店」。在玻璃窗前面，我放了兩盆高大的花，她買了三隻沙發和一張圓桌，以及一合美麗的燈，置在花前。在書店後面有三間屋子，其一是倉庫，另外兩間作爲我底臥室。於是，一切就緒了。夜里，我遵守書記官夫人的約定到「蒲維揚公寓」去，書記官不愉快地接待了我，他彷彿頗於懊惱的樣子，仍然穿着他那一身雪白地串綢褲褂，坐在藤椅上面，對我說：

「我要找民房來住，但是，我底天爺，人們像螞蟻一樣，把所有房子的都佔滿了，而我們沒處住，住公寓，這很壞，浪費金錢而且吵鬧，我不像他們當翻譯的人，一個月能弄到手多少錢……」接着，他叫道：

「蓮蒂，拿來一杯西瓜水給客人！」女人從臥室裡出來，神情慵倦，彷彿正在睡覺的樣子，對着我極其客氣的鞠躬，把一個紫色玻璃

杯交給我。西瓜水沁涼而甘美。

姜文章把桌上的一疊紙拿起來，用力而又憤恨地撕碎了，散在地上，對着我叫道：

「不但沒有得過一次，即使得了，也許將够補償二年以來的損失！」這麼一來我才明白他不愉快的原因。

「二十元，」他無助地嘆息起來：「彩票，有多少人因之發財了我却不行，現在，二十元錢撕成碎紙了」。

叫做蓮蒂的書記官夫人，看着她底丈夫微笑着說：

「他永遠被金錢苦惱着，」姜文章底瘦弱地身體在藤椅裡蠕動着：

「憑什麼不把生活過得好一點呢？而且我不願意在別人面前顯得太寒酸，被他們瞧不起……」他困難地呼吸着，還說。

蓮蒂保持着她底微笑，對於這個，並沒有說什麼，而這種微笑裡面所隱藏着的意義，是非常難解的。她把桌上的電扇打開，然後伸長着腰肢，打一個哈欠，坐在船椅上，隨後就倒臥下去了。

「爲了蓮蒂」，姜文章說：「我也必須使她滿意生活，不令她感到困苦，況且，我底妻子是美麗極了，也賢慧極了。」他低聲而幸福地向我說，聲音被電扇的聲響隔住，我想它並沒有傳到他底假寐着的妻子底耳朵裡。

「你應該去了，不是九點鐘的時候有一個宴會嗎？」妻子大聲說，從船椅上直坐起來。

他站起來，做妻子的人爲他拿過來大褂，他嘆息道：

「一些討厭的應酬，然而你祇要活着，你就必須應酬，不然……飯碗！」於是向我點一下頭說道：

「你少坐一會」，很冷淡。但是對於他底太太，他抱歉似地微笑着，並且柔聲說：

「你要吃什麼東西嗎？回來時帶給你……」彷彿是跟一個小孩子

說話一樣。

他底太太，向他要求一瓶菓子露，他很高興地推開門走出去了。

「我底丈夫，就是這樣，你不覺得可笑嗎？……他永遠把我做小孩子看待！」蓮蒂說，蹙着眉頭，無可如何地笑着。「他是一個平庸而又無能的人，但是有點食慾，我覺得；不過，這是人類的天性，然而他無能，無能使他自己如願以償——並且滿足他底妻子，所以他祇好永遠陷在苦惱裡面！」

這時我忽然想起編輯徐穎初對我說過的話：

「書記官——一個悲劇的存在！」

這時候，李舒若和編輯徐穎初一同走進來了。編輯一見了我在這里，就有點忸怩不安起來。他抱歉似地對我笑了一笑，就坐在沙發上了：

「聽說你從這兒搬出去了，」他說：「那麼你現在哪兒呢？」我對他說我在經營着一家書店，他遲疑了一會兒，拍手說：

「那麼我買書只少可以打一個七折了！」蓮蒂夫人在這時候，正熱烈地挽着李舒若底手臂，高聲說：

「妳越來越漂亮，李小姐，……可是律師和醫學士怎麼沒來呢，還有那個「人壽皮球」，他是到處滾滾來滾去的呀……」然後放縱地大笑起來，把我們底談話完全打斷了。

「看見妳」，李舒若矜持地說：「使我想起了小說裡面的貴婦，妳彷彿是一個伯爵夫人……」立刻她底清越地笑聲，把這間房子灌滿了：

「李小姐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編輯說：「它發表在我編的報紙上」，他從衣袋裡把一張折疊着的報紙拿出來，展開，指點給我，這是一頁婦女專刊，那上面赫然印刷着李舒若底名子，那題目是：

「婦女底真正解放」

我還沒有讀下去，徐穎初就對我讚歎道：

「真是一篇傑出的文章！」

「我讀過了，在今天早報上」蓮蒂說：「李小姐有一個卓越的見解，她以為生殖是女人底神聖而偉大的任務！這是不同流俗的。」她沉思一會，又說：「所謂真正的解放到底是什麼呢，問我自己吧！」

「那文章其實是毫無意義的，」李舒若說：「並且沒有用處，我們底婦女拿起報紙來是爲了讀電影廣告！」

「人們真是愚昧，但是自作聰明，」編輯先生嘆息着，把他底闊大的下巴伸得很長：「他們沾沾自喜的以爲自己生活得非常聰明，我有兩個私立大學生的朋友，他們讀着一般腐爛的拿寫小說吃飯的那幾個「名人」的小說，由一家電影院出來進另一家電影院，吃冰激凌，男女互相追逐，他們一點也不使用腦子，一點不思索……」

「而我們自己做了些什麼呀？我們只是等待！軟弱無力地等待！」李舒若說，在她底不施脂粉的光潤地面頰上，無可奈何地微笑着。

忽然醫學生像是從地裡升出來的似地，立在我們當中了，他面色蒼白，在他底淺灰色襯衣領上繫一條顏色鮮紅的領帶，頹然地坐在我底身傍。書記官夫人看了這神氣，不禁大笑了起來，他很窘，對我解釋着他昨夜失眠的原因，他說他是在解剖教室裏動手解剖了一具屍體的。

他敘述着那屍體是如何醜惡，倘不是立在研究學術的立場，他是連看也不敢的。接着他就讚美造物主底偉大的神奇的力量，因爲他把人類製成如此巧妙地機械。他拭着額上的汗珠倚在長椅的扶手上，他底手帕是天藍色而交織着金紅色的圖案的。

十點鐘，我們告辭了，但是醫學生自己仍然留在那裏，蓮蒂夫人送我們出來時，她悄悄的對我說：

「那個傢伙每天都來，並且坐得很久，你看他用什麼眼色看我！」她一邊說一邊輕聲笑了起來，這樣說我想起來前兩三日醫學生對我說過的話，他說：

「我們必須在一個三十歲的婦人身上發現女性美，因為女人到三十歲才發育到最豐滿，全身充滿着魅惑，令人發生肉慾地的感覺……」於是她笑了。

途中，編輯和我同道，他對醫學極其不滿地批評了好久，他說他是「典型的沒落社會的產物，蒼白的公子哥兒！」

「近來我發現，」他說：「李舒若走到那兒，劉北炎也走到那兒，總之，他追逐着她！」走到什字街的時候，他仍在憤懣地攻擊着醫學生，一直到他底寓所門前，他像忽然想起來似地說：

「我這兒有你底一冊蘇魯知語錄，你進來取嗎？」但隨後他又說：「那麼你等在這兒吧，我從窗戶扔給你！」

於是我等在那裡，一會，他底窗戶亮了，他把頭伸出來，將那本書拋在我的懷裡，含糊地叫一聲：「再見！」隨後他底藍光的電燈，熄滅了。

我底書店正在燈光輝煌，但是已經沒有一個買書的客人了。有一個穿襯衫的人，坐在窗前的沙發上，翻一本書，我的那個叫做秦日新的十七歲的店員陪着他。

「我的哥哥，」秦日新站起來對我說：「他是來看我的！」

這人很沒有禮貌的對我點點頭，有二十三四歲，他的臉色傲慢，彷彿故意表示出一點特色；與凡人不同。

「你們這里很清潔，而且景書店，」他傍若無人地繼續着和他底弟弟的談話：「你應該要求經理允許你讀書，」他看了我一眼，笑一笑，又重複道：「這里很清潔，很好比別處不同，這樣學徒是很幸福的！」然後他向我點點頭，走出去了。他細瘦而高，頭髮蓬鬆着，短而枯黃。

秦日新對我不安地抱歉似地笑着，並且解釋道：

「他向來就是這樣的，不是傲慢，是有點不懂禮貌，你應該原諒他，他僅僅是一個公共汽車的司機……但是他是一個好人！」停了一

會，他把他底保證書交給我，他底保證人是韓蓮蒂；但是他却一點也不知道韓蓮蒂乃是這書店的財東，因為在官廳登記，請求許可，以及商業上的來往，完全使用我底名義。

有一天，書記官夫人來了，她看見書店內客人擁擠着，自己微微一笑，一直走進後面我的臥室裡，對我說

「我們的營業真好，」午後的陽光射進屋裡，把屋子照得極其明亮，她走過去，把紗窗前面的窗簾放下來，叫着熱：

「已經是秋天了，天氣仍舊熱得要命……這屋子太小了，不是嗎？我太胖了一點，我怕熱！」她說着，用扇子搧着，我看見她底豐盈地身體被緊裹在白色網衫裡，並且乳房高聳着。她笑了，對我說：

「醫學生是大膽的傢伙，一個色情狂，他敢向我求愛呢，」她不能抑制地笑着，繼續道：「以前，他每天都到我們那兒去坐了好很久，不肯離開，文章在家的時候，他的神色就很高興，鬱鬱寡歡，否則他就敢於大胆地貪婪地看我，」她像是敘述着別人衣事情似地說着：「有一天，下午，天氣像今天這樣燥熱，令人出不來氣，我一個在臥室裡，衣服穿得很少……忽然，他來了，坐在我底對面，默默地對我端詳了好久，突然他底面孔紅漲起來，輕輕顫動着……他是這樣不善於抑制自己，立刻，他伏在地板上，抱住了我的腳，叫着：這麼美，這麼美，然後像個傻子似地叫我愛他……」她縱聲大笑起來了，我完全驚異於她如此不檢點地不當做一回事，毫不害羞的敘述。

「一個可憐的人，」她最後下評語道：「但是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給我的丈夫，現在他仍然到公寓裡去……一個學醫的人，無怪其然的！」

臨去時，她把秦日新叫去了，晚飯以後，他撿了一個很大的紙包回來，對我說：

「姜太太我把這包東西暫存在這兒的倉庫裡，可以嗎？」我答應了他。紙包包紮得很緊密，秦日新把他扔在倉庫裡，並把

門鎖上了。

很久，我沒有遇見律師鄭維則了，一天夜間，他到我這兒來，並且借了三個女人，她們底腦子彷彿完全是用在化粧上面的，她們用一些高級的法國化粧品，把顏面塗染得極其嬌麗，而且潤澤。她們穿一種裸露全部腳趾的鞋，而且把腳爪染成紅色，很不客氣地坐在我底沙發上了，像是沙發搔癢了她們似地立刻一齊莫明其妙地笑了起來，並且掩着嘴，每人都握有一條顏色鮮艷的手帕。

「書很多，」律師說：「屋子清潔而漂亮，」他稱讚道：「最理想的職業老沈，你是了不起的！」他在屋子裡走了一周，觀察着書架上的書籍。後來，他立在我後面，叩着我的肩頭，說：

「有一件事徵求你同意，」從口袋裡扯出一張紙來遞給我，那上面寫着：

本書店特聘請大律師鄭維則先生為本店常年法律顧問，此啟。

「謝謝你，廣告費自然由我出！」他輕聲說：「怎麼，你有點看不慣那三個嗎，三個有名的小姐，驚人美麗，生活太嚴肅了，容易得病的，而且她們並不壞……」他咕噥着，預備走的時候，一個女人嘴上一顆人工痣的，立刻站起迎上來，把裸臂插進他衣臂灣裡，另一個把一冊新到的 *The Lively* 雜誌拿在手裡，隨隨便便地走開了。

「二毛美金——一元九角錢，想不到的損失！」秦日新笑着對他底司機哥說。司機把他底眼皮抬得很高，向我問道：

「她們難道很懂得外國文嗎？」

我告訴了他那是一種虧報，那上面專門刊登明星照片的。他點點頭，坐在沙發的扶手上，發揮道：

「一羣寄生在資本主義的腐爛的屍體上的病菌！她們想盡了方法荒淫，未享樂最後的生命——一切都與她們了無關係，一種他媽的擦胭脂粉行屍走肉！」

他嘶叫着，我把他按在沙發上，叫他安靜一點。

「這些少爺小姐們，世界變到什麼地步，居然對他們沒有一點影響！因為他們底父親仍然可以由誰的手裡拿到錢的！」他說，用拳擊一下玻璃桌面：「唯有我們——工人和農夫才是真正的中國人，與祖國共命運！」

司機是一個質樸而有點魯莽的年輕人，喜歡昂着頭走路，彷彿連誰也瞧不起的樣子，他發完了一陣議論之後，要一杯涼水喝了，然後跳起來，走了出去。秦日新打了一個哈欠，把門外的電燈關滅了上了板窗，關上店門。然後坐在我底對面，要求我對他講解一本書，他把疑難之點抄到一個紅格本上。

星期日，午前，我到「蒲維揚公寓」裏去，書記官姜文章正捧着一本書練習發音，那神氣是極其用心的。

「我們必須眼光遠大一點，」他看見我就說：「這是非學不可的！」

蓮蒂看了我笑了一笑，她對我說：

「午後，我到你的書店裡去！」

我去看律師時，他正在屋子裡挾着那個畫着紅色腳爪的女人，練習跳舞，下午，我坐在書店裏，看見律師作的故事已經登在報紙上了，用大字印着赫然地「大律師鄭維則」字樣。

書記官夫人來的時候，又携來一包東西，存放在倉庫裡。她神色不太好，對我說：

「我底丈夫被法院用電話叫去了，你知道，他是在法院做事的。」

黃昏的時候，我接着她底電話，她說：

「文章是因爲受賄的原故，被投獄了。我想那並不是小數目……可憐的人，他是不顧一切地弄錢的……」

夜里，「人壽皮球」滾到我的底書店裡來了，他一邊喘氣着，一邊向我敘述姜文章書記官被投獄的事實；反來覆去地說了許久，後來他要了一杯冰水喝。忽然他像發現了奇蹟一般地，向我嘻皮笑臉地說：

「編輯換了，一個又響又脆的嘴巴！這事有趣得很……他在律師底房間裡向李舒若求愛，我進去的時候，他正跪在李舒若底脚下，恰當其時，他換了一個嘴巴！」於是他大笑，終於他呻吟起來，透不過氣來了。

就在第二日，李舒若向我告辭來了，並且要求我在她要去的地方，爲她介紹幾個朋友。

「我再也不願意等待下去了，你說我不是應該去追尋嗎？」她說：「我本不該，以前太耽於空想了。我記得誰說過這話：生活是一匹劣馬，你必須駕馭它，否則，它就會狂奔起來，不知把你載到什麼地方去，或者把你從背上拋下來！……這地方的人民，完全萎縮了，他們極力把自己隱藏起來，或是要縮得極小極小，不知怎樣才是！他們是白痴，然而他們還悔恨自己爲什麼不是白痴！……我是南方人，如今很厲害地想家！南方是個美麗的地方！」她說着，她底語調裡充滿着憂鬱。當我問到編輯的時候，她祇說：「我討厭他！一個不認識自己的人！」

她走了以後，公共汽車的司機對我說：

「她真會說，可是也不過是善於空談而已，但却確是一位美麗的小姐，很少有的。」一邊從書架上把書拿出來，又放進去。當秦日新不在屋子裡的時候，他對我悄聲說：

「你看一下！韓蓮蒂太太存的東西是什麼秦日新對我說過……」

晚間，飯後，我才把他這話記起來，於是開了倉庫的門，解開那兩個沉重地包裹，我發現是兩包鴉片烟土。一種奇異地香氣噴散出來。於是我立刻到「蒲維揚公寓」裡去，她正在家，穿着一種上下兩身寬的大鮮紫色襪衣，在衣邊上鑲着白而精緻的花邊，正立在衣櫥前邊，愉快地輕唱着歌曲，一邊把一束新買來的花插在花瓶裏。她讓我坐下，就說：

「文章的事毫無問題，我已向法院的有力者身上花錢了，很快地

可以保釋，總之金錢就是一切！但是，我很痛苦，」她坐在藤椅上，把手伸進寬闊的衣袖裡面，撫摸着自己底臂膀：「我想在他出獄以後就離婚，」她看我一下，才說：「我自己也不知爲什麼，你不要問，……」

我並沒問這個。我向她質問了關於鴉片烟土的事。她安靜地向我笑了，若無其事地說：

「不要大驚小怪！這沒有什麼出奇的，和別人一樣，爲了要好生活的緣故，……」她微笑着：「不過我可以把那東西取出來，以前，是因爲放在書店裡安全些……關於這個，你或許要表示你的輕蔑嗎，」

三天以後，她把兩包鴉片烟土取走，同時她對我安靜地說：

「文章已經保釋了，而我呢，已從「蒲維揚公寓」搬了出來。這就是說：我們離婚了！」她說着，臉上有一種心安理得的表情，又彷彿一個大病新癒的人，她軟弱而欣慰。

「書店越發興隆了，」她滿足地笑着：「一個出色的經理人，你真是。」

臨去時，她向我告訴了她底住所，並且附加道：

你看見姜文章的時候，絕對不許說我底住處……那樣是不太好的！」

但是以後我並沒有見着姜文章，聽與他同住一個公寓的律師對我說，書記官已經把他底職務辭去了。每天出去，無論遇見誰，都打聽他底夫人的消息，常常自己哭泣起來，像失魂落魄一樣。

「並且他們沒有經過法律上的手續！」律師說：「書記官過於愚淺，也過於可憐一點。」接着他就說姜文章給了他底太三千元錢，常常自己嚷着：「那怎麼够她花呢？她僅僅有那麼一點錢！」

「失去太大的書記官老爺，將要瘋狂了，怪可憐的！……」律師

嘆息着，其實他是幸災樂禍的，他把兩隻穿着漆皮鞋的脚放在小椅上，故意裝做一種疲倦的神氣，說道：「我太忙了，應酬太多……」

這時我才記起來，在最近的小報上常常見着他底名字，稱之爲「本市聞人」或是「市內名流」。他極有手段，不知用什麼方法擠進名流之林去了，他敘述着他曾經在那一位達官的宅裡遇見了怎樣的事情在那一位名流的府上看見了那一個有名的坤伶，並且他怎樣代表民間出席一個什麼大會。他話語調並不顯出誇耀，反而故意裝作不耐煩的樣子：

「爲了應付環境，不得不如此，也是生活……」

他接着說：

「表妹李舒若明天夜車走，明天午後六點，我發起爲她餞行，你來吧！」

錢行席上還有兩個我所不認識的人，律師滔滔不絕地高聲談論着。其中有一個人向我詢問醫學生的事情。

他回答道：

「那個傢伙自從戀愛不成功以後，就逃起窩子來了，差不多每夜都宿在妓館裡邊，終於他底醫學知識竟不能幫助他預防疾病，現在患了極重的梅毒，入花柳病院了！」

李舒若神采飛揚，顯出來她極其興奮，她一邊喝着酒，一邊不斷地說着：「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我將要看見那滿山遍野的桑林茶樹，縱橫交織的纒細的河流，還有那南方的太陽！」

「可其現在在埋葬在砲火下面！」律師冷淡地說。

「我也要看那砲火……」

接着他們爭辯起來了。結果不歡而散，後來只剩下我一個人送她到車站上。星星在深藍的天空上閃動，初秋的夜晚帶着涼意。在月台上候車的時候，她對我說：

「一些舊時代的肥料！麻木而無知覺……」

火車開行了，她立在車門邊，對我揮手，風把她底長髮吹散，火車加快速度，向黑夜中突進了。

我想：「祝福你，要獲得真正的生活的人！」

正是夜裡十點鐘，我懷着一種欣悅的心情回家。在經過編輯徐穎初底屋子時，我決定進去看一看他。他穿一件睡衣，躺在長椅上面，就着牀旁小几上的藍罩燈讀一本書，我就向他報告李舒若走了的事。他搖搖頭，做出一種輕蔑的表情，他說：

「不過是浪漫罷了，沒有什麼，年輕，好奇，吃一點苦，碰着點失望，就洩氣了，不過是虛榮而已，況且，女人們是對於什麼都不持久的。李舒若是比別的女孩子聰明些，大膽些。遇見困難的時候，那就祇會哭笑了吧……」

「女人是非常難解的，但是我明白得多一些，」他想了一想忽然憤然地說：「你太尊敬她們是不成的！」

我知道他氣憤的原故，就阻止他。並且要他和我一起去臨臨著記官姜文章。姜文章正躺在床上，非常沒有精神，剃唐瘦弱，眼皮紅腫，在說話的時候聲音細弱無力。

「你們知道蓮蒂底消息，就應該告訴我！」

「不知道」，編輯回答：「對於女人，叫她願意怎的就怎的吧，她們完全是忘恩負義的……」

我看見姜文章底臉色漸漸變了，蒼白起來。

「不知跑道那兒去，跟誰結婚了呢」編輯繼續着：「女人就是這纒的東西……」突然書記官叫了一聲，拿起小桌上的暖瓶向着編輯擲去，編輯大吃一驚，趕緊結束了他底宏論，跑出去了。書記官跳下床來，繞屋跑着流着眼淚，叫着他底夫人的名子……

在室外，茶房告訴我們：

又犯病了，一天總得兩三次！

用電話請來我底，一個醫生朋友，對他說了病原，然後就把病人交給她，我們走了。編輯在路上惱怒地罵着：

「這個瘋子傻瓜，又瘋又傻，又混蛋！」一直罵到我們分手的時候為止。

幾天以後，我底書店被查封了，說是有販賣烟土的嫌疑。但是過一星期，我從門前經過時，書店却正開着。秦日新看見我跑了出來，他說查抄的事情，不過是韓蓮蒂小地變一回戲法而已，她因為她底丈夫的請求這麼做的，而現在的經理則是她底丈夫底弟弟。

「韓蓮蒂現在底丈夫是一個身材高大，體格健壯，像一個野牛一樣的東西……是好幾個大公司的股東。」秦日新對我這麼說了。

書記官是極重的神經病，醫學生是花柳病，編輯徐穎初依舊屬女人亂發議論，律師鄭維則則是詩酒風流，越發的成爲了聞人全市聞名了，並且辦着慈善事業：而公共汽車的司機怎樣了呢？

「因為他性質粗暴，並且胡亂說話，有一天在大街被人家繫走了。」秦日新憂愁地對我說。

後來我聽說韓蓮蒂底新丈夫最善於虐待妻子，韓蓮蒂却是恭順地

忍受着一切慮遇……。

八月三十日，三十。病中。

鼠瘡癩癧丸

破立即消 化已破爛 流膿流水 或生管子 外疔疔口 抹上敷貼 任時物一
概不用 藥酒此丸 服下保長 肉收平惟 此丸專治 疥癩瘡毒 疥癩瘡毒 疥癩瘡毒 疥癩瘡毒
白濁 淋病 遺精 夢泄 疝氣 痔瘡 脫肛 婦女經閉 崩漏 帶下 產後血暈 胎前產後 諸症 均有 奇效
付二十元 函購郵費 五角 姚保森 大夫 啓事 凡患 鼠瘡 癩癧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同德堂 藥房 經理 姚保森 大夫 啓事 凡患 鼠瘡 癩癧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市場 濟南 經二路 同德堂 藥房 經理 姚保森 大夫 啓事 凡患 鼠瘡 癩癧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藥房 濟南 經二路 同德堂 藥房 經理 姚保森 大夫 啓事 凡患 鼠瘡 癩癧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鐘樓前 興隆 藥房 經理 姚保森 大夫 啓事 凡患 鼠瘡 癩癧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托關親朋 友和 本報 廣告 凡患 鼠瘡 癩癧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疥癩 瘡毒

華北唯一婦女美術綜合雜誌

新光雜誌 (每月十日出版)

選材優美 精湛是家庭良好讀物

定價 五角 全年 六元

社址：北京西單牌樓西二條胡同八號

歡迎直接閱·郵遞迅速！

繼承法

平遠

時間彷彿是臘月二十四五，大約夜裡三四點鐘左右，月亮已經大歪西了：這正是人們寧睡的分。吳家村的街頭巷尾裡，除了風吹樹木之聲外，寂靜的幾乎沒有半點聲息。

忽然一陣大吠聲，彷彿是從村東李家胡同發出的。接着有三個人影貼着牆自北往南移動。對着影子便是三個穿青衣短打的人，頭上各人都蒙了一塊黑紗布，把整個的臉包了起來，蹣跚的往南走去；走幾步就停下來聽一聽，若有什麼「所懼」似的。這三人中有兩個高個，一個比較矮一些。兩個高個中，有一個嗓子異常的粗暴：老大——用手輕輕的照着那個矮一些的——老三膀子上敲了一下。……

「三弟……」

不知說了些什麼，只聽的沙沙的一長一短的作響，如同放屁放到沙土裡，那臭氣受到沙子的阻力而發出一種細碎而起，仆不平的響音。

老三把頭低下，沉思了半天，彷彿在踴躍什麼似的，忽然擱起了臉，似乎含怒的樣子——

「管他的，這年頭，只要有法弄錢，便是英雄好漢，管他傷天理不傷天理，嬌子不嬌子；當年我們在一個鍋裏摸子子時候，我那時不過七八歲，她天天打我，有東西老是忘不了給他自己的兒子——祿兒——吃；至於我，那就只有饑的咽唾沫了；你想這是何等「不共戴天」之云呢！所以我想曹操的話——「寧使我負人，勿使人負我」——是對的

；——唯其這樣，才真正是一個英雄應有的氣概。

老二趕前一步，插嘴說——

「自我看來，三弟說的甚是不錯；咱們江湖上的好漢，正應該不受那「禮義廉恥」的臭詞所束縛的；大哥也不必多事，該辦就辦得了，你可要知道（轉頭向着老大）：前天三弟特意的請的咱們的客；給三弟誤了事，可是你的責任，你要知道：這可是三弟的大——事！可是（又轉頭向着老三）話又說回來了，三弟發了財，要緊可別忘了我們！」

老三：「那還用說嗎？原來咱三人結拜的時候，不就是有福同享，有罪同受麼嗎！只要二位大哥肯出力，那我就感激不盡的了。

月亮漸漸地轉下了地平線，空中漸漸地黑暗起來。路旁的樹杈上，有一隻貓頭鷹，瞪着兩隻黃而且亮的珠球形的眼睛目不轉睛的瞅着他們，似乎有些生氣的樣子。

老三一面用手向路東裡朝西的一個大門指着，一面輕輕的說道：「這就是我嬌子的大門，依我看：咱們不如從南牆角上過，因為那裡的牆被雨淋的塌了半截。

天越來越黑了！——伸手不見掌的黑。他們三人從牆角上輕輕地爬了進去，連個影子也瞧不見。此時，他們脫下鞋來拿着，赤着腳慢慢的向着臥室的窗前去（爲的是怕穿着鞋有響聲）；屋裡沒有半星燈

火。

老三將耳朵貼到窗棧上竊聽了一下，除了兩個人的呼吸外，一點動靜也沒有，轉過頭來又向着老大道：

「大哥！他在炕的裡首裡，他母親在炕的外首裡。」

「是，是。」老大低低的答應着。

由窗向東走，不數尺的距離，便是二門了。老三從身邊掏出了一條鑰匙樣的鐵絲鈎，插入門闕子裡，輕輕的左右的移動；約有四五分鐘的工夫，他又把它抽了出來，用手悄悄的往上提着門門，輕輕地把門推開了，一點聲響也沒有。老二站在天井中張望着，並不進去。

老大從腰中掏出一個弱光手燈一照，果然如同老三所說的一樣，當門右邊靠牆是個大鍋，鍋後便是一個房門。老三又緊走了兩步。用他開二門的法子，將房門撬開。老大一面把燈滅了，一面用脚尖慢慢地順着炕沿往裡走，聽見兩個人呼吸的聲音，彷彿都在一頭。停了一回，仍然沒有動靜。他又舉起燈來輕輕地一閃，果然炕的外首是個婦人頭，炕的裡首是個小孩子的腦袋。按着從左口袋中取出一個黃色的小瓶，抽去塞子，近近的對着婦人的鼻孔；對了幾乎二十分鐘的工夫，又把瓶子重放左口袋裏。又從右口袋裏取出一個綠色的瓶子，也把塞子取下，近近的對着那小孩子的鼻孔。住了半刻的工夫，便聽不見那小孩子的呼吸了。他又把那綠壺復裝到右邊的口袋裡，接着又把他的鞋藏在她炕裡邊的席底下，悄悄的出來了。

「怎麼樣？」老二和老三一齊輕輕的問。

「全得啦！婦人醉了，小孩子死了。」

於是三人輕輕地又沿着舊路爬了出去。

那個棲在枯樹杈上瞪着兩隻黃亮的球形眼睛的貓頭鷹，仍然呆呆的站着；見了他們出來，嘩嘩的叫了一陣，似乎是發出一種冤枉的哀音。

三人一面向北走着，一面嘖咕着，似乎還有沒辦完的事情。

走到李家胡同的北口，三人便分別的散去了。老三便旋了個大圈，回了他在村南的破屋去（這是怕有踪蹟尋）；騎了腳踏車，一颯風似的進了城了。到了東關，找到李小鬼（他的小舅子，是個縣裡衙役的班頭）

見了李小鬼，便把嘴貼到他的耳朵上，低低的，如何如何的說了一遍。

「是，我明白了，可是得設法寫張告『暗殺生子』的呈子！」

「我也正在這樣想，可是沒有人寫。」老三回答說。

「我替你去找王律師，他是個法政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作呈子既佳，口才又好；縱然沒有理由，他也能給你找個理由打贏了官司的，但是……。」

「但是什麼？」老三問。

「但是須要幾個錢請請客，或各處打點打點。」

「須要多少？」

「總得二百洋。」小鬼答。

「啊呀！不少！」

「你要知道，這年頭，物價騰貴，一袋洋麵就得十六元以上，這點錢真不够吃一棹好酒席的；而且你也別看不開事，以致因小失大；你想想，七十二畝地重要，還是二百塊錢重要；再者，你須知道，現在法律上第××條的章程上定着，愛子可以繼承的，你細心的算算賬，這筆錢化的屈不屈；與我全沒有關係，只是怕你事後後悔。」

「內兄說好便好，」老三滿面堆笑的說，「一切從命，」說着從口袋裡取出二百塊錢，遞與李小鬼。

小鬼接錢到手，笑逐顏開：「這錢並不是我用，都分配的有地方的，這五十贈給兩個去拿你婦母的衙役，好叫他們回來好好的替你稟報稟報；這五十贈給王文仁（縣長的二爺），當斷案的時候，好叫他替你加好話；這五十贈給王佩玉（縣太太的丫環），好叫她給你從太

太手中使內勁；剩下的五十塊，給王蓮英（一名狠毒的押婆），等到她（指老三的嫡母）進獄的時候，好叫她設法把她折磨死。大哥！你想此法妙不妙！這官司還有不贏的道理！繼承權還不在咱們哥兒倆手裡握著了嗎？」

「對，對，對。內兄真會辦事；事成，一定大大的請客。」老三喜的心花都開了。

於是兩人一同去找王律師寫了張告「暗殺生子」的呈子。

呈子的大意是：具呈子者張福兒（即老三）因叔父死後，嫡母劉氏老有少心，招結無數無賴，日間夜裡，任意出入，簡而言之，無異暗娼。弟弟（嫡母生）今已十歲，感於其母行爲不正，時發怨言，力勸其母改行；而奸夫某某，聞之大怒，時勸嫡母填之溝壑，不知何事遷延，無願卒未能遂。比聞某某已有思與嫡母結婚之說，料必弟弟爲其累贅，故出此毒策而將弟弟毒死，以絕後患。其姪張福兒感於不平願爲弟弟泉下屈死之魂伸冤出氣，萬望神明的青天大老爺開明察，替天行道……。」

老三將呈子接來前後一讀，只喜的閉不笑嘴了，果然寫的不錯，真能顛倒黑白；也真虧爲××法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接着託了縣長的二爺的面子，當時就把呈子送到縣長的面前。縣長將呈子接來一看，不由的憤氣中燒，拍案稱奇，……

「天下事什麼沒有！竟有這種破滅倫常，傷天害理的勾當。」立即派二名衙役到吳家村李家胡同去捉張劉氏，到堂聽審。

嬌嫩的太陽已昇到一杆子多高了，城中住戶的煙窗裡冒出來縷縷的白煙，輕輕的隨風散了。兩個衙役加快了脚步，不過半點來鐘的工夫已到了吳家村了（因吳家村在城南只八九里的距離，找了劉莊長和孫地方一同去綁張劉氏。

張劉氏早晨起來小解，便覺得腦子發暈，與平常大不相同了，如同喝醉了酒一般，連步也走不好了，東一歪，西一歪，好像被蒙汗藥

蒙住一般，思想一點不清醒，又回到炕上，用手拍了拍她的兒子……「祿兒！祿兒！起來吧！」雖然叫，可是一點不動，推一把，仍然不動，覺得他的小身體僵直了似的；用手向心窩裡一摸，已經冰涼冰涼的了。只嚇的她一楞，接着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如同心跳到口裡一般，只急的她混身出汗，如瘋了一般，用手不住的按着祿兒的肚子揉，眼淚如雨般的滾了下來……

「啊呀！天啊！殺了我了！」

「甚麼事，你大婆子？」東鄰王大嫂聽到張劉氏焦急哀痛的聲音，問道。

張劉氏也不顧的出來給她開門，只是說了一句「祿兒死了！」面還是按着祿兒的肚子揉個不停。

「怎麼死的！」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眼淚如雨一般的流了下來，「哎呀！天啊！殺了我了！」

王大嫂聽見他的聲音，知道她心亂了，無心出來開門，便從牆的缺處爬了過來，進去一瞧果然祿兒死了。

劉大嫂，我看看你不要揉了，怕揉壞了孩子的肚子；倒不如用根鴨毛翎給他揉揉口，或者能遠過氣來。」王大嫂這樣的建議。

張劉氏馬上跑着走到雞窩，捉到一個大公雞，咬着牙根擲下了一大把雞毛翎，回來便遞給王大嫂。

「一根就夠了！」王大嫂一面從她手裡抽了一枝。

王大嫂用這根雞毛翎向祿兒口中深了半天，他的牙齦咬的緊崩崩的，就是揉不進去。

趙大娘，王二媽都來問「什麼事？」王大嫂便出來給她們開了門，於是人越聚越多，可是大家都沒有計策。

「張！張！張大娘，你快逃走罷！」縣裡已派了衙役來拿你哩！」小風一吞一吐的着急的說。

張劉氏：「這回就是殺了我了（指着祿兒的死），就是天我也不怕了；啊呀！啊呀！怎麼辦呢……。」

劉莊長，孫地方兩尚不認識的衙役大踏步的進來，地方用手指着張劉氏道：「這就是犯婦。」一個衙役上前把她綁了起來，牽着要走。

「爲什麼綁？」張劉氏驚呀的問。

「不知道爲什麼，縣老爺請你有話商議。」那個拿她的衙役這樣的回答着。

別一個衙役便進了屋，裝着翻凶手，一直的爬到炕裡邊，一掀席把那雙男人鞋取了出來，故意的含着想問道：——

「這是誰的？」張劉氏茫然不知此鞋何自而來，一時沒有話回答他，只得推個「不知道。」

衙役冷笑着：「不知道也不要緊，走吧！」說罷牽着她，帶着小孩子的尸體並男人鞋一雙走了。

王大嫂，劉大娘，以及圍着看的人們面面相覷的也都散。

張劉氏本是個纏足的婦人，是走不快的，兩個衙役折了塊帶，計的洋槐樹枝，輪流着抽着她走。她因走的太急，也沒顧的多穿點衣服，一路上北風侵體，只覺得針尖刺骨的一樣，連被獄卒用槐枝針刺出來的血也都不覺痛了。

到了縣公署的門首，衙役便將槐枝拋掉（因爲這是外加的刑罰，怕被別人看着不服。）

一個衙役便到縣長面前報了到，把張劉氏交上，小孩的尸體他獻上，此外尚有一雙男人鞋，並且說明是從張劉氏炕裡邊席底下翻出來的。

張劉氏一見縣長，立即跪下。

縣長抬起頭來一看，犯婦面色青紫（這是凍的）而兩個眼皮如同一對鈴鐺皮（因她哭的時間多了，眼皮腫了），又看她直打哆嗦，開

口問道：——

「你就是張劉氏？」

「是，老爺！」張劉氏供。

「你臉色發的什麼青，又哆嗦的甚麼？想必是聽我要拿你嚇的，還是你兒子的冤魂纏身呢？」縣長表出一種諷刺的冷笑來。

「啊呀！青天大老爺！你是神明的，天底下那有母親害他親生的兒子的事呢？」

縣長的二爺把眼向着縣長一斜，冷笑道：——

「越是淫婦，不知怎的，都長了個巧舌頭；老爺可聽過『殺子報』那齣戲來嗎？那不也就是一個自稱親生兒子的母親嗎？」

縣長：「對，對，對；你說的一點不錯。」

張劉氏：「那不過是文人們用幻想編成的『戲曲』，恐怕也未必有其實事，旁人一說，大老爺就信了嗎？難道說縣老爺能殺少爺嗎？」

縣長勃然大怒，把驚堂木一拍：——

「好個大胆淫婦，你竟敢侮辱你大老爺我，我再問你：『這男人鞋是那裏來的？』」

「不知道」，張劉氏供。

「我知道好好的問，你是不能招認的；這並不是我冤枉你，連我們太太丫環都說你不好（明明是五十元錢的勁頭）。你若招了，免去受刑；若不招，看夾棍伺候！」（把眼向着站班的衙役一斜。）

張劉氏依然不招。

縣長：「夾起她來！」

霎時衙役們一齊的上前用刑具把張劉氏夾了起來。

張劉氏：「縱然夾死我，也不招認的，希望你快些把我夾死，我也好和我的兒子見面（斷了貫珠似的眼淚滾了下來。）你若不昏，就該替我找找殺兒的凶手。」

縣長又發出冷笑之聲：「哼！哼！我是昏的，然而不至殺我的親兒子的，凶手還用找嗎？不就明明白白的共你這淫婦。」

張劉氏被夾的暈了過去，衙役又向她頭心裡用凉水噴了一陣，才蘇醒過來。

縣長：「這淫婦頗能吃刑罰，縱然夾死她怕她也不能招認的了。再把那小兒的屍首抬過來，待本縣驗驗，有什麼痕跡沒有；若是說服毒而死的，面色一定發紫黑；而此兒的顏色頗正，既不似吊死的，又不像擾死的，渾渾的說道：「奇怪！奇怪。」

縣長的二爺：「我明白了，這一定是他們（指張劉氏與其姦夫），用手給他堵着鼻孔和口，硬硬的把他憋死了。」

縣長：「對，對，對，對，對！你也說起來，我也想起來了。本是這麼一回事。按新式法律第××條，無故殺生子，應該抵償的。」

縣長把眼睛又向一個衙役一斜：「把她交給王蓮英，叫他多加點刑罰，叫這個硬嘴的淫婦受受，死了也不要緊。」

張劉氏氣的哽住了。

王蓮英把三楞眼一瞪，把那衙役發訓一命道：「來！吧，你這不要臉的玩藝，沒有良心的東西！」說着牽進監獄去。

住了片刻的工夫，只聽得張劉氏呼痛的聲音：「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中國文藝社啟事

茲敦聘

高承恩大律師為本社常年法

律顧問此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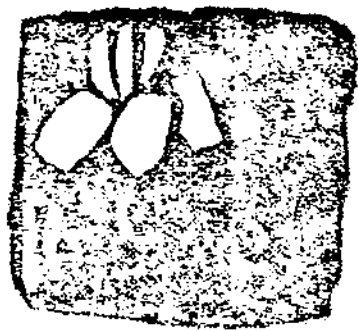
高承恩律師通告

茲受中國文藝社之聘為常年

法律顧問特此通告

事務所：東城燈市口大街路南六十二

電話：五局零二三五



轉落的詩集 (續)

石川達三 作

克人 譯

長篇 特載

向着練武場高台上的神籠行過禮以後，鹿野刑事(註)立刻蹬上木底草鞋，在木板的穿廊裡帶着粗暴的腳步聲，走到刑事房裡來。

最初，你們相互的愛着，然後又是兩人的希望而同居了的吧。要是這樣的時候，然後兩人又弄得不好起來，我想就不該把罪過都推到一方面去，愛了那樣無責任的男人，不能說是你的輕率嗎。戀愛的破裂是共同的責任，你自己也有了不當的地方。你想把責任都推在奧村一個人身上，那也太偏僻了嗎。

假如全部罪過都在奧村的身上，那是當然要責罰奧村的。偷了舞女的錢，威嚇奧村的妻子，讓警察費週折，這些理由都在什麼地方呢。你要真是一個剛強賢明的女人，立刻就該把奧村的一切事情忘去，不該再重新正統的建立起來自己的生活嗎。如果總是把奧村的事情放在心裡面，你就有辜負奧村的地方，明白這個道理吧。

這不過僅是一次人生經驗吧了。爲奧村一個人把自己的一生糟塌了，不後悔嗎。趕快把那個男人的一切忘掉，不想謹慎的把自己的生活建立起來嗎。你不這樣想嗎？」

美代欣喜的笑着：

「是這樣想啊！」帶着高興的聲音回答了。因爲語調太過於上明

中國文藝 轉落的詩集(續)

爽，川地却疑惑起來，她真是這樣想呢或者不是？

「那麼以後就要好好的做事情了！」

「喂，做事情！」

「把小孩子讓奧村領回去是最好的辦法，可是那個男人也像不太充裕的樣子。那種無責任的男人還是不依靠的好。說出來也許不願意，不能把小孩子暫時寄託在那個妥當人家裡吧。要是能夠的時候，不過祇是暫時的忍耐一下。怎麼樣，不想這樣做做看嗎？」

「噢，想這樣做！」

「哦，說得很對。那麼就再給你找個事情看看！」

這一次她才真是改掉了以前歇斯跌里的態度，確是像能够忠實的生活下去的樣子。對於這個忽然馴良了的女人，川地反感到讓人可憐痛惜的心情。

傍晚，她被釋放了。先回公寓等兩三天的樣子，在這其間假如找到了相當的職業立刻就告訴她知道，川地英三郎抱着明爽的希望這樣通知了她。酒卷美代完全像拜訪朋友後辭去的心情，留下了熱情的微笑，抱着孩子回去了。

鹿野刑事走到準備要回的川地司法主任那裡，難於張口的樣子口吃着說道：

「那個女人不用監視着可以嗎？」

「噫，我想是可以的！」

「危險啊。那實在有着相當的劣根性的原故呢！」

「不，剛才苦苦的勸了她好一會，我想兩三天內是不緊要的。」

「噢。那麼，暗地裡須要怎麼點嗎？」

「噫，那也好！」

夜裡，川地在歸途中走到哥哥家裡去，並且擾了一頓晚飯。這件事，對於獨身者的逍遙的他，也可以說是他的樂趣之一。和哥哥兩個人喝着酒，關於把酒卷美代女扒手的事做得不適當的原委統統都說了。

夜晚，十點剛過的時候，他回到下宿去了。下宿是在一家幽僻的紙烟舖子的別院裡，佔領八鋪和四鋪半席子的兩間屋子，因為自己單有一個門戶，差不多就像別居一所的樣子。

正要想進去的時候，在離門不遠的地方，酒卷美代抱着孩子在那裡站着。

「啊這樣晚才回來呀。我已經站了三個鐘頭了！」

「怎麼了？」

「又出來麻煩了。剛才不是回公寓去了嗎，因為房錢欠得太多了，回去以後，房東把我的行李都扔出來了，屋子租給了別的人。不講理吧。屋子裡已經坐着一個不相干的人，正吃着搬家麵什麼的呢。」

川地猛的從頭上湧上來一種不快。甚至於直貫到了腳底下。

「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了嗎？」

「沒有，因為在東京什麼認識的朋友親戚也沒有啊！」

川地在門燈的護明中望着女人的臉好一會兒。酷寒的夜風吹着披散的髮髮，地面已經鋪滿了雪白的霜。雖然想着可憎，在這樣一個夜半裡，飄逐運什麼去處也沒有女子和小孩子，無論如何是行不通的事。雖然這麼說，也還是能設法讓她住在這左近的下宿裏去才好，

但是連這也沒有，在不知所措中，川地開了房門。

他雖然已經把鞋脫掉了，女人却仍立在外面。

「上來吧！」說着就走，川地忽嚕忽嚕的在廊道中踏着，發出響聲的走進書齋裏去了。

兩個人隔着火盆護沈寂繼續了一會兒。川地絲絲的吸着紙烟，默默的獨自埋着火，撥着火。最後，像耐不住了這無言對坐的苦悶似的，酒卷美代用小聲說道：

「得罪了呢！」

「……………」

「假如不可以的時候，我到別處去呀！」

「到那去？」

「沒有關係喲。一晚上的樣子，什麼地方都能睡了！」

川地趕快站了起來，粗率的把四鋪半席子的隣室歸整着，扔出兩三床被褥，然後把中間的紙隔扇緊緊的合上了以後，不自然的站在隔扇前面說道。

「睡吧！」

「對不起」美代這樣答了，好像到隣室去的樣子抱起了孩子，却朝着反方向的廊道中走去。

「走錯了，是這裡！」

她不理的走向門口，正是穿上木屐要出去的時候了。

川地追下去，揪住了她的領子。

「噯！不要做假像。今天先將就着住一晚！」

她被拉着領子曳回來，讓。亂石絆了一腳，踉蹌的在板沿上隆重的倒下了。但也沒有想起來的樣子把臉伏在他的腳上，突然的，抽打抽打的哭起來了。

川地茫然的從上面看下去。他知道美代已經看出了自己的冷酷行為，憐憫和後悔糾合在一起，痛苦着他的心。

第二天早晨，川地老早走到警察署裡去。鹿野刑事把進口的門像要推掉了似的從外面走進來，噫噫噫噫的走到川地的桌子前邊。

「我回來了，酒卷美代失蹤！」

「失蹤了？」不連續的他這樣應了一聲。

「是，沒有了。昨天聽說回去一次。那個時候正是從署裡出來立刻就回去了的樣子，房錢欠了八個月的……：聽說自租了房子後，一次也沒有給過，所以房東把她逐出來了。在本署拘留的時候，就把房子租給了別的人。看情形，不知是到什麼地方去了！」

「哦……」

「有搜索的必要嗎？」

「啊……」他困惑的答着：「不管管她了。大概是投親戚去了吧！」

「噢。可是，假如離開本署管內到別的地方去，那是再也求之不得的事，萬一還是留在本區裏，可就麻煩了！」

「哼……沒有關係吧！」

好人性的刑事應了一聲笑着退下去了。

事情弄得困難起來，川地用腕肘支在桌子上浸入了沈思的境裡。事情演變到這種程度，如果不早一天給她找到職業，並且讓她搬到公寓或是其他的什麼地方，災難就要臨到他的身上，那是件危險的事情。祇以現在的一點親切情形說，決不該受以不當的私情保護犯人的惡名，事情到了今日的地步，在他個人的義務上說，對於良心已經沒有可以譴責的地方了，勿寧說，單以警察官的資格來理解和親切所做出來的一切行動，他自己有着很合理的自信了。他這樣做了以後，使她能夠忠勤於她自己的職業，並且好好的把小孩子養育起來，這才盡了保護人民的責任的真正意義。

可是，在目前的事態中，爲了應該趕緊的找出一個適當的處置，不得不把她安置到別一個地方去。

他從午後出去，拜訪各處的知人舊友。在公務繁忙的時候，管起這樣的閒事，實在不是容易做得出的。所以夜裡雖然到了八點鐘左右的時候，不得不還留在署裡。

在署裡吃過晚飯回去一看，四鋪半蓆子的室內已不見了酒卷美代。可是證明她並沒有到別處去的是昨天拿來的污穢的包袱，仍按原來的樣子放在蓆子上，上面擱着一個本子，是例來的她的詩集。嘩拉嘩拉的打開一看，在最後，像是新寫的一句停留在眼中了：

酷冷的是，人們的心！

黃土積集的墳塚，才是平和的棲家……

川地吃驚的爬上來一個念頭。她不是到什麼地方去尋死了？這樣說起來，昨天夜半裡悄悄的好像有啜泣的聲音。

他想事情是愈弄愈壞了。這一句詩總像是她的遺囑似的東西了。自暴自棄的結局，失了生活的力量，失了可依靠的家庭，勿寧說，死才是最合宜的去所。現在，她已經在什麼地方的鐵道線上，抱着嬰兒死去了也未可知。

他茫然的坐在自己屋子裡的火盆旁邊，事情到了現在的結局，對於她的走入死途的慘末也感到了可惜的心情。在舞場裡看到的她的美麗的微笑，帶着煽情的表情的痣子，一瞬眼就都浮現出來了。一種後悔的感情侵入冰冷的領子裡。昨天晚上，假如再對她稍微親近一點，那不是更好嗎，現在他却遺憾似的無濟於事的想着。

近一兩天來她的率直的心地，現在想着，反覺得怪可憐的，省察了那樣煩悶的女人求愛的心，實在是不可以忽略的事。在她那一方面看來，勿寧說，對川地抱着愛情的最後的希望，打算把牠做一個生死的分歧點也未可知。現在就是連一點最後的愛情也叛逆了。在這樣寒凍的深夜裏，不是正徘徊在街路上了嗎？不是母親也凍着，孩子也凍着了嗎？

這樣想着的時候，一種離開了職業的個人的愛憎便湧上來了。罪

還是罪惡，可惜是可惜，單是對於一個年青女性的在人生裡的敗北姿態，懷着一種難於言說的哀悲想着，後悔咬痛着川地的心。

想着怕是還有別的什麼遺留的東西也未可知，想找一找留下的包袱，剛一站起來，外面的格子門悄悄的被拉開了。美代回來了。

川地立刻又返回了冰冷的心坐在火盆旁邊。

「回來的晚了，得罪！」

美代在格子窗外面悄聲的叙了禮，輕輕的走進來。

「到什麼地方去了？」不知不覺的，變音也粗暴了。

「我想也許有什麼好事情，看看有沒有失掉的東西去了。結果什麼也沒有。」

於是沙沙的打開了紙包。

「這樣的東西，怎麼樣？就當是一點小禮物吧！」

祇是五個栗子饅頭，並排着包在不好看的薄木片裡。

「倒一點茶好嗎？」

用不着，睡去吧！」

落寂的樣子她把臉背着，把起着雞皮疙瘩的冰冷的臉壓在孩子的髮腫去；却是張開着眼睛上面。

第二天，把小孩子寄放在正房老婆家裡，便拜訪以前曾經做過事情的約翰商會去了。意外的，頗順當當的有了起色。

現在做着事情的打字員，因為最近結婚的原故，正在找一個替代二星期的臨時打字員，約翰氏一邊進着紅茶一邊說着。

「你辭職的時候，月薪是多少钱呢？」

「七十五圓」。

「哦，那麼進來以後，依然拿七十五圓吧。少一點嗎？」

「不，可以的！」

「隨你合適的時候開始……從明天起也可以！」

「謝謝，那麼後天來吧！」

約翰氏把皮夾打開，拿出三張十圓的鈔票。

「先拿去做一件衣服用。雖然太少了……」

約翰商會比從前顯着更景氣的樣子，事務也增多一間。從有風氣的洋樓裡出來，走到吹着寒風的街上，她趕快的跑進了百貨店，買了一件現成的洋服。又買了紅的敲着梆梆的蘋果。

現在她確實的燃燃着到更生裡去的希望，竊盜與反抗，已經絕對不是她的本來性格了。在一種冷落的孤獨裡面，把小孩子寄放在別人家裏，並且對於規律的生活下去的事情，感到了一種壓抑的苦味。可是却對着川地警部補的心情開始衝動起來了。想着那個人決不是從本心裏嫌惡自己，由于女性本能的敏感，感到了他的內心的溫情。不過因了他的職務關係才不能使自已來愛一個扒手的犯人。他的冷淡的對待，正是他的愛情的內證，酒卷美代這麼想着。

假如自己真正做起純真的女人，無疑的那個人就要安心放胆的把愛情顯示給自已看，她堅決的這樣相信着。她爲了川地買美盟的蘋果，可是當她再想起也爲了奧村慎太郎擊碎了心才做出那些敗落的事情時，心地便脆弱起來，禁不住流出了眼淚。

夜裏，她買了酒等着川地的歸來。爲了川地，爲了自己的更生，把心溫暖着。

雖然過了八點，過了九點，他並沒有回來。

給小孩子吃了牛奶安頓着睡了，自己坐在川地的膝旁，火盆上煮着開水，做着回來了以後立刻就能燙酒的準備。她沉靜的低下頭等着。這個樣子完全像等待着出勤歸來的丈夫似的心情，脆弱的自己的感情，悲凄的不堪忍耐。

十一點雖然也過去了，川地也還沒有回來，她幾次的添足了火盆裡的火。忽然，一眼瞥見了川地的書架裡放着一本從前在警察署讀過的英譯本的「茶花女」，一時就讀了下去：——

『And He & Yours, Margarette,……we loved each other what.』

does the rest matter to us?」

「Oh, Yes, I love you, my Armand,」 She murmured, embracing her two arms around my neck. I loved you, as I did not believe. I could have loved, We will be happy, we will live tranquilly……」

讀着的時候，酒卷美代耽溺在甘美的故事裡面。不禁流出了後悔似的眼淚。零落的流去了浮名的最後，向年青的阿芒傾吐熱烈的戀心的茶花女的心情，禁不住的和自己的境況比較了起來，叛逆着人世，加重着罪犯的自己，像現在的樣子一味的向川地英三郎求愛之姿，漸漸的就在眼前擺着一樣。於是想着自己也成了那個悲劇裡的主人公似的，淚止不住的流下來了。

十二點過去了，雖然又已經快到了一點，川地也還是沒有回來。這樣，就想着莫不是有了什麼不慮的災害在那個人的身上發生了嗎，可還是因為大庇護了自己，在職業上有了過失而被撤職了呢，無論如何，不能不惦念着了。

等急了他的不歸，整夜中都耽讀在「茶花女」裡，直至夜要放明的時候，因了不眠而疲乏了的她，伏在川地的桌子上打着盹睡了。

「喂，喂！」被敲着肩背，睜開了驚醒的眼睛，室內已經照滿了早晨的陽光，川地穿着洋服站着。說昨天晚上是住在哥哥的家裏，並且現在就要辦公去。美代明白了這樣謹慎的避開她扔下了家的川地的驚戒心，美代祇有悲痛了。

「買了酒等着您。從前的那個約翰商會也已經可以進去了，所以打算祝賀一下呢！」

把成了徒然的好意和被辜負了的愛情擯棄着的樣子，她把放着烟德利（註六）的盤子推向牆的一角。

就要出動，在房門口穿着鞋子的川地的背後，美代合攏着兩隻手。

「麻煩您很多的日子，實在對不起了。今天一定在什麼地方找個公寓搬出去……」這麼說着。

「哦。就那樣做吧！」他連頭也沒有轉一轉的這樣答着，響着佩刀走出去了。

川地走去了以後，酒卷美代坐在他的桌子旁邊，找出信紙拿了鋼筆。

告別之詩 美代

梅悛之淚，若苦至唇邊，
心，欲告無術。

影消之人，葬埋路旁泥端，
相逢之日，唯恐再無。

虛無穢污之戀，
花開之春，或有或無？
淚，流不斷。

寫到這，她用刀子裁萬斷的扔到火盆裡。絕望的想着與其留下這樣惡劣的文句讓人們憐惜，還莫如痛決快的把自己隱沒起來。

她用舊損了的膳脂色的肩掛包着孩子，帶着一個包袱，去找現在就要住進去的公寓，什麼去處也沒有走出了這個家。

夜裡辦完公事回來的川地警服補，默默的坐在女人不在的家裏的火盆旁邊。於是，把昨天美代買來的酒溫熱了喝着。暗中打算在祝禱她的更生。

女人在家的時候嫌着太麻煩，不在了，却感到了很勤奮的心的空虛。

他想着在不遠的日子裡，她一定告訴給他新住所，並且川地還想着能够去訪問一次，可是從那以後，雖然經過了三天又經過了五天，從她那裡連一張名片也沒有來。

從那一次以後，就打算把自己消隱起來嗎？川地現在更憐惜的想

著，且感到了一種不足的心情。假如要到約翰公司那裡去打聽，無疑的立刻就知道了。但他却又想着還是把打聽的事情中止了的好。假如自求運累而使關係深化了的時候，卑怯的想着將來恐怕要演成更難於拔脫的事態。

於是，川地英三郎關於美代的消息連聽也沒有聽過的過去了二十幾天。

酒卷美代很得社長約翰氏的信任，並且誠動的勞動着了。很久沒有打過的打字機，四五天後又像從前一樣的熟練了，拍打拍打的打在紙上的聲音，使人聽到一種不可言說的快感。小孩子寄託在富士山麓吉田街住着的異父姊妹家裡，姊妹的丈夫是小神社的神官，因為沒有小孩子，勿寧說，是很喜歡接受的了。

長久的孤獨生活也暫時快樂了。她完全像返回到少女時代一樣，散步在夜的街上，化裝是那樣的濃艷，眺望着映在陳列窗裡的珍麗的容姿。

實在的說起來，握着警察搜查網的川地英三郎，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找出她住的公寓吧，她在心裡做着這樣的猜想。沒有使他知道新居的公寓名子也是爲了要獲得被他探訪出來時候的一種新鮮的感激的心情。完全像逃到阿芒家裡把自己隱起來的茶花女一樣，當着被愛人發現後的交織着喜歡和怨怒的接吻的心情。那真是她的美麗的夢幻。

雖然又過去了十天，十五天的日子，在並沒有被尋訪的等待裡，在公寓的六舖席子的斗室內，一個人無事的送走着時日。爲了等着他的來訪，從約翰氏那裡拿了頂支的月薪，做了一個坐蒲，買了許多食器。縱令是川地司法主任那樣的人，假如到這樣爲他佈置的家裡的時候，也怕他不沉浸在這種隱忍的愛情裡嗎，她唯有依賴着這一點。想要和他結婚的事情雖然沒會想過，但和川地的接近，祇不過是爲了愛的原故才去愛的一種自然心情而已。

可是，被放在火盆對面的坐蒲團上並沒有坐着的人，不久，一個

月又要過去了，莫不是川地已經把自己忘掉了嗎，她急遽的感到了失望，她想爲了告訴這件事情需要寫一封信給他嗎，但是一度被歪了的性格，要很坦白的向人申訴心情的這件事，無論如何是做不出的，不過，他即然是那樣的做了，我也有我的好打算，美代突然起了一個斜向橫道的念頭。

春天近了，暖和的日子繼續了幾天。裝着暖氣的約翰商會，像氣怒了的臉似的灼熱着。約翰氏脫去上衣，祇剩下一件襯衫。是散班的時候了，並且來了些客人，他輕輕的敲着美代的肩膀。

「時候到了，回去吧！」說着便走向等着客人的應接室去了。

酒卷美代當了回去的準備，於是把手放到脫下來掛在牆上面的約翰氏的襯衣口袋裡，裡面放着一個錢夾。

她把化裝在手皮包裡走出了事務所。立刻跑向去新宿驛的電車，又換坐了中央線的火車。

她從客人稀少的二等車窗眺望着飛過去的暮晚的早春風景。家屋漸漸疎少，村舍的燈火點點的亮起來了。從此一切事已經都算結束了，她這樣預想着。

想着縱令她愛。川地到什麼程度，或者川地也從本心愛着她到了什麼程度，現在已經都成了不可追取的烟雲了。……(可笑的癡愛反招來了罪的懲罰，癡愚的女人不久就要下獄)。

她想睡了。街巷，村里也更昏暗了，夜的火車使人感到非常寒冷。她閉着眼睛把頭靠在振動着的窗戶上。不知不覺想起了住在川地家兩天的情形，禁不住滾動着依戀的心情。然後又想起了也許要氣怒的約翰氏混着白髮的肥頭和胖臉，沒有恐怖，也沒有懺悔。祇是對着漸漸墮下去的自己的命運煩惱着。

到了吉田街姊妹家的時候。已是黑夜了。姊夫婦愕然的迎着她開了門。神杉的尖梢上，狂吹着早春的夜風，托着細彎的初月的天上，聳峭着積雪純白的刀刃般的富士山頂。

「姊姊，我回來的晚了，得罪，想看一看孩子呢？」
她像沒有什麼事似的，笑着走到正睡着的孩子的枕頭旁邊坐下了。

然後走到另一間屋子裡躺在床上，拉下電燈把枕頭墊在胸前，打開了信紙。

她斷定這已經是到了最後的一步覺悟了。寫了一封和川地英三郎作別的信，凍僵了的手指哈着白色的氣息，費了快到天明的長時間寫完以後，安心的，平靜的感覺到在這個世界裡已經什麼遺憾也沒有了的輕鬆，慢慢的直睡到正午，明天，或是後天，在當局的捕撈的手尚未轉來以前，便可以坐着雪橇滑向山中湖的近畔，把身子葬在湖面的冰底下。

川地司法主任拿起椅子上的電話放在耳朵旁邊。對方是××署的司法主任。

「啊，川地先生，打聽一點事呢，你知道酒卷美代這個女人嗎？」

「嗯，知道！」

驚嚇敲打着川地的心，對方的聲音立刻又繼續了。

「現在在本署裡守着呢！」

「什麼？做了什麼事情了？」

「拿了在職中的社長的錢逃走了。在逃走的地方派人逮捕着了，昨天晚上帶到這裡來的，問什麼都不說，可是聽說認識你，只說假如會見你，一切都可以自白，很麻煩呢這件事情。」

「哦，請就去」他這麼答應着掛上了電話。

從她搬出去以後，雖然已經有二十七八的隔絕了，但也決沒有忘記的理由，不過只想着她是在無事的忠勤的勞動着罷了。這樣看起來，那還是一個從本性就歪曲了的女人也未可知，川地這樣想了以後，本來抱着一顆溫暖的心，此時也不得不感到了一種絕望的心情。

酒卷美代正一個人在拘留所裡磨着。她是在吉田街姊姊家裏被捕來的。帶她來的警官說，犯人的態度非常老實並且順從。只是無論問什麼都不答話。

「小孩子怎麼樣了？」川地籠罩着悲哀的說道。

「在姊姊家裡給養活着呢！」

她一次也沒有把臉抬起來，悄然的答着。

「爲什麼做了那樣的事？」

「喜歡錢的緣故！」

可是這回米並沒能使川地警部補感到滿意。

「那一次在保護室裡，懇切的和你說的那些話還記得吧？」

「還記得！」

「哦……雖然不是我，也已經不能再採取現在以上的寬大處置了。

送去從這邊的警察署起訴公判以外恐怕再沒有別的法子了。聽說約翰氏非常生氣！」

「對不起……雖然那樣，我已經覺得那種處置很好！」

「沒有辦法！」川地向着那裡的司法主任說，「請適當的處置吧。我也想過這女人還能有出息，所以曾經加過種種的保護，但是都失敗了！」

她落寂的微笑着從看守的格子面前離去。

但是詳細的打聽了以後，才知道從約翰氏的口袋裡拿出來的三百七十圓錢，仍舊很謹慎的包在紙裡一封沒動，被捕的早晨，還留給了姊姊一封短的遺書，決定死去的事情也從這裡知道了。這樣看起來，也還不是單爲了喜歡錢的緣故，這裏一定有着其他的什麼理由也說不定，這件事，又給川地留下了疑惑的心情。

在吉田街姊姊家裏最後寫給川地的信，當天夜裡回到自宅的時候，才被送到川地的手裡。

第二天，川地又到那個警察署去了，爲了訴說這件事情，要求和

署長面會。把犯人給他的最後的信也拿了出來，請求署長的緩和的處置，可是偷了三百七十圓金額的竊盜即遂罪，無論如何也難於寬容，盜了金額更往他府縣逃走的情由，也不得不視為一種河惡的行爲。

就這樣子再把她釋放了，雖然川地也沒有想過。無論如何也不能不起訴了。

還有，無論怎樣思考的釐，起訴猶豫的處置也是不當，就是把她想減罪的事情也是不可能。

唯有可能的事情是被害金額可以照舊返還，並且，假如在她那方面悔悟的心情若是顯著的時候，或許能得引起訴猶豫的恩典也未可知；但是就連這一點也許很難辦到。

雖然到了這個時候，川地還在想着，假如他以前能對她再親切一點也許會好了。縱令拋棄了官職，而能拯救了一個女人的生涯，那不也是很正義的事情嗎，現在他後悔的自責着。

酒卷美代的事件不久通過了從警察起訴的手續，於是，入了三月以後沒有多少時候，在一個春天的溫暖繼續了幾日的一天，開審了她的公判。

最初，執行事實審理。裁判官是一位已經混雜着白髮，心情良好的中年推事，法庭的空氣顯着平和。她用着老實的態度，不帶一點滯膩的回答着。

「你把偷來的錢想作什麼用呢？」

「因為貧乏了一個很常久的時間，想買許多許多的東西！」

「哦。那麼偷了錢的第二天，爲什麼又想死呢？」

「因爲雖然活着也是沒有意思！」

「爲什麼沒有意思？」

「一言難盡！」

「現在還愛着奧村慎太郎嗎？」

「不！」

「你偷了錢以後，沒想過那是不好的行爲嗎？」

「想過寂寞！」

「沒想過那是不好嗎？」

「沒太怎麼想！」

裁判官顯出多少有點難於理解的樣子。

「另外沒有要想說的事情了嗎？」最後這樣問了的時候，她帶着吞吐的聲調說道。

「假如可以的時候，想自己快點死去！」

旁聽席裡，坐着官服的川地英三郎。

其次是檢察的論告。

檢察把她斷做常習的犯罪者，從去年被警察逮捕了兩次，那個時候她雖然受着寬大的處置和充分的保護，却仍舊反覆做惡的這一點，便是她的最惡質常習竊盜犯的證據。

「她雖受了警察局特別的保護，而仍然反覆犯罪這一點，不能不想做是一種對警察署的侮辱。對於舞場和約翰商會方面，明知是拋棄職務而仍敢大膽盜竊的一點，表面雖然是一種無意的幼稚犯罪，實際還是本能的癖性，假如把這樣的人隨便就放置在社會上的時候，善良的國民就不得不常常暴露於危險裡面。無論如何也得加一種嚴重的體刑處分！」

依照以上的理檢察述說了：……這樣的結論。求刑懲役一十分鐘的休息。

其次是官選辯護人。那是把奧村慎太郎的薄情行爲全般舉出，這種行爲對於女性是不可言說的大敵，在懲罰酒卷美代以前應該先懲治奧村慎太郎，因爲奧村而使其墮落，是加重被告犯罪的原因之一，唯因沒有得控訴奧村的手續而感到遺憾。全場有了以上的論辯。

最後的結論是，重罰這樣的女性，是等於並不能除去主根，不繼。

只削去了枝葉末節的事一樣，對於社會一點利益也沒有帶來，所以希望盡量的給以寬大的判決，全場一致都傾向這樣的論調。

其次，以特別辯護人的資格，川地英三郎穿着官服在辯護席上站起來了。

「以辯護人的資格，今天得能在本法庭出席，實在十分的感謝。

我現在，任××警察署司法主任的職務，被告酒卷美代在管內，前曾連續的犯罪兩次，並且也都受了拘留處分，那個時候是經了我的審查，並且都給過寬大的處置，更加以適當的保護。在我這一方面看來，前兩次的犯罪和這一次的犯罪，在性質上，動機上完全都不同。前兩次的犯罪，恰像剛才官辯護人所申述的一樣，完全是對於前夫抱着反抗的一種行爲。就是被告自己也會經對我這樣說過，被男人捨棄，一個人帶着小孩子，無論如何也沒有再真實的生活下去的精神了，關於她的這種錯誤思想，我也會經很誠實的勸過她幾次，指摘她現在的錯誤觀念，希望她能夠立刻改悔，而被告自己也已经很充分的理解，並且發誓今後改過的決心。所以，不顧公務的忙迫，而爲被告去各處尋找職業，就是經濟上的幫助，也盡可能的出過力了。勿寧說，我以官憲地位和身分，在不被外界的誤解限度內，曾經加過了種種的保護。

被告第二次從警察署出去，在約翰商會就職的時候，確是從本心改悔了以後的情形，這一點我是很相信的。那麼改悔了以後的被告，爲什麼又有了第三次的犯罪這一點，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不得不請求諸位給以充分的理解。

在本法庭裏，當我以特別辯護人的資格要站起來說話的時候，我想，或者不能不拋去現在的官職了。也就是說，從現在我要向諸位說話的時候起，不得不先辭職也未可知。然而，假如能够把酒卷美代的生涯，從現在的浮沈危難裡救得出來的話，就是退了官職，我也是樂不辭的！」

川地停了片刻，低垂了頭閉着眼睛。法庭鴉雀無聲，二十多個傍聽者也一動不動。川地的臉逐漸蒼白，緊張，在僅僅離開三尺遠的前面，坐着的酒卷美代的下垂着的頸子上，停落了川地的視線。於是，決然的變成了沈重的聲音。

「我對於被告太過于了親切，或者是因爲被告的美麗有才氣，並且是有教養的女人，所以自然的就過于了親切也未可知。以前和被告同居的奧村慎太郎，在大學的時候和我是同級生。最初，我不過是爲了賠償友人的罪過才想給她種種的幫助。可是直到今天，也沒有讓被告知道奧村是我的朋友。被告誤解了我的親切，或許以爲我戀愛着被告也未可知。被告祇聽我的忠告，以至於把已經厭棄了的工作又重新拾起來。

我讓被告就職在舞廳的時候，想想我自己的感情就多少有要陷入戀愛裡去的危險。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和被告就職的同時，便斷絕了關係，但不久，被告又在舞場裡發生了盜竊事件。關於那件盜竊行爲的動機，即不是想要金錢，也不是爲了生活的困難，不過就是要故意起事而已。被告述說了當時的心境，自己想澈底的做一個惡極的女人。假如真實的生活起來，奧村慎太郎也許是很安心的，但是做了壞女人的時候，她說或許能使奧村慎太郎受點良心的苦痛也未可知。可是在另一方面，再做一次惡事，然後被警察逮捕，經過我的審問，故意讓我感到困難而自己却一邊高興，這一點我是很清楚的看得出來的。那個時候，我曾經設法來平穩被告的犯罪，勿寧說，我那樣做起來竟是一種越權的行動也未可知。現在，我在這裡告白了這件事情，而且靜等着任何處分，我確實的對於被告感到了愛情。但是却極力的把牠抑壓着。

第二次被釋放的被告，被公寓逐出來，那正是一個深夜，結果到我的家裡去了。我讓被告和小孩子住在另一間屋子裏。我却極力的做着冷淡的待遇，但是爲了避免和被告同住的嫌疑，第二天我便住在哥

警的家裏。因為假如不離開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已有發生愛情傾向的危險。

第三天，被告自己在約翰公司找到職業，在我外出的時候就轉居了。但是並沒告訴我新的地址。

以後，突然就通知了我這一次的事件。

但是，在我知道了這件事的第二天，接到被告在吉田街姊姊家裏被捕的前一天寫的一封信。是被告打算決心死去以後，吐露真情的一封信，我相信這封信是可以當做解釋她這一次犯罪的重要材料。但是其中也許有多少難於聽聞的地方，現在我把這封信念給諸位聽！

從褲邊的口袋裡，川地拿出折開了的信。推事把身子向前欠了一下，定住着眼睛，檢事慢慢的把警時靠攏。川地躊躇了片刻。對於不識諱的把地的心情在眾人前公開，感到了一種難堪的情緒。但終于帶着一點嗚咽，開始念起來了。

川地英三郎先生

現在我離開了您的身旁，到一個很遠的街上來了。明天或是後天，打算還要到更遠的地方去。恰像在那遙遠的大空上掛着的美麗的虹一樣，美代已經再也不能接近您的面影了。但是和您別離的事情，不知爲了什麼却有着說不出的欣喜。

美代又做了壞事情。您當然又要看不起美代了吧。不，我應該先告訴您，美代先在這裡把您看輕了。您無論到那個地方，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司法主任先生……。但是從美代的眼裡看您，却是一位冷淡的人物。假如您有像法比安一樣的熱情，瑪奴萊絲克那樣的女人雖然可惡，可是美代却一定能夠變成一個老實善良的女人。自接受了您的親切以後，曾一度熾燃起了難生的喜悅，爲了新生，又走到戰場上去。但不久，一切又都徒然。以我這樣的人此外還能做出什麼來呢。所以美代祇有再做惡事了。實在說起來，那一次我隱瞞在您家裡的時候，很想在您的睡眠中殺了您，但究竟沒做出來，這件事的沒有成功以

後，便該早一日和您斷絕關係。假如美代老做起惡事情，那便是兩個人間的不幸了。美代又要孤立起來了。那真是很好的規避。但現在無論您怎樣追趕，一切都已嫌太遲。已經早長途的汽車之旅，美代像貴夫人般的坐在二等車裡悠悠的打着盹睡了，但却沒做着什麼夢兒您的夢。心裡的爽快，直如冷水洗過似的清澄，不想一切的事情。但却是哀悲的心情。——美代要想死去。假如聽到了美代的死，請想她是一個可憐的女人，活着的時候雖然可惡，死了以後，一切罪惡也都該隨着消去啊。到了這樣的時候，您不該再有抑止您自己的愛情的必要。美代即是死了，也還要到您這裡來。那時不再是像睡在您房子裡的那一夜賭狠的態度，而是希冀着抱着美代的冰冷的孤魂給她以溫暖的願望。

美代的確做了很多可惡的事情。但是沒有一點後悔。雖然現在想起來，那才是真有意義的生活方法。假如祇過着幸福的生活，誰能够做壞事情呢。然一旦把生活的路子踏錯了以後，就再難於好好的生活了。結果普通的生活樣式不能滿足，就不得不找求激烈的殘身的刺激。……不說了吧。是敗北之歌。未練的愚痴。美代未能得人的理解，便送走了孤獨的生涯。最後，仍不能不祇求您的理解，也還是未練的車輪轉吧。吉田是一個僻靜的村街。現在正是夜半，不久便要天明。美代還須要一次最後的天明也未可知。願賜我一個清朗的天氣，想要看碧空裡的火樣的太陽。熾熱的早晨的太陽，是美代向心的象徵。是光明，激烈，火熱的心。沒有痛苦，也沒有悲哀。美代輕蔑您，並且笑着死去。不能拿出生命來一個女人，祇看重了自己的職業，唯保守着自己的立場的男人，是美代最討厭的對象。您爲了什麼生活着呢？……說那樣的話也還是未練的愚痴。我死了以後，請爲我寫一塊墓碑銘。用這樣的文句……。

在這裡，埋葬了罪女的屍顏，
生命帶着喘息的時候呢世界更說咒人間。

情熱滾燙的時候，
耽入了邪僻污濁的單戀。
無生息的屍身被葬在湖冰底端，
却一如生前穩安。

心臟做了船餌。
腦髓充了鮑群的營養。
如此結束了的運命，
墓旁連草也不該生。

罪女雖然可惡；
却是善良性根。

念到這裡的川地突然停住。極盡哀切的最後的詩句，幾乎不堪再念下去了。於是更緊張了額面繼續說道。

「假如依照以上的材料判斷的時候，我們很可以想得到，被告決不是從本性起意的犯罪，勿寧說，本性是極對善良的。現在對於被告必要的是愛她的人而伴她走向幸福的事情。假如刑法的目的不是罰人，而是導人向善的時候，那麼與其處罰被告酒卷，莫如把被告交給愛她的人並且可以給她幸福的人的手裡，這樣做了的時候，我想或許能達到很好的目的。」

當我最初和被告發生交涉的時候，便愛了被告。但是因為顧慮自己的職業，想着被告的癖性，便不得不把自己的愛情盡量的又抹殺下去了。現在我才覺悟到，那對於被告實在是一種殘酷的待遇，並且使被告陷入犯罪的責任，我感到了就是在我自身。

假如被許可的時候，就在今天我自願辭退警察官的職務。現在我拿來了辭表……」

突然，法庭裡發出異樣的喊叫。酒卷美代伏在地板上嗚咽的哭着。在靜寂凝視裡，唯能聽到的，祇有她的泣聲在戰慄着。守衛握着手腕扶她站了起來，坐在原來的椅子上。從川地的眼睛裡流出了熱淚。

「雖然申請把被告無罪的釋放，也許是無理的要求，可是對於被告必要的事情不是懲戒，而是愛情和幸福的一點，希望諸位詳細考察並且給以寬大的處置。假愛可能的時候，請給一個刑法執行的猶豫期間，把酒卷美代交給愛她的人手裡。我今天在法庭裡，就發和被告酒卷美代結婚的誓言。假如被告受體刑的時候，那麼，求得獄長的許

可，就在獄中舉行式禮。這樣對於被告，我想便可以保證她生裡的幸福，和給她以和平的安慰。以上種種申請，雖然很冒犯了裁判官，但請能够察察已經一度決定死去，並且也承認有過遺書的被告的心情，然後請給一個寬大的判決！」

審判官躊躇以時，於是伏下了臉，嘩啦啦的喊着調書。一個禮拜以後，判決下來了。被告酒卷美代被處六個月懲役。沒有執行猶豫。

現在成了女囚的酒卷美代，從未決意被送到牢獄的早晨，川地英三郎來見送，站在看守所的庭院裡。

漸漸的是春天了。庭院中開着幽麗的水仙。天氣暖和的吹着微微的風。川地英三郎脫去了官服，在和服上面穿着一件外衣。辭去官職幾日後的他，臉上比起從前顯着溫柔的表情。

酒卷美代戴着一頂馬蓮編製的大草帽，打着腰繩從棧房走出來，立刻坐上了護送汽車。從草帽的陰暗裏，美代好像回過頭來看着川地的樣子，但他却不能看到美代的臉。假如他能看得見的時候，到了被帶向牢獄的這一天的，那種閃耀在淚的波動裏的，實在爽快的一種幸福的表情，顯然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啊，那戰慄在悲哀的笑濺裡的，煽情的大黑痣子的美麗，也該是看得見的了。

汽車的不透明的玻璃隔斷了外界的視線，捧着春天的砂塵，汽車出了看守所的大門。川地跟在車去了的後面，不自然的低了頭，慢步着走去了。

六個月，百八十天。想着也並不是那麼很長的日子。在這些日子裡，該慢慢的做着新家庭的準備。於是，率然的感到了燒胸般的愛情。對着碧晴的長空，他喃喃着尚殘留在記憶裡的她的詩句。

可笑的癡愛反招來了罪的懲罰，
癡愚的女人不久就要下獄……

法條雖然能治……

註一 偵探警察或刑事警察。

註二 純日本式的公廨。

註三 監獄。

註四 爲日本新年時所食食物的一種。

註五 在日本跪禮中，爲最普通的一種姿勢。

註六 酒名。以上譯者註

長篇連載 咆哮山莊 (續)

愛密黎·勃朗特作
林 柵 譯

第十二章

林頓小姐在樹園和花園裡快快不樂，總是沈默着，幾乎總是流着淚，她的哥哥埋頭在他從來不打開的書籍中間——我想，倦於不斷地空虛地盼望凱撒琳悔她的行為來自動求恕求和了——「她」固執地斷食也許意思是愛格沒有她每餐都難以下咽，而他又只因爲自尊不肯跑去投在她的脚下；這期間我做我的家庭工作，相信全莊上只有一個懂事的靈魂，它是住在我的身體裏的。我沒對小姐自費慰問，或對女主人白費忠告；我也不注意主人的歎息，他渴望聽見他的夫人的名字，因爲他或者聽不見她的語聲。我決意等他們自己漸漸回心轉意；雖然那是慢得可厭的經過，我終於快樂地看到了它的曙光：最初我以爲如此。

林頓太太第三天開了她的門，用完了她的水壺和酒甌裡的水，要再添上一點，還要一碗粥，因爲她相信她要死了。這我認爲是一套給愛格慈的話；我不信這些個，因此我沒告訴人，給她拿去一點茶和乾而包片。她急急地吃喝了；又倒回她的枕頭上去，緊握着她的手呻吟着。「啊！我得死，」她叫着，「既然誰也一點不管我。我願意我沒吃那個，」然後過了好久，我聽見她叨念着，「不，我不死——他要高興的——他一點不愛我——他永遠不會想我！」

「你剛才要甚麼麼，太太？」我問，仍然保持着我的表面的鎮靜，不顧她的慘白的面色和奇怪的誇張的態度。

「那個無情的人幹甚麼呢？」她問，把濃密的亂髮從她憔悴的臉上擦開。「他是昏迷不醒呢是死了呢？」

「都沒有，」我答；「假如你說的是林頓先生。他還算好，我想雖然他用功用得有些過度；他不斷地念書，因爲他沒有別的交流。」假如我知道她的實在情形，我不會這樣說的，不過我不能擺脫她的病總有些裝出來的這念頭。

「念書！」她喊着，慌亂着。「我快死了！我在墳邊上了！天！他知道我變到甚麼樣了麼？」她接着說，凝望掛在對面牆上的鏡中的她的影子。「那是凱撒琳·林頓麼？他以爲我開脾氣——鬧着玩，也許。你不能告訴他這是絕對實在的麼？內利，如果不至於來不及的話，我一知道他的感覺如何，我就在兩條道上選一條；不即刻餓死——如果他心狠這算不了懲罪——就是好了病離開這地方。現在你說的關於他的話是甚麼？小心。他對於我的性命真是那麼完全不關心麼？」

「呀，太太，」我答，「主人不知道你發了狂；當然他不怕你讓自己餓死。」

「你以爲不會？你不能告訴他我一定要餓死麼？」她回答。「勸他信！說你的真心話；說你担保我一定！」

「不，你忘了，林頓太太，」我提醒她說，「你今天晚上已經很有滋味地吃了點東西麼，明天你就知道它的好影響了。」

「如果我但能確實知道我的死能害死他，」她插口道，「我即刻

就自殺！這三個可怕的夜晚，我從來沒合眼——啊，我受了苦！我受了鬼的纏擾，內利！可我现在覺得你不喜歡我了。多麼奇怪！我原來想，雖然每人互相怨恨輕視，他們不能不喜愛我。他們在幾點鐘之內都變成我的仇人了：「他們」變了，我斷定：「這兒」的人們。臨到死多麼淒涼，周圍是他們的冷淡的臉！依薩伯拉，又驚恐又厭惡，不敢進屋來，看着凱撒琳死可怕極了。愛格威肅地站在一旁看着我死過去之後，就向上帝作感謝的禱告因為他家裡恢復了平安，再回去念他的「書」！到底他跟「書」有甚麼關係，在我快死了的時候？」

她不能忍受我給了她林頓先生的冷靜的聽天由命的觀念。她搖來倒去，把她的發熱的昏亂加劇成爲狂瘋了用牙撕枕頭；然後拾起身來滿身起火，讓我開窗。我們正在過仲冬，狂風從東北吹來，我沒有聽從她。連她臉上浮動的神態，帶她心情的變化，都讓我非常驚恐起來；讓我想她從前的病；和大夫囑咐不可違逆她的話。一分鐘以前她是狂暴的；現在，用一隻手支着身子，沒注意我的不服從，她似乎弄起孩子氣的遊戲來，從她剛撕的裂口把羽毛拉出來按照它們的種類排在牀單上；她的心思又跑到別的聯想上去了。

「那是一根野雞的毛，」她自己咕噥着；「這是一根野鴨子的；這是鴿子的。唉，他們把鴿子毛擱在枕頭裡——怪不得我不能死！我躺下的時候留神把它扔在地板上吧。這兒有一根雄赤松雞的；還有這根——在一千根裡頭我也會認出來——這是田鳥的。好看的鳥；在曠野中間我們的頭上盤旋。它想回它的窩，因爲雲已經接觸了土丘，它覺到雨要來了。這根毛是從曠野拾起來的，那鳥並沒被人打死；冬天我們看見過它的窩，滿是小雛。而斯克立夫在窩上設了一個捕網，大鳥們就不敢去了。我叫他說定了以後決不用鎗打田鳥，他不聽。不錯，這兒還有呢！他打了我的田鳥沒有，內利？它們是紅的麼，無論哪個？我看看。」

「別弄那種孩子玩藝了！」我插口說，拉開那枕頭，把裂口轉向

裏面，因爲她一把一把地往外抓。「躺下合上眼睛；你昏迷了。看多麼亂！這些毛鋪散着像雪一樣。」

我跑來跑去地收集它們。

「我看出來了，內利，」她夢寐地接着說，「你是個上了年紀的女人；你頭髮白了肩膀彎了。這張牀是本尼司教崖下的仙人洞，你拾些石礫好傷害我們的小母牛；我在跟前你就假裝它們是羊毛。這是你五十年以後的情形；我知道你現在不這樣。我不發迷；你錯了，不然我會信你真「是」那個衰老的女巫，覺得我「在」本尼司教崖下；我也明白這是夜間，桌上有兩支蠟燭照得那黑櫥櫃亮得像黑玉。」

「那黑櫥櫃？在那兒？」我問。「你說睡話呢！」

「靠牆就是，總是在那兒，」她回答。「它「實在」顯着跡了！我看見那裏頭有一個臉！」

「屋裡沒有櫥櫃，從來沒有過，」我說，又坐下，鉤起帳子來好守着它。

「你」看不見那櫥櫃裡？」她問，一意地注視着鏡子。

我無論說甚麼，也不能讓她領悟那是她自己的臉；於是我起來用一條圍巾遮了它。

「它仍然在那後頭呢！」她接着說，急切地。「它動了。那是誰？我希望你走了以後它別出來！啊！內利，這屋子鬧鬼了！我惟剩下一個人！」

我用手握了她的手，告訴她鎮靜；因爲一陣抖戰讓她全身癱軟起來，而且她「定要」不住地向鏡子用力注視。

「這兒沒人！」我堅持着說。「那就是「你自己」，林頓太太；剛才你還知道呢。」

「我自己！」她喘着說，「鐘正打十二下！那聲，是真的！可怕！」她的手指緊抓住衣服，把它們遮蓋到她的臉上。我試着偷走到門口，意在去叫她的丈夫；可是我被一聲刺心的尖叫招回來了！圍巾已

經由鏡上落下來。

「呀，甚麼事？」我喊道。「誰是胆小的人，現在？醒醒！那是鏡子——鏡子，林頓太太；你看你自己在裡面，我也在那兒，在你旁邊。」她顫抖着，迷惘着，緊握住我，而那恐怖漸漸從她臉上退去；蒼白色變做羞愧的赭紅。

「唉呀！我原來以為我在家裏，」她喊道。「我還以為我縮在咆哮山莊我的臥房裡。因為我軟弱，我的腦子昏亂了，我不知不覺地尖聲喊叫。甚麼話也別說，只跟我呆着吧。我怕睡覺，我的夢恐嚇我。」

「一場酣睡會對你有好處，太太，」我回答；「我希望這次的痛苦讓你不再想絕食了。」

「唉，如果我但能在舊屋裏我自己的牀上有多好！」她悲苦地說，扭着雙手。「還有那窗格近旁的樅樹中間響着的風。千萬讓吹着我一點——它由曠野一直來的——千萬讓我吸一下！」

為了讓她安靜，我把窗扉開了幾秒鐘。一陣冷風襲來；我關了它又回到原處。那時她臥着不動了，她的臉浴在淚裡。身體的筋疲力盡已經完全壓服了她的精神；我們的火性的凱撒琳和一個號哭的孩子一樣了。

「我在這兒關起自己來已經幾天了！」她問，忽然精神恢復了一點。「那是星期一晚上，」我答，「這是星期四夜間，或者不如說星期五早晨了，現在。」

「甚麼！就在這一個星期裏頭麼？」她叫着。「只有這麼短的時間麼？」

「除了涼水跟壞脾氣之外不吃不喝過的日子也够長了，」我說。「唔，似乎是過了討厭的好幾點鐘，」她懷疑地叨念着：「一定時候退長。我記得他們吵架以後我在起坐室裡，愛格恨心地惹氣，我不顧死活地跑到這屋裡來。我剛開了門，完全的黑暗就壓倒了我，我倒在地板上了。當時我不能給愛格解釋我多麼確實地覺得要發一陣

急怒，或者瘋狂起來，如果他接着激惱我——我不能支配舌頭或者腦子，也許他沒猜到我的苦楚；我僅僅餘下的知覺是盡力逃開他跟他的語聲。我恢復得看得見聽得見以前，天就亮起來了，內利，我還要告訴你我當時所想的，以及總是去了又來去了又來的情景，一直到我為我的理智害怕起來。我臥在那兒，頭靠着那個桌子腿，眼睛模糊地看出來窗戶的灰色的方形的時候，我覺得我是在家裡那樣木格的牀上；我的心因為一種深愁而疼痛，却正巧醒了，我想不起究竟為甚麼。我沉思着，用盡了力去發現那種深愁會是什麼，而頂奇怪地是我過去整個七年的生活都變成空白了！我一點回想不出來是否有過那七年。我是一個孩子，我的父親剛剛安葬，我因為辛利命令我跟西斯克立夫分開而痛苦起來。我頭一次不得不自己睡；哭了一夜之後我從淒涼的小睡中醒來，伸手去推開格扇，手却撞在桌面上了！我沿着地毯用手滑來滑去，然後記憶忽然回來了：我原來的苦楚被一陣失望所吞滅。我說不清為甚麼我當時覺得那麼特別可憐；那一定是一時的精神錯亂，因為簡直是無緣無故——可是，假如我十二歲的時候被強迫離開山莊，跟每個早期的伙伴，跟我最心愛的人，那時候西斯克立夫是，一下子把我變成林頓太太，囑十字莊的女主人，又是一個生人的妻子：一個流亡者，一個被棄者，從那時以後，離開我的世界裡的一切——你可以想像出來我在其中爬動的深淵的景象！隨便你搖頭，內利，擾亂我有「你」的份！你本來應該跟愛格說，你實在應該，強迫他不來管我的！唉，我曉得很！我願意我在戶外！我願意我還是一個孩子，半野蠻的，又勇敢又自由……把傷害付之一笑，不至於狂怒起來！為甚麼我變得這麼利害？為甚麼聽見幾句話我的血就胡亂沸騰起來？假如我一旦到了那些山上的石南草中間，我担保我會好了的。再把窗戶敞開：開着扣住了！快點，你怎麼不動？」

「因為我不肯讓你凍死，」我答。

「你不肯給我活了的機會，你的意思是，」她陰沈地說。「然

而，我還不至於沒法子辦；我自己去開。」

我沒能推阻她就溜下了牀，穿過屋子，走得非常不穩，一下子推開窗戶，探身出去，不願像刀一樣銳利地刺着她的肩部的冰冷的風。我懇求着，最後試着強迫她後退。可是不久我發現了她的發狂的力量超過了我的力量（她「發狂」了，她後來的動作和言語讓我我相信）。沒有月亮，下面的一切都臥在朦朧的黑暗中；遠近無論哪一所屋宇也透不出燈光來——早已都滅了；咆哮山莊的燈火是決不能看見的——她却仍然定定地望得見它們的光亮。

「看呀！」她急切地喊着，「那是我的屋子，裡面有臘火，那幾顆樹在前面搖動……另外那個臘火在約瑟的頂樓裡……約瑟夜深不

睡，是不是？他等着呢，一直等到我回家他好鎖上大門……也罷，他

還要等一會呢。那是一片崎嶇的路，走在上面心裡憂愁；我們走那條道又得經過吉莫敦禮拜堂！我們常常一塊兒親視它的鬼臉，互相挑激着去站在墳墓中間叫它們來……可是西斯克立夫，如果我現在激你，你敢去麼？如果你敢去，我就跟着你。我自己躺在那兒：他們也許把我埋十二呎深，把禮拜堂推倒在我的身上，可是我決不安息，一直到你跟我到一塊兒的時候。我決不！」

她停頓了，又帶着一個奇怪的微笑重新開始。「他祖主意呢！——他寧可願意我到他那兒去！那麼，找一條道吧！別穿過墳地……你慢了！安心吧，你總是跟着我呢！」

（未完）

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標語

- 第一週（十一月一日至七日）
- （解說：擴大治強運動的力量）
 - （解說：治強運動現為第三次，這一次特別要加強過去的成果，並補足其不完備的地方，注意擴大運動的力量到每一個人的身上）
 - （解說：實行對敵的經濟封鎖）
 - （解說：對敵經濟封鎖，就是不把我們這邊的一切物品，如糧食，布匹，棉花，一切用品，送給或賣給八路共匪及蔣軍各地區。）
- 第二週（十一月八日至十四日）
- （解說：確立縣單位的治安機構）
 - （解說：縣單位的治安機構，就是北治安確立的基本工作，在乎強化以縣為單位的治安機構，換言之，即拿每一個縣做一個中心，能夠獨自保持一個縣的治安，不必依賴別人。）
 - （解說：實現一元化的統制機能）
 - （解說：一元化就是統一合作的活動，不至零散而各自去做的意思。）
- 第三週（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
- （解說：力行重點主義的活動）
 - （解說：重點主義就是說特別重要，非做不可的事，就集中力量去做的意思，若亂七八糟都做，却做不好一件，就不是重點主義了。）
 - （解說：提高鄉村的自衛力量）
 - （解說：鄉村的自衛力量，就是不靠官兵幫忙，鄉村人民就能對抗敵人保護自己的意思，如保衛團，自衛隊，警備隊等都是，鄉村是縣治安的基礎，縣的治安工作須先鞏固鄉村自治自衛的力量，不使無賴暴徒或搗亂分子潛入各鄉村。）
- 第四週（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
- （解說：鞏固共必勝的信心）
 - （解說：鞏固共必勝的信心，必勝的信心就是一定勝利而不令失敗的信心。）
 - （解說：採取對共積極的攻勢）
 - （解說：積極的攻勢就是自動的有力量攻擊共產黨，而不是慢慢的沒有力量的防守。）

批評與介紹

「西星集」評

柳存仁著 二十九年八月宇宙風社版

林 茨

「西星集」是作者近年來所寫文章的第一個結集。我們高興名家作家沉重的脚步，尤歡喜年輕人新履的足音。正因為這第一次響聲，才異常顯得寂寞中的一點可敬了。

這個集子包括三大部份，應該算是一個「雜集」。第一部份是隨筆散文，第二部份是關於中國小說的攻訐文字，第三部份是小說。作者在「序」裡面說：

這裡面所收集的，幾乎三分之二是我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離開北平以後所寫的雜文，但是並不就是三年以來我所寫的大部份的文章。……有的因為沒有保存的價值，也早已找不到原文，有的在報紙上登載時已經是曲之又曲，刪潤得一枝一節的，不想重改，也就自己放棄了結集的機會。

可見這是經過幾番選擇的。可以說是作者比較滿意的一點貢獻。因此，我們也以同樣的期待的心情來讀它們。

一
作為第一類散文的部份，是三篇有連續性質的「教書術」。作者

說：

「教書術」三篇的寫成其間相隔數月，都是一時的興到之作，頗可看出我平常說話的語氣，態度，（序）

這所謂「平常說話的語氣，態度」是什麼呢？「教書術」所給的答案是由實際經驗中滲透了一些幽默的成份，使讀者深深感到趣味，而同時又得到了知識。這三篇文章的最大貢獻也正在這裏。我們平常所見的散文隨筆，不是檢摘作者個人的身邊瑣事，就是談一些讀者並不很關心的題目。總之，是不能使讀者和作者的生活打成一片。散文隨筆有時只能作到文字本身美麗；但除掉這美麗的外衣後，就會感到空洞，更難得一點實際的教益了。

我理想中的隨筆，該是和創作一樣，產生於作者自身的實際經驗，再把這經驗加上渲染，令讀者不但讀了文章，而且又獲取了作者的經驗，使他的生活上也加重了一份力量。要作到這一點並不十分容易，不是描寫景物的散文作者所能夠作到的，至少，作者要具備了有過充實生活的經驗，又有親切的，趣味的，幽默筆鋒，才能寫出這類文章來。

我說的這些話，完全是為「教書術」說的。因為它是一篇很好的代表，作者經歷過完好的教育，又擔任教書事業多年，他有十足的經驗；明白了知識與技術的關係，學生和教師的連繫。本着這個，他才

寫得驚動人。本來，我們也知道「教學法」一類的東西，然而那却是多麼機械的講述，實際上不見得會是運用得通的。事實上，只有已經走過的路才真是完美的道路。在「教書術」裡面告訴我們的，比起「教學法」來真是多證據，多實用的了。

作者在第一章文章裡，是贊成導師的自由研究態度，不該以分數限制學生。這和英國牛津大學的風氣相同，却和美國的相反。但是，我們歷來的教育，似乎過於傾向美國式的，因之常發生學生只爲分數念書，而結果是和自己的生活趣味沒有絲毫關係的。作者說，「實際上在杯酒言歡時，忘掉了課堂上桌椅粉筆黑板，還環常然覺得輕鬆多了。並且對面談話，你總會把學生和你一樣對待，不再有他們是猴子，你是要猴的訓練者的感想」。(頁四)這是導師制的成功，也就是牛津大學常有教授一年不去課堂的原因。作者提出了這個意見，是對着現在的大學教育而發的。

跟着的兩篇文章就側重在「技術」方面了。第二篇，談教室內的空氣，這種空氣不是物質的環境，而是「可以努力左右於教室空氣的沉悶，或熱鬧的，是教室內同學的知識及趣味」。他說：「趣味」有時候可以利用學生喜歡新奇的心理而得到。像說聽不懂的話或是寫看不懂的文字，都是。作者所提出的條件是：

(一)聽不聽懂可以做一個幌子，使人懷疑心，炫奇，反對，因而集中了他們的注意力。(二)聽不聽懂是手段，過程，但不是教學的結果。(頁十)

文說：

好的教員是在給學生以炫奇後，接着就自己折穿了自己的西洋鏡，告訴他們正常的解釋，理解，和應用。(頁一一)

這是教育心理學中很重要的問題，集中注意和引起趣味是可以由「邊緣」而至焦點的。

在最後一篇文章裡作者提出「教書方法也必和藝術有關」的問題。所謂「藝術」是指語言，黑板字，出題目……等等。作者以事實證明了它們的重要。雖是細節却也不該忽視。

這些，是作者本著經驗而提供給讀者的知識，然而，這不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作者筆下的幽默風度。

這種幽默，一部份是教書經驗中的實際事實。如說在大學裡講「尙書研究」！

發現你的學生雖然不到三十人，可是購買過尙書的不過五人，却有二十位連堯典都不懂得的如何句讀，他們對於你的演講的篇幅程度固然可以懷疑，你的教授的綱要，也未必能實行下去了。

(頁三)

另外，講莊子「齊物論」的結果是：

大約已經負責訓練成功兩個近視眼的患者，十個有靈癡癡的人，另外一個人買了一套會文正公全集。(頁九)

這並不是幽默，而是事實，這事實給我們的教訓是多麼大呢？

此外，作者在文字上所用的幽默筆鋒，我們可以舉下面的兩個例子：

我現在要去吃杯茶，假若讀者不願意失去人情，我想過時候有空暇，再來和你談話吧。(頁六)

我寫到這裡，也並不希望任何人看了感覺特別興奮。因為特別興奮的結果一定是：教員到藝苑真賞社去買了一冊玄秘塔來練字，學生連夜把英文生字抄好三張帶着橡皮筋的「小抄」(頁一八)

這語句極親切，動人，是散文作者該有的態度，在西洋的書中常可見到的，而中國散文裡却還稀少。「教書術」希望作者會繼續寫下去，尤希望會引起更多的人來寫這類的文章。

三

第二部份關於中國小說的政論文章，主要的不過兩篇：一篇是關於「老殘遊記」的，一篇是關於「封神演義」的。

「西洋文人對於老殘遊記的印象」是謝迪克（D. E. Dicks）原作，經作者譯出的，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來觀看這部小說的內容和技術，更加批評，不但確定了它的文學價值，而且說「想明瞭中國和中國人的外國讀者，對於這書似乎也應該密切注意」。聽說，謝迪克氏已將它譯成英文，不知已經出版否？

但是，近年來關於「老殘遊記」的一篇重要文獻是原作者劉感雲先生的哲嗣大神先生寫的「關於老殘遊記」一篇長文，曾連載於輔仁大學「文苑」第一輯及「宇宙風」乙刊。作者「介紹研究『老殘遊記』的新文獻」就是推薦那篇文章，希望能引起讀者的注意。

「封神演義的作者」是本集中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是「四星集」所以為題的原因。作者致證出封神演義小說的作者是明代揚州興化縣人陸西星，這在小說史的研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這篇文章是分做兩部份的。作者在民國二十六年寫過「陸西星作封神考」根據的材料，是「傳奇彙考」「揚州書坊錄」「揚州興化縣志」「揚州府志」幾部書，已經斷定了它的作者，後來，到上海又見到「嘉慶重修一統志」和萬曆刊本的「宗子相集」。後者是陸西星好友宗臣的文集。有許多珍貴的資料，作者遂增補了許多。因此「封神演義的作者」一文前半是新資料，是用白話寫的；後半是舊文章，是用文言寫的。但這樣多少有些不調和，而且不能有一貫的連繫。希望作者得暇時能再整理，重寫一篇，這個問題便可暫時算一個定論了。

四

末後，是一篇小說「蛇足」。是作者在民國二十二年的舊作。

然而佔的篇幅却當「四星集」的一半。

「蛇足」是一篇偵探小說，作者有意以偵探小說的事實去解釋論理學。這個見解很值得珍貴。我們平常對於偵探小說的價值似乎看得很低，那是因為一般庸俗作品只圖投合普通讀者的趣味，而不顧及應該含有的意義的原故。小說原不只是一陣熱鬧而已，熱鬧之後也應有真理，有教育。如果能在偵探小說裡講論理，或者至少能啟發讀者的一點「機智」那已經是很好的了。

「蛇足」是以偵探家梁培雲做主人公，偵探一個被廚子李興因「見財起意」而用主人的手槍殺了自己的主人江同善。却又安放了主人的朋友宋雲的白圍巾和兩隻皮鞋腳印，把手槍仍放主人的桌內。這樣構成了錯綜的疑問，使巡官賈舟山和署長姜叔和都不敢確定謀殺者是誰，作者寫梁培雲辦案的經過，一點一點的緊張，把頂點放在最後捉住李興上，而案情也為之大白，這一個經過頗費一些心靈上的技巧的，同時，也正可見出作者的細心。我以為這是一個在故事結構和進展，人物心情的變化上，可以注意的一篇小說。偵探小說的不輕易於下筆也正是在這裏；作者須有極周密的想，把每個動作的先後，甚至每個潛伏在心底的意志，都應該預先安排得很有條理，寫時才能够不紊亂，同時，也由這裡引起讀者的好奇，更發掘他們的機智。「蛇足」在這點上雖不算完全成功，却至少也沒有露出失敗的破綻來。

但是，這篇小說既以江同善的被害案為主，而開頭的許多篇幅和這事情並沒有多大關係，因之看來好像多餘的了。作者由培雲個人寫起，如說起雨生（作者第一人稱的「我」）早上去過郵局，又如在北京滬軍中聽到兩個旅客關於女偵探的對話，多少像是些本故事以外的「蛇足」。我的意思以為作者如果刪去了前面那些冗長的敘述，只由四月十三日的早晨，或是另外抓往別的一點，直敘或倒敘的寫下去，也許更顯得緊湊，連結。因為前面那些故事以外的話，雖隱隱的和本故事有關，但畢竟有些多餘。不知作者的意見怎樣？

最後，作者運用文字方面，也非常細緻。尤其是描寫一個人物的兩場很是周到。這種方法，甚至接近中國舊的章回小說寫法如：

我聽見那說話的人，年齡約在四十，臉色微帶些黧黑，唇間却没有留鬚。身上穿一件深藍綢子的袍子，外面罩一件青綢團花的馬褂，一頂瓜皮的小帽，上面還有一個鮮紅的小帽結，戴得却不大端正。足下一雙圓深口的駱駝絨的緞鞋，很是入時。（頁一〇）

又如：

王阿興是這樣一位角色。年紀約模有五十多歲，矮短的頭髮已有不少根變成灰白的顏色，額上皺紋也隨着他的年紀一年年的增加起來。身上穿了一件藍色的粗土布的長衫，臉上顯着一種恐懼驚駭的表示……（頁一一）

此外，寫鎮立初中教個「單名一個覺字」，都顯然受章回小說的影響，然而這種運用舊形式如果做得好，會很有力量的。

在對話方面，作者有極成功的地方，却也難免有失敗處所。成功的像：

「買兄：請你叫一位醫士，把這裏兩個僕人喚來，我要向他們

問一會話」。

賈舟山點了點頭，正想立起，却見一個醫士走進報告。「剛才一個法醫來說，檢驗的人員，還要等一刻才來呢」。賈巡官微點着頭，便低聲吩咐喚那老僕王阿興來。（頁一二）

這裡如劇中的對話，有力量，有精神。然而，作者在寫王阿興時就遠不如這個。如阿興說：

「偵探先生。呵，你可是問我那陣令人發抖的槍聲嗎？在靜悄悄的深夜裏陡然聽了那一聲尖銳而駭怕刺耳的聲音，就在睡夢裏把我驚醒了，……我床前的小鐘，不時發出滴滴的一陣子清風的擺聲……」（頁一二）

這樣冗長的句子，在老僕的口中之是不會聽到的。

五

讀罷「西星集」，使我高興作者的一枝筆，他的成就該是無限的，我們希望他能發展散文隨筆的新方向，尤希望他「序」中所提到的「整理初年譜」及研究「癸巳類稿」的文章能够出版，那不只是作者的「幾年來的一個夙願」，也實在是讀者的一個熱誠期待。

美國的大作家梅威爾的生平與其作品

·孟昭庚

安德烈，紀德在其「文化的擁護」一文中這樣說：

「……有時價值很高的作家，在活著的時候一點也不被人們認識。這是因為他們只爲自己而寫作的原故嗎？並不是的。他的讀者是在未來的時代。起初他是顯得奇異古怪的。」

「我想着波特萊爾，蘭波，斯當達爾。斯當達爾說是爲少數人而寫，他的真的讀者還沒有生出來。尼采，威廉，布萊克，梅威爾也都是同樣。我不過舉出最偉大的作家來。」

但是這位可以與采尼，布萊克，斯當達爾並稱的大作家梅威爾是個怎樣的人物呢？

他生前是沒有一點名聲的。當他在紐約作着一名養稅關官吏，於一八九一年結束了其暗澹的一生而死了的時候，差不多當時所有的新聞和文藝雜誌都不知道他的名字。等過了幾天之後，才有紐約泰晤士報，好像想起來了這一件事似的報道說：「一個會有文名的老市民寂寞的死了。」梅威爾在生前，渺小到這地步田地。然而誠如安德烈，紀德所說：「他的讀者是在未來的時代。」果然在一九二一年有一個名叫來孟，威哇的真實的學者，給他作了一篇傳記，於是他才開始受了人們的注意。自此以後他便遇上了轉運之途，人們互相來競爭著述說他的偉大了。不是將他比作但丁，便是把他比作布萊克。不是將他的代表作「莫比，德克」的散文之美比作裴德芬的交響樂，便是與杜斯安也夫斯基相提並論，把他的著作當作豫言之書。以至現在凡談英語文學的人，莫不以舉出梅威爾的名字來，當作自己的藝術良心與鑑

賞能力的左證。像「文學是爲「莫比，德克」打動了的體驗。」「在現代的錯亂之中，誰能說不產生一個梅威爾。」等這種讀詞，是到處都可以聽見的。他差不多已成了反凡俗的文學的聖地。如此這位久在黑暗的埋沒中的大作家，到了現在總算找到了他的未來的讀者，撥開濃霧而顯露出他的巍峨的姿態了。他的勢力不但已充滿於西洋各國，而且也擴展到了東洋的日本，現在日本新出版的世界文學叢集中，便包含着他的代表作「莫比，德克」。但是在我們中國，他的名字恐怕還是陌生的。所以特來介紹一下他的生平與其作品，以供嗜者之參考。

Henry Menckel 以一八一九年生於紐約，死於一八九一年。他與懷特曼同庚，但比懷特曼先一年而死。與他同時代的作家除了懷特曼之外，尚有愛瑪生，霍桑，阿倫，波，索羅等，一同築成了美國初期文學的金字塔，然而在這些作家中，只有他是孤獨的，他的名字被認識得最晚，在文學史上也只是被當作一個二三等的海洋作家，被略提一提而已。

他的父親是蘇格蘭系，從曾祖父時代來到了波士頓。祖父曾經參加過獨立戰爭，父親却是個很平凡的商人。他的母親是荷蘭系，外祖父是獨立戰爭中的主角，所以是北美的名門。梅威爾的母親馬拉依亞是個有着堂堂的容姿與倨傲心的婦人，所以從幼年時候，便養成了他的矜持憂鬱與反抗心，後來成了他的終生不拔的性格。

當他少年的時候，父親破產，不久又留下妻與許多孩子去世了。

在這種困苦之中，仍然繼續着矜持的母親，是要使得家庭更加憂鬱的吧。梅威爾的學校教育也就從此中止了，他在這時當過銀行員，當過教員，差不多踏遍了北美各地，終於到十七歲的時候出奔到了海上。梅威爾在內面說來，是個哲學的，象徵的作家，在外面說來則差不多始終是個海洋作家。當時使這個少年出奔到海上去的，不用說是受了航海家的伯父的影響與當時在內心信奉刻烈的清教，在外面充溢着冒險精神而號稱爲世界的海洋民族的北美新英格蘭人的傳統的影響。但主要的還是如他後來所常寫的，是那宿命的指針一般的東西，驅使着他引他到了海洋的之巨大幽幻的無限去的。

一個十七歲的少年，有頑強的身體與纖細的神經。這時他在一隻由紐約利物浦去的船上當了水夫，後年便把當時的記憶，寫了一篇名叫「雷德·潘」的小說。他在這篇小說中用少年的感覺與後年的人道的義憤，描寫着荒天的恐怖，野蠻的墮落的水夫生活，港市的頹廢與不正，受着苛酷的待遇的移民羣等。這次的航海，便是他的大學。

回國後有四年的工夫，一直在鄉間作教員，同時在這期間中，讀了許多的文學書。一八四〇年他又到了當時捕鯨業的中心地紐伯特特，從第二年的正月到一八四四年，放浪了大西太平洋兩洋。這時的事便作了「泰皮」，「歐姆」，「懷特，加凱特」，「莫比，德克」等的題材，他自己過了二年的捕鯨船生活之後，在南太平洋的馬凱撒羣島與朋友一同逃走，在食人種的部落生活，後來又從那裡逃出，漂泊了塔希提島一帶。以後恐怕是在夏威夷羣島一帶，作了美國軍艦的乘組員而繞過南美，於四年後歸國了。

歸國後的梅威爾剛剛二十五歲，從這時起他的文章的情熱便爆發了。他的哥哥把他的處女作「泰皮」帶到倫敦去，交給書局出版了。繼而又出版了「歐姆」。這兩部作品都是用幽默的調子，表現了南海的自然與原始生活的愉悅及青春與放浪的哀歎。

在一八四七年他和一個相好的地方裁判官的姑娘依利薩白結婚了

中國·文藝 美國大作家梅威爾的生平與其作品

。四十年間的家庭生活，大都是灰色的。但當新婚的時候，會抱着很浪漫的心境去旅行並且在紐約定了新居。於是在三年中一直繼續着寫了「瑪娣」，「雷德，潘」，「懷特，加凱特」，「莫比，德克」四大長篇。他在「瑪娣」中寫道：「我一面寫着，我的面頰蒼白了。我驚異鋼筆搔着紙的聲音。一隻拿着鐵爪的手用兇暴的力抓住我，使我不經心的一字一字的刻下去。我如果拂掉了纏在我身上的 *Demon*，那是多麼快樂呀！思想壓制着我，我在那下面呻吟着。」在這四篇著作中，「雷德，潘」和「懷特，加凱特」是描寫海洋的生活而富於寫實味的作品，但他的青春的快調已消失，眼已冷徹了，那善惡的矛盾，現實與超現實的交錯，靈肉的乖離等後年的深刻性却開始萌芽，而與時代的好尚漸漸相背而馳了。「瑪娣」是幻想與諷刺的奇書，「莫比，德克」最初命名爲「鯨」，一般批評家都稱之爲瘋狂文學，當然也不能潤澤了他一家的生計。他當時這樣的感慨道：「批評家！那都是驢子！已爲虛榮所矻食，沒有了產生真理的力量，他們和驢子同樣，踐踏着薔薇的花園，把那潰爛的芳香相信爲自己的東西。」

從一八四九年五〇年，他往歐洲旅行，在倫敦受到了歡迎。在船上他和德國人不斷的談着康德，修萊查爾，黑格爾，斯登堡，珂里律紀等，在倫敦購買了德，昆錫，斯塔因等的書籍。關於他從青年時就愛好的作家，除去上述的以外，還有但丁，莎士比亞及其他依利薩白時代的戲曲家等。

歸國後他的藝術的高潮則便降臨了。同時那也是內面的葛藤最深刻的時期。他定居於新英格蘭的高地亞羅赫德的時候，便是這個時期。他在這裏認識了他唯一的朋友霍桑。他很崇拜霍桑，但交遊到了一八五一年，霍桑被任爲利物浦的領事，兩個孤獨的藝術家，又不得不各回到自己原來的孤獨中。梅威爾的代表作「莫比，德克」就是這時的產品。

梅威爾自與霍桑離開而失掉了刺激，實在是可惜。以後創造力也

衰微，越法陷入到了黑暗幽邃的淵藪中。那奇怪的半自傳小說「皮爾」，諷刺小說「信之人」，實錄小說「依茲來爾，皮特」，短篇集「皮薩故事」，悲痛的中篇「比利，巴德」和數篇詩集，都是後四十年中的作品。在一八五六年他又作了一次近東旅行，訪問耶路撒冷，希臘等，寫了一篇長詩「克拉」。晚年服務於紐約稅關，拒絕參加紐約作家協會，甚至對於愛讀者的來信，也失掉了奮起來回答的心境。到一八九一年的九月，結果孤寂的死去，送他到墳上去的只有他的妻和兩個親戚而已。

他在前後六十年中，所創作的作品是相當多的。弄成全集達到了十六卷之多。關於他的全作品的內容，不但不能在這短篇文章裡論述，即便論述，恐怕也不能述清他和大洋一般或險峻的山嶽一般雄偉，深邃且富於變幻的內容，所以在這裏只可簡單的列舉出其作品名來，而加以解說而已。爲了論述的方便起見，且把它分成三期。

初期的作品有「泰皮」，「歐姆」。這兩篇作品如在前面所說，是放浪於南洋的收穫，被一般人們看作爲洋溢着異國情調的芳香的紀行小說，冒險小說。作者斯梯文生，皮爾，洛蒂，康拉德等的先驅。「泰皮」的故事是描寫兩個青年從捕鯨船中逃出，失迷於沒有一點文明的影子的南海島，作了食人種的俘虜和受害者，在樂園一般的自然中，過着原始的生活，後來終於又回到了故國。英國的現代大作家勞倫斯說這是表現文明與原始的相剋之煩悶的。「歐姆」的故事是述說兩個船夫被監禁於塔希特島而放浪於島內，拜謁了土人女王。這篇中表現着對於原始的強烈的憧憬和愛情，並辛辣的攻擊了當時進入南海的傳教師。因之在當時的美國，不能原形出版。

中期的作品有「雷德，潘」，「懷特，加凱特」，「瑪姆」，「莫比，德克」，「皮爾」等。

「雷德，潘」是用人道的激憤，描寫了一個少年出奔到海洋與當時的航海和海港的。「懷特，加凱特」是記錄那從太平洋繞過開蒲，霍隆而回到美國的美國軍艦內的生活。用一種勇勁的筆刻明的描寫了海之變幻，驚異，神秘而記述了赤裸裸的水兵生活。「瑪姆」是一部奇書。由大洋的航海突然進入夢幻的世界，遍歷了有着奇怪之名的奇風異俗的島嶼。其幻想的奔放，實令人嘖然。然而這是一篇寓言，在荒唐的幽默中有着諷刺，所以使得法國人將這篇比作「憂爾剛蒂爾與潘塔古留爾」，稱梅威爾爲「法國的拉布雷」。

「莫比，德克」是梅威爾的所有的力量與特性的集成，昂揚爆發。這一篇很大的長篇小說，單看文體也可以說是英語散文美的極點。它的情節是和太平洋的波一般的單純。其骨幹是描寫一個叫葉哈浦的清教徒船長追趕一頭叫「莫比，德克」的極爲兇暴的白頭巨鯨的瘋狂的復仇心。舞台是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海的描寫，鯨的描寫便成了它的獨擅場。裏面的人物，除去葉哈浦之外，還有剛毅的宣教師，黑人，太平洋土人，拜火教徒，世界各角落的奇怪人物。白種人的乘組員中，也有體健的，快活的，奇矯的，所有種類的。所有這些性格困着葉哈浦，乘着船執意追求一匹白鯨，而跑遍了三個大洋，終於在靠近日本的海上遭遇，經過數日的格鬥之後，連船都被非送到那含有太古的靜寂的海底。在這篇作品裡，那關於善惡，靈肉的問題的象徵，便成了一部混着原始感覺而交有崇嚴與恐怖的大交響樂。勞倫斯把葉哈浦看作白種人的靈性的象徵，把被追逐的巨鯨看作白種人的血性的象徵。然而這種深的象徵是和太平洋一般茫漠。其所描寫的海也並不見得就是單單的海，也許就是人間的靈魂的象徵。所以要想很清楚的解明「莫比，德克」是很困難的。

「皮爾」或「晦闇之書」雖然有許多架空的分，但有幾分却可以看作是他的精神的自傳。按小說來說是不完全的，裡邊有着浪漫帶克的抒情之夢，他的哲學，現實之剝抉等普通一個人不能兼有的東西，實在是有點亂雜。有人說比杜斯安也夫斯基的作品還充滿着奇怪的心理，比哈代的「糾德」還黑暗，比勞倫斯還有更甚的性的暴露。情節是說想貫徹正義的皮爾，被挾在一個純愛的戀人與一個異母妹之間，好像被車輪碾碎了似的，而死在現實社會的桎梏中。執拗的描寫着他與其異母妹的奇怪的愛慕。皮爾叫道：「少年想使世界與自己的靈魂調和。因爲不如此，便不能得到心的和平。然而這種調和的秘密，在人間是永遠不可能的。哲人雖常稱發見了，但結局是自己覺悟迷蒙或被別人看出。如此這些哲人與其空虛的哲學，只有向着完全的團圓毀滅下去。像柏拉圖，斯比諾薩，歌德都是自己欺騙者。」——這種懷疑與厭世，總沒有離開過梅威爾。

末期的作品有錯亂之書「信之人」，充滿着憂愁的美的短篇和散文集「皮薩故事」，簡潔而有着悲劇的構造的中篇「比利，巴德」等在這裡不能一一細述了。

(六月七日)



群鴉

(續)

訊 鴿 譯

第三幕第十一場

孫太太：「他會順從，我對你保證，這會是免強的順從。」

白浪：「太太，如果你直到那種地步，你的兒子會決定對您說出一個口供，這口供是他因為尊重我才遲延下來不說。」

孫太太：「什麼口供？(靜)得啦，我很知道你長時間內模倣不了我的謹慎，你要保守秘密爲妙，我全知道了，(白浪慚愧的羞紅了臉跑到孫太太前倒下去，頭在她兩膝中間，她重又撫慰她，)我不願追問你或者是審判到底是誰引誘壞了誰，這是我和你母親的不是，竟放任兩個需要管教的兒子在一處，(註13)你知道我在一個疎忽的時候，第一很不着重性質第二不着重你的年幼，種種情形都足以證明你希望這種過錯秘密地保守起來。我的兒子是一個廉直君子，他將來不會騙你的，這已經成立的一點還必需你們兩個人把你們一生犧牲在一件無結果的事上嗎？還不合適把牠忘掉嗎？」

中國文藝 群鴉(續)

白浪(站起來)：「決不能」(停頓)

孫太太，(她也站起來變了聲調)：「小姐，如果我的兒子停止不到這裡拜會，你不會驚訝吧，」

白浪：「爲了認識他，我等待着，」

孫太太：「你希望他不服從他的母親嗎？」

白浪：「是的，太太，爲了盡他的責任，我希望他不服從，」

孫太太：「應該先別忘了你的責任呀，」

白浪：「太太，讓我傷心吧，你就侮辱我吧，我知道這是我應得的，」

孫太太：「小姐，我沒預備凌辱你，我是想着可憐你，然而在我看來一個小姑娘在臨到你頭上的不幸以後應垂下頭來服從的。」

白浪：「太太，你將來就看見這個小姑娘能從某處得到她應該得的賠償。」

孫太太：「那麼你要怎麼辦？」

白浪：「我先要知道了你的兒子是有兩種話；一種是同你說的，另一種是同我說的，我還不控告他，他知道你的意志，可是把他的意志瞞着你，但是，如果我對一個躲在自己的母親背後的軟弱無能的男人辦交涉，他不用打算這樣平平靜靜地把我拋棄，他走到那裡，我趕到他那裡，我要弄掉了他的職業，毀壞他的前途。」

孫太太：「沒別的，你自己毀自己罷了，這或者是你希望的，可是你的母親將來很樂意阻止你，她想到在她的家庭中不加上一個惡評這已够一種污點了，小姐，再見吧。」

白浪，(拉住她)：「太太，不要走。」

孫太太，(溫柔地)：「我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白浪：「不要走，我哭啦！我痛苦！摸摸我的手，我總發燒呢。」

孫太太：「是，我明白你現在的煩悶，將來就會去掉的，至於同我的

兒子一結婚，你的懺悔他的懺悔是無窮的。」

白浪：「我們彼此相愛。」

孫太太：「今天相愛，但是明天呢。」

白浪：「太太，你同意吧，我哀求您。」

孫太太：「還應該重復你方才對我說的那個話嗎？決不能，（白浪離開她走來走去，在舞台上穿過時表示極度的煩悶與最大的痛苦；她倒在一張扶手椅上，又起來徐徐走近她，）孩子，我很後悔對你表示如此殘忍讓你處在這樣情況中，然而我對你有理由，十分有理由，一個像我這樣年歲，有我這樣經驗的婦人，凡是人們在這個世界上所能見的她都見過，她知道種種事情的價值，並且不誇張，這些事的價值，而損及那些價值。」

白浪，（跪下）：「太太，您聽我說，如果您兒子不娶我，我要變到什麼樣子呢？這是他的責任，我還不知道對愛自己的一個女人所盡的最高貴最良善的責任，您相信如果關係到一種平常的契約，我會謙遜以至於提醒他嗎，我的本心，是的，我寧可粉碎我的心也不去獻給那輕蔑我的心不配接受我的人，但是您的兒子應該娶我；這是他的責任，我要永遠反復說這句話，一切的緣故都在這個緣故之前湮滅，您同我談到將來，將來是他將來願意的事，我只想到過去，我，將來要把我羞死愁死了。」

孫太太：「你是個孩子，你這樣的年紀，就說到死，得啦起來吧，該你聽我說啦，我很明白你比我想到一個家景差不多要貧困的一個可憐的男孩子還更甚地去愛我的兒子，但是，我如果同意你同他結婚你在一年以後，或是六個月以後你必要很苛苦地責備我要有的弱點，愛情過去了，家務還存在着，你知道你將來的家務是這樣嗎？慳吝的，貧窮的，平凡的同你的孩子們過活，你應該自己養育你的孩子們和一個不滿意的丈夫，他要每分

鐘責備你向他要求過的犧牲，你要照我請求你的辦法，你寧可犧牲你自己，如此諸事立刻轉機，喬智沒拋棄你，乃是你勇敢地向他解約，他變成你的受恩者在他的心裡給你永久保存的一個神秘位置，男人們永遠對一個愛他們的女人的回憶動情的，即使這只是一個鐘頭，大公無私地這也是如此難得！你將來怎麼樣呢？我要告訴你，我兒子在此刻充滿了你思想的影像漸漸消滅了，比你想到的更快，你是年輕動人的，正帶着誘惑性有十處二十處要向你求婚，你不選擇最漂亮的但是選擇最強壯的，這時候你會想到我，自己說：「孫太太有理由呀。」

白浪：「太太，您是誰呀，給我這樣勸告？如果您的兒子知道您這些勸告他要說什麼？我寧可喜歡作他的情婦也不願作另一個男人的妻子。」

孫太太：「他的情婦！在你嘴裡這是一個漂亮的字，小姐，我的兒子會知道你流露出來的種種表現，不過是你性的早熟一個特徵而已。」

白浪：「不，不，太太，您不要重說我羞於開口說的這兩個可怕的字。」

孫太太：「他的情婦！你能聽的我差不多都要對你說：我從來為一個利益問題不打算你的婚姻，但是我願意我兒子的女人在過去不給他胡疑對將來也不給他樹敵，（她向門走去。）

白浪，（阻止她）：「噯！噯！太太，您侮辱我，沒有理由，沒有憐憫！」

孫太太：「小姐，讓我走吧，他的情婦！這個丟臉的姑娘說的什麼話！」（輕輕推開白浪走出去。）

第十二場白浪，其次陸沙梨，次瑪麗，次衛太太，最後玉笛上，

白浪：「丟臉的姑娘！她敢叫我……沒羞的女人！（她大哭，）噯！」

現在都完了，……雷智是軟弱無能，他的母親轄制他，他將要服從她；丟臉的姑娘！（痛哭）一個如此可愛的男人並不十分像這個女人，可是他就任她領導！我支持不住了，我的手方才是火熱的，現在冰涼了，（她按電鈴叫人，又來到台前；用一種間斷的聲音，）他年少；他剛二十三歲；，他溫柔，細緻，優美，另一個女人將要愛他，佔了我的位置嫁他了。」

陸沙梨，（入）：「孩子，是你要我嗎？」

白浪（走向他痛苦地）：「老媽媽，我冷，給我披上點東西。」

陸沙梨，（注視她以後）：「我要把你放在你的床上，這是最好不過的。」

白浪：「不。」

陸沙梨：「如果你不願病倒，你就照我的話作吧。」

白浪：「哦，一定的，我要病倒。」

陸沙梨：「我們來吧，來，陸沙梨去給你脫衣服，這不是頭一次了。」

白浪：「你叫媽媽吧。」

陸沙梨：「你用不着你的母親，我在這兒呢。」

白浪：「陸沙梨，我要結不了婚啦。」

（第三幕元）——待續——

編者話

編者

對不起爲本刊執筆的諸位朋友，今後我們決定取消「退稿」的辦法，縱然附足郵票的。如果珍愛自己的一點心血痕跡，先留下個底子吧，我們願意借出這個精力時間來在作發掘新作家的事情上。

x x x x x

近來收到的詩稿很多，實際上「詩」很少，我們覺着許多朋友好像輕蔑了詩，僅僅把一些短句子錯綜着攪起來就叫做詩，我們覺着這個問題似乎還欠斟酌。

這次我們刊了一篇余皖人先生論詩的文字，這也許是一個鞭策，至少提醒愛詩的人們想一想，用我們自己的文字該怎樣寫詩，那怕就是連埋在坟裡的古人寫詩詞的方法都

想起來呢。寧可寫三句五句像詩的詩來，也比寫長長的一篇「短句散文」好，除非是一篇散文詩。

x x x x x

最近投來的長稿還是太多，叫我們很爲難，如果真是篇成熟的作品，我們總設法割出些地方來獻給文壇，可惜好些人是爲長而長的。目下文藝刊物這們少，以後希望諸位朋友要看作品的價值勝于其他的目的才好。我們企望友好們推荐作品，但更企望要負責任的推荐。

x x x x x

以後，凡譯稿務請詳註原作的出處，能附原文尤佳，如係譯文的譯文，（均中文）或剽竊來的譯義，恕不刊載。

x x x x x

本刊全人近在組織「四一劇社」想以文藝者的立場，推進話劇運動，而當前給我們的難題便是「劇本」。穿起外國衣裳說中國話可演的世界名劇，自然很多，但我們總希望能夠表演點我們自己身邊的事情才好，那們請喜歡寫劇的朋友們下手寫劇本吧，尤其希望能寫一兩個大戲，最好是以「雷雨」「日出」作個標尺，那麼大，那們好。如果有這樣的戲，我們「四一劇社」願意拜演。

x x x x x

本刊不能準時出版，殊爲遺憾，這是印刷能力不能克服的困難，每次編者把稿件送出以後，也是和讀者一樣地等待，至於使稿子變成書的工作就全屬別人的了，所以讀者以後訂閱，請直向文化書局（北京王府井一七號）接洽。

本刊廣告刊例

種 別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面內面	70,00	40,00	20,00
目錄前後	50,00	30,00	15,00
封底內面	60,00	35,09	20,00
封底外面	100,00	60,00	30,00
普 通	49,00	20,00	10,00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
 詳版，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本刊內政部登記証民字第八七號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中國文藝

第五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編 輯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卅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 本期實價四角 •

全年四元五角 • 半年二元四角

郵 費 在 內



「健康之法」
莫如強化胃腸

「愛表斯」
功能強化胃腸，除老還童
一家服之，喜氣滿堂。

開胃健腸·強精益壽

愛表斯

